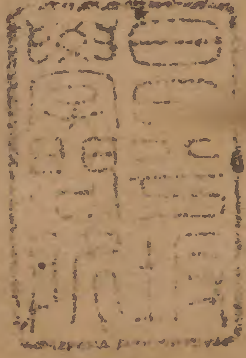


歌菴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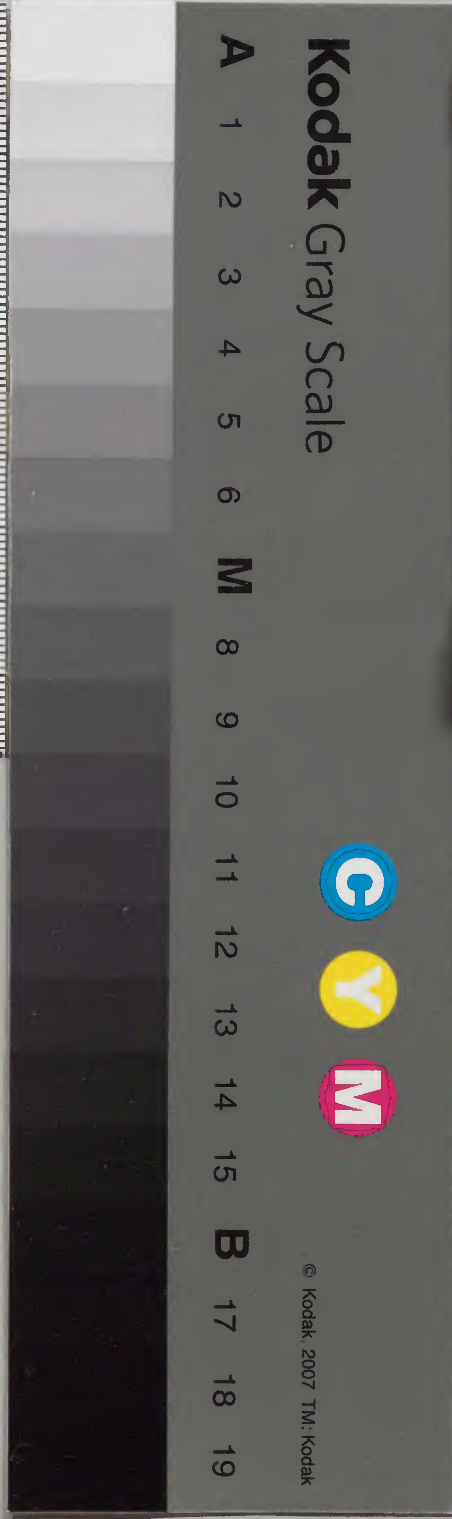
三之四



		一〇五二九	漢書門
	一七二九	函號	類
四	一六	架冊	冊

內閣文庫			
三二七	一〇五二九	函	漢書
三四	二九	架冊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529	
冊數	4 (2)		
函號	317	17	



歐菴集卷之三

淺草文庫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序

賀心翁老師奏捷榮壽序

今皇帝之三十載德化暨乎華夏荒忽么麼咸若
訓典含德之厚或驕以玩養豎牢豕醉狂奔嚙時
則島夷戍卒之傲並起於東西蓋猶成周之業盛
於宣王而獫狁蠻荆同紀詩歌芟除蕩滌以播中
興之美有光而無害方宣王時有虎臣曰方叔實

者定之詩人所爲賦采芑也望齡嘗諷其篇章攷
覽厥旨新田菑畝則農官田峻之職試于伐鼓又
訓齊教練之事初若不及於征討而其卒章曰顯
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夫玁狁西北之寇蠻
荆東南之役也事固有樹勞於彼而收績於此安
處堂皇之間而決勝萬里之外者孰知夫耕獲之
禦侮朱芾之折衝伐玁狁之爲威蠻荆也哉維我
明鄧隆則亦有虎臣秉憲纂戎爲時方叔若我師
大中丞江夏常公其人先是舶賈來告倭謀也海

外旣渺莫一夫口唱莫可馮決多以承平久賊必
不敢越溟渤有所窺望公獨曰吾可恃其不來哉
練卒補乘築塹塞險若敵已至數月有銳師萬人
而寧夏事適起賊所憑阻堅諸帥頓兵城下且老
公不勝喑噫曰夫疆竟有遠與邇誅叛逆洗國耻
垢義不得以遠邇爲解遂上疏願爲國家效力起
叅將文於家使將千人赴之觸犯毒熟重繭百舍
靈旂甫指賊壘遽壞曠月之績成於一旅若或待
焉斯亦偉矣夫偷一日以爲安而苟一隅以爲暇

禍福校於眉睫異同判於肝膽此世所托於老成無事以笑忠計者也邲之戰惟范武子謂宜備蘇峻之亂忠若陶侃猶以越局辭故備早則蒙自擾之疑而勤遠又若代人受禍豈獨翦翦者以臆疑我公公亦逆覩議者之及已而甘受之也逮於緒竟功顯而始咋服推揚公之忠勤與其卓烈之勤詎爲知公者哉衆犬之獰噬不若一狼之易制我悉力以事西夏而倭闕我屬國倭倚賊而張我於禦倭必瑕矣倭得氣必轉而旁掠閩浙公計以欲

禦倭於東必先殲賊於西西賊滅而我士氣生長百倍倭未入而梟墮不殄絕必走亡匿勢必不敢以寸鏃嚮閩浙是我僇已叛以絕未來收功西垂而固圍於東土也公之勞浙人以備浙其爲浙也顯而見功緩勞浙人以討西寇其爲浙也陰而取效徑蓋公之策最苦心最苦而訾者亦最多至今日而稱浙師之功於關陝者有之其知是役之功於浙者蓋亦鮮矣方奏捷策勲之日我公壽降適與期會於是門下士某等引觴爲賀而望齡侑之

辭曰者方謁公公引髯示望齡曰別來無幾此盡
白矣望齡曰黝而白常也凡白者以年至我公以
忠與勤不亦善乎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言其
齒則老而謀壯也公春秋方在強仕齒與謀皆壯
誰若我公者望齡不敏猶將著之歌謠以附采芑
之義公其許之否

壽大中丞崑巖鄭公六十序

三代而下其豪傑之士幸而濟事者率藉其資具
材力而不知有學賢聖淪隱處卑位抱遠跡世不
察其所以言而苟徇膚革遂以道爲虛寂無用之
號而學道者爲疣贅可以有無之人道術之不明
於天下也久矣夫其道道而事事也事事則道
妨事道道則事妨道君子未嘗有妨道之事而天
下乃謂有妨事之道孔孟道之宗也當時猶以爲
廣大濶迂而難用道則聖以濟事則姑置焉久矣
夫事道之判也道之不行命也同人已一體用之
道不明於後世聖人恫之故曰使吾託諸空言不
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而著明行之者斲明之而已

自漢而唐柄道者其人與言可知也而又誰能信之乎甚矣道之盛衰視所柄也其將衰也柄每自顯而之隱至將盛而顯亦然唐虞而君商周而相鄒魯而匹夫後世矜鞮者不言道而言者或非其人柄之隱至是極矣宋程氏還孔孟者也明王氏還伊周者也意者天其遂昌斯道耶顯功白譽豐材偉節當世之所信居之闇然而通造化由之夷然而合神聖其名甚高其說甚下人之所共疑將以明疑必先信之故柄欲其顯陽明子之柄吾道

也以奇偉廣博燁赫無前之名而談易簡冲夷之旨天下疑之而不得不信其人信其人而遂不敢疑其說陽明子之所爲藉顯也於戲古功名材藝之士衆矣吾猶以爲功幸而材偶道致其功者常也學成其材者符也功信其所乘材聽其所受謂之曰幸而偶非過也自陽明子出而功名材藝之士之所就狃矣非獨此也其巨者足以雪千古聖賢濶迂難用之謗明吾道同人已一體用之實而釋其事理岐立之疑陽明子之功於是爲烈吾故

曰王氏還伊周者也予始從焦弱侯游知崑巖先生萬曆壬寅復來京師先生以賀東朝至數相語郊寺知先生之學先生自起曹郎掌大儀踐銓路中擁旄節數頓數起天下之亮士高其節修士媵其修材士推其材名士榮其名而先生不處也其中泊乎虛矣而猶介乎其若未釋也其用疑乎無碍矣而猶欲乎其似波也其詣微其懷若未足嘗謂其友曰予所更得失稱譏安危榮辱之境備矣以吾學徵之有得有弗得焉老今將至懼無以

竟吾學公等少壯當力勉之望齡蓋聞而慊如也自陽明子沒爲其道者高目踈趾滋世疑謗先生精心密理深造而顯行旣足以苴塞末流玩脫踈罔之弊材名修節載而明之又有以關世俗之喙尊顯吾道先生之功抑又大矣先生鎮延綏之明年春秋六十李將軍如樟寓書望齡稱公所以信行夷狄勲著邊陲者俾誦言以壽而予獨舉先生柄道之功凡以信夷狄而著邊陲者皆其深切著明之教耳道之於事如薪火然薪聚則火愈盛業

廣則道益崇望齡雖退猶得竊聞其廣大者以上
先生無疆日進之學抑之詩丹書之戒異日者亦
願先生之終教之也

賀大中丞常老師五十壽序

當歲壬辰壽我公於虎林也時公所遣援寧夏卒
新以捷至其郡國長卿大夫稱美功伐觴羊襍選
當是時公功名甚都庭列戟門設鼓吹走十一郡
七十邑之將吏上尻下首目睛左右轉東西趨走
不給而公顧勞苦甚頽不自怡沃者鬣鬣者素嘗

攬其鬚示望齡曰此遽爾矣既解兵柄歸休武昌
迨今始稱五十蓋古所謂服官之年而公之歸亦
以再歲論者咸謂公之膚敏碩寬勤勤著於南北
未老而退爲天下惜公而且疑公未免牢落不平
之感然望齡同門生毛給事初從漢川來言公貌
復少好時時引兩童子步出里街雨則着高屐行
泥潦中遇者或掉臂摩肩爭道而過不知其爲公
卿也蓋公於進退得失譏譽之間等觀齊視迺如
此斯不亦難矣哉古人有言貧賤常思富貴富貴

必履危機昔馬援南征視飛鳶貼貼慨然懷少遊
下澤之論當公開府兩浙心勞籌畫目營四方忡
忡焉如處破屋漏舟中方是時豈嘗一日忘武昌
江山之樂哉顯功榮名指顧而就其憂樂固不侔
矣功以招妒名以媒毀物隨而壞之公於是始得
掉頭而歸如擔弛桎脫夫使公得有是樂者誰力
也飄乎悠乎遊不競之塗處無何之野而功愈顯
名愈榮當塗者將不能置必且取公已弛已脫者
加公肩繫公手足公用是大懼不免而妒與毀者

又隨而沮之不爾者公且僕僕如曩武林時沃者
復鬣鬣者復素欲如今者頃刻之間得耶夫使公
得保有其樂者又誰力也公不幸有榮名顯功以
苦形疲精若日中之影不能自匿幸而假謗已者
爲之雲霧處吾陰而息吾影公其少安矣是謗書
讒口公之巫覡桃茆也用以禳祓其不祥之功名
而迓其優閒清淨之福由此言之莫勞於得莫暇
於失莫殃於進莫祥於退莫功於我毀而莫損於
我譽者也公且居暇考祥去損獲益奚直等觀齊

視於得失之間已哉望齡孱夫也無尺寸長豎功名以酬公知於朝姑從公林野會當發諸同年生猶以祝詞屬之喜公之得全於毀壽考樂康無窮也又自喜得以樂公之樂故其詞云然然公雖幸有毀者而不勝譽將無後虞乎公其善保之矣

壽少翁莊封翁年伯序

赤岸如霞素沙如雪澄川見底石子如樗蒲漁榜聯繹汲江然竹而歌之其聲欸乃每味斯言若浮湘江游洞庭之野以聆軒轅氏之廣樂意其間多

有道君子隱身不耀者居焉及考其圖牒雲母星沙餌之難老而其嶽衡也為朱陵太虛之府石困方藥好奇者往往而遇蓋仙靈之窟宅也夫長沙在楚之南南方明盛之位也天地之氣明協於丙大盛於丁天官書老人一星在弧南曰南極南極之地其人多耆壽或以仙舉理固宜然而古山澤之老雖至為神仙名泯滅不聞者多矣漢陰丈人鹿門隱士謝機事而賓榮名聲光煜然百世而下望其里居想見其人然則君子所以壽考永固者

又有道焉少屏先生湘州隱君子也先生之行以
範俗爲高以濟物爲博嗜仁渴義若水趨壑若賈
趨虛時討其鄉子弟而訓誨之悉所疾苦而嫗憐
之善貸而不匱有莊言凜色而人不允嘗曰爲儒
不成爲處士無益於世吾以醫隱乎七所投靡弗
起身所摩拊窶兒單戶靡弗應蓋余從其嗣君今
宮諭得全游聞其風而慕之茲歲季秋三日爲先
生六十壽辰而得全執經青宮方居中柄用無以
奏觴於庭其鄉人夙爲先生所療治者振施者望

廬而歸德者則人人觴之祝之也得全之友聞先
生之風如望齡輩亦靡不效觴以遙致其祝曰先
生其殆已發困得書獲所謂星沙雲母者而煉食
之與其餘瀋臙液且托於刀圭焉以蘇其通國之
人而何有於一身哉顧或能而弗爲則有之耳吾
聞大儒之道恬以養身而智以惠物儉以明志而
侈以致用恬而智故息機於心而未嘗無事也儉
而侈故內安子孫而外康庶物漢陰之抱甕龐氏
之貽安其智與用先生猶無取焉而況枯癯服食

之小道哉杖策意往賓屨時過花樹森疎文酒歡
適眺嶺翠而頰潭光鳥語魚行烟歌榛笑嗒然忘
章服在躬鐘鼎之列庭內也人瘁而瘁人痾而痾
瘁解痾蠲偕其娛快用之身以壽鄉里屬諸其子
以壽國壽民斯先生所爲大年者乎予與得全生
同庚予先君子春秋不卑矣而予之生也蓋晚今
先生方及耆也昔人有言願爲人兄人兄則事親
之日長信哉信哉

賀含宇張親翁壽序

代

士所致天下者在識與力也年盛氣溢腎強腦滿
力足於經營奔奏而或更嘗希見事短速其年益
進所蹈歷者飽善敗瞭於久諳踔躍之氣折伏銷
化則喜思而多算蓋智既長而其精力亦已倦矣
由此言之歲益者識歲損者力力與識輔而成若
車兩輪也而歲益之識與歲損之力乘除代興又
若二曜之禪於昏旦而不能兩盛然則任天下者
又安得以所偏有濟其完事哉始余竊官西曹含
宇張公方起家來爲郎時新去廬井讞決簿領之

事宜所未習而在曹中獨號精核與之語天下諸
宏要務意沉而神遠若老於世事者後十餘禩屢
遷名藩飭憲訓戎於山之東江之右年且及耆軫
艱理勞時兼治數道乘傳往來按視力愈辦嘗恠
世所偏無通有者而公具備之獨操其兩盛之用
而無一衰之患蓋天下之事多矣任之必其人其
人者天所厚也故或少而老其智老而壯其力洛
陽之達渭濱之鷹揚古多有之皆殊等絕類而不
與庸伍比絜公殆其人者耶古之任事者必有養
其養智也以恬其養氣也以儉恬以含智識藏焉
匪待事長也奚在其老儉以攝氣力固焉匪與年
化也奚在其壯余蓋欲覘公之養而攷其學不然
而何賦之奇若是今天下不至無事江右非所急
也章貢雖名爲要害而芟夷之後叢菁若闕當國
家需材之時非智力全具不足有濟豈公而久安
於此哉夫老謀壯事當一臂之用以舒天下者其
在公今日矣余於公婚姻也而爲天下祝公詞遂
止於此

壽大方伯含宇張公序

代

古之仕者不出於國退而老則以道德教於鄉稱鄉先生單父下邑令所師與所父兄事者至十餘人然則其時所謂鄉先生者冠帶杖屨之盛聚而有以相樂槩可見也中世而降率以官爲家罷則無所於歸酣祿糜爵之習勝而恬退道微間而去位者亦徘徊三輔五陵頽洛間而已擇便而居望國門而不忍遠適輕去鄉里棄父母之邦雖賢者不免也賀知章年八十楊巨源年七十老而求歸

若其人者亦鮮矣由今視之且未免遲暮之謂而當時人主至灑宸翰羨爲高尚某水某丘少游曩釣人咸奇而稱慕之夫謝鄰里遠親故少壯而出至老不返斯有何樂乎洛之九老十三者英置酒賦詩傳諸圖繪可謂盛事而此數公者東西南北之人也方是時山川風俗之美聚爲人物若單父者有矣轉徙流寓旣無簪冕過從之跡其聚而相樂若洛社者復非其鄰里親故之雅也又烏足樂乎明興其君子崇節著本仕者不待年而退退而

居未有輕去其鄉者而會稽其林數也生於茲者
進則纓組相胥於朝休而歸居冠蓋摩於里社相
與講道德修觴竿以游咏其山川而其人又多龐
固祺壽蒼顏素領時若列仙之翔集余不敏謝事
而還朝夕獲從羣公後輒自歎幸當明時生長於
茲地而借茲人豈易邁耶居數年而大方伯張公
亦自豫章歸歸而安之迫之起弗應固問之答曰
吾安能舍吾鄉里諸老舊而與羣少年驅馳異土
為夫張氏自參議公迨大中丞浮峰先生以至公

之身繩繩繼繼顯榮者四世世家閎閱冠於一時
可謂盛矣而廉素之風久而彌固田廬車服無以
踰於中人公又沈智而壯謀望高而實茂旦日且
秉樞筦膺節鉞戡定救寧中外歸仰以恒情言之
二者皆宜出而公毅然高蹈堅卧而不肯起豈非
樂其土風之美耆舊之多睠懷而不能去耶古有
以一人之身出充乎朝居盈其里者吾鄉雖多賢
要以公歸而始盛魯無君子斯焉取斯微諸賢公
又誰與樂此乎諸大夫之開九裘者自少司馬王

公下四人望八者十數人數踰古人而又皆其婚姻之好童卯之游是歲也公亦登七十矣徃例非七十者不列於社會然亦有年未至而獲與者狄兼蒼司馬君實是也余雖少公願得附於狄馬之義惟公許之倘異日亦有圖繪而傳之者乎

賀見原周先生暨配借壽序

古今人世之大凡晚近之世自有遂古如養生家言子午無恒但以意至時為率耳武陵桃源不識漢晉一方之古也五柳先生自名為無懷葛天之

民一人之古也夫當今世有以天下為古者吾其從之游乎吾鄉周見原先生內直外和貌溫檢峻居于里閭油油然不知有譎誑覆蒙之俗仕佐二郡視僚長氓隸如鄉人不知有諭訛凌誅之態徒為王國右史事王與王左右如郡人不知有牢慙不平之感所更明晦炎冷百易候而如平時也其行于斯世雖巖險拒轍而如平路其所與處攻取愛憎化於前而略如平交人異而問焉曰先生何道之從耶曰余奚道哉以吾所見世塗常亨人心

常厚如是而已於是聞者歎息曰周先生其古之人乎生陂俗而由夷軌侶橫民而表和節余曰子之稱先生善矣未盡也夫心世之本也世心之象也抱道未夷故外有陂俗居裏不粹故俗有橫民陂而夷之有未夷者也橫而平之有未平者也臨深而爲高明汙而爲潔者此晚世之奇行非先民之雅尚也見原先生殆以其世爲胥庭之世而其入爲胥庭之人凡情僞智故諱張變幻萌生而龐出者不獨無嬰於心而且不存於目平平蕩蕩履

常亨而處常厚不復知吾道之爲是斯人之爲非殆吾所謂以天下古者耶難者曰先生之仕未有權藉以易天下也世今矣奈何胥而古之予曰子不見夫憂愉之發於情乎其愉也天地日月山水卉木靡非欣榮廣衍遇而可喜者其不然靡非憎者此以一念而爲宇宙之變古今之在我亦猶之一念也夫人性一也由孟子觀之無不善由荀子觀之無不惡人善人惡世今世古豈二子生異時哉所見固然故鯤鵬天飛下無阡谷鶴鷗晝暝上

無白日世固多君子而小人信謂絕無世亦不乏
小人而君子忘其或有先生非有術以易今天下
也謂其忘也則幾矣身與世不相判之物也居今
世行古道不如身世之兩忘古今之一轍先生息
機捐械與天下同游於胥庭吾故曰先生能以天
下古者也茲歲丙午某月某日先生八十覽揆之
辰元配夫人春秋亦七十高矣比德偕老里中人
僉謂盛事仲子聚之既舉於鄉將偕計行先期其
同年友釀酒以祝予弟君奭與焉而來屬予爲辭

予惟上古之世人壽以萬計而後乃百年行業滿
醇竿亦因之先生古之人也壽考寧固未必遂比
於昔而獨超於今此亦徵應之恒理矣先生又棲
神淡泊有宗雷之雅好人或譏焉予曰世界之說
豎而爲三橫而爲四界有東西猶世有今古胥庭
以來不知幾千萬歲而令其風壤人物還置目前
斯先生淳固之力也夫無難千歲之胥庭而獨礙
於千萬億之清泰哉孔子曰仁者壽老氏曰長於
上古而不爲老此所謂無量者也吾願先生之勿

疑也

壽尊師南洲章先生序

古之爲師者多碩大昌茂有難老之慶周盛時鬻子呂望嘗爲師鬻子九十望八十始顯融於上迨其末季有李氏伯陽者隱於柱下以言道德師於其徒而伯陽年尤永後之神仙家皆膠傳焉降是而有傳經之師漢時申培公伏生皆經義老師也迨其業傳而申公八十伏生九十餘矣後漢又有伏恭桓榮亦咸以耄耄之歲人主北面問道尊爲

老更何其盛哉豈道積而著教久而光非壽考茂以見與抑其道德之所韜蘊理義之所膏灌有以澤其身心而導其天和有壽道與不然何古之師者之多老壽也夫道之不可以不明而教之不可以無傳也久矣古已謝而後未至中縮之維師其人其人者非有強固康豫之質與黃髮兒齒之壽則道固不可以易明而學固不可以易傳也天而愛道則其人者豈非所擁護保右偏厚而私隲者哉於今則有吾師章南洲先生先生蚤歲與其二兄

俱以才氣著名號爲章氏三傑二兄者皆前後舉進士去而先生獨十一試不偶身益困名益顯教亦日益傳餘欬遺唾門下生拾一二以發其身者八九人一時言師門之盛無與比而先生風格嚴整剛毅振發當華亭長洲二相君總揆時咸慕交先生先生與抗談平禮賓主之間甚莊然終不以一語爲請寄其方嚴修潔大抵然也以故先生之爲教不言而肅師道之尊亦無如先生者不肖之事先生也最後自執事來十四五而先生年且

大耄然體充而顏澤趾輕而語健視聽飲食又加壯焉世之言壽考寧固又未有如我先生者也不肖蓋深惟造物之意常不愛一日之遇一身之名輕以畀諸人人獨均是人也而人師其言行足術而道德載焉者恒使人不得而輕有之彼均人而人師者其所就非一身一日之烈而已也造物之於是也必有以摧剝困抑之於始必有以擁植栽培之於後不困其始彼且就其一身一日之幸而無以廣業於衆也不培其後則緒不竟教不遠以

先生之初與今運數之有通塞名壽之有虧盈異矣而造物之意則有所虧塞於彼而通盈於此要欲以成先生之爲師顧不厚甚也哉先生壯時嘗以周易筮之得蹇之謙其繇曰大蹇朋來先生曰吾其不及進乎然吾門必有興者已而果驗然則造物之以師道歸先生也信矣是月之十一日先生壽期也先生子永寧君方剖符於洛其門人燧等載酒於觴敬代永寧君獻萬年壽而爲辭者陶望齡也

歇菴集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序

送心翁常老師開府兩浙序

自丙丁以來東南連儉於歲浙所被尤甚天子至遣使發帑金賑救之不足則穆然咨曰其維在人夫釐百吏計興除植羸瘵是在督撫都御史矣推擇之必慎必周於是廷臣僉議惟太僕常公宜先是乙酉公嘗以給事中校浙鄉貢士故詔命下而

其所取士若望齡輩相告語必曰我常先生其民之聚於此者咸喜相語亦曰我常公蓋曩者公自鎖院出而見浙吏民未能浹月耳然吏民竊窺見則已仁其色而聲傳之遂若有私於公者而浙區區海壖浮土以其士民故重煩我公亦若上之以我公私浙也夫君子之用於上若楯然惟身所急楯必先禦往取士者簾內外畸重改今則公持文柄往河決梗運道發使者行河則公又往今所急無甚東南而浙捐瘠獨多縣官左右公以濟所急

浙徼上德而成所私奚怪焉浙雖區區而其貢士與所貢財賦往往視諸省而贏雖數以士民煩公上意殆有在固不得謂私浙也明矣某聞古之君子有懷其具憂其人而不獲處其任者往歲浙一二豪猾伍伯市魁叫囂為變而公為怵然長計思欲大懲其前而永杜絕之於已定故發策試其問所以治兵若民當用何術亦既懷其具而憂之也凡吏於浙者職不能兼治兵若民兼治之惟都御史而公適處是任浙人亦幸也哉某聞之成事

易鑿成形易防惟橫作於所恃與其所狃而君子
憂之浙之得專有鎮撫大臣始於嘉靖_某年欲以
訓師旅備島寇而已其時上下之耳目一於海而
海水之無沸者遂三十餘年然壬午之事反出於
所訓練豢養恃以禦亂之卒於是朝議都御史得
便宜往治師上下之耳目又一於兵而不逞少年
乘之又所謂竒散而不足備者由此言之其幾事
斷可識也我公中寬而甚晰有度而敢決常思以
百年之安貽浙直奸宄消釋角剝距落之後宜無
足爲而某新自田間來見下邑單戶轉展旱潦問
其苦而似不獨在歲也望我公以懷來之久矣我
公亦將折始芽杜未萌徒無事云乎哉某公門士
也敢以斯言爲浙人券

賀霞城吳公榮擢大廉訪序

莆田吳公以臺省重職分浙以東積秩六七歲大
和其民其民相與計曰浙於天下方隅耳於浙有
三州於三州有越浙偏得我吳公三州私焉而越
猶矐吾聞仁賢者天下之公資也吾州僻細而久

賢者懼將奪我然公之勞不可不圖也非有顯陟無以慰吾小人陟而去吾小人又憂將奈何已而公以按察使都水事於浙位高秩晉矣而畺域未踰民之事公如祖禰曾高雖名輩日崇而尊親無改公視越亦若家長老時行畝圃疆理生植於數里之內若有如往而靡非其家謀於是會稽之人大尉厥志而舍然忘其憂焉夫浙澤國也天下之肥确在吳越吳越人肥确繫水利害違害就利視所司所司視監非重畀之與久服習其地究知源

委未易稱也吳越浸巨者三曰海江湖江之巨曰瀾湖之巨曰具區曰鑑瀕海之州六瀕瀾之州三受湖之州二此三浸者皆能爲大利大害者也諸州於水未有兼三者惟越負海挾江而襟湖三者獨兼兼則受利害也獨大其所需於上之人爲就所利而違所害宜獨亟得其人受賜也獨多吾州人之私我公久矣逮今始與一方十一郡之人共之而以公所領職校諸水經謀厥緩急無論公惠顧弊邑而欲恩之勢固不得不歸重於越矣公雖

去越越猶以地形偏受公重是公公之位於兩浙而獨私其政也且夫河渠陂澤田畷之司也畝澮溝塍細民之職也公爵愈高而於民事愈親去民廼更邇公其位而私其政遠其爵而邇其事則公在越不爲近居杭不爲遐越人安用以公去爲虞乎然予聞當今所患海波方蕩而河弱流二者尤水之大利大害也固圍於東北而通漕於中宜有忠智明練如公者當宁者將使公謀其大必捐所緩而小爲之端是舉也基之浙且捐矣浙者海之門庭而漕輓所根本也公奮謀底功樹大勩於二水浙又先受其利安論越哉

賀霞城吳公奏最序

昔者三代之盛建之君公卿士分疆列采各治其地于其民長永而無變其賢者或策名而起躋於三事終身未嘗踰厥竟土故上與下相比人與地相安器與用相習而化理隆備叔敖子產列國之相也其名載於循吏邵伯天子之公輔也分陝而理自成暨康蓋當其時不獨一邑之采一邦之政

各有專寄雖以連帥方伯之職其尊若周邵而猶
久於事任靡所遷改如此至漢時爲吏或至長子
孫然觀其守相多遞徙易無恒惟黃次公於潁川
再至而已豈其久任責成之意詳於下僚而猶忽
於大吏何其遼哉霞城吳公閩材也而生於臨海
長於剡筮仕於越入爲天官大夫無何復簡外臺
治兵於赤城由臺換省徙治越所領郡皆如故分
省三品秩少逮滿者而公居越復三年滿自登第
幾念載暨少時所遊歷不踰數郡風土飲嗜謠俗

方言耳狎目化其遊於官也如遊於里之闌其理
吏事詰兵戎山澤奧濶賢不肖主名冥目而熟計
之如拾級登堂而闖中冓如從雲耳而譜高曾摘
枝攬葉而究其根蒂也夫古今之不能相襲久矣
習者不可使治而治者必不習其未習也凌競披
捩而相疑方習又徙而他習久而無徙也則數疑
與數皆非所以爲治也故無出量之任與長孫子
之官咸不可使於今其最類古者無如次公潁川
耳在郡輒賜侯爵徵而入卽位丞相可以無數與

疑而郡卒大理然少非更嘗之遊官仍一守之任
賜爵無運帥之重還郡之二至之勞較諸我公已
爲非倫况其他哉固陵以東童安而北狎習教化
如公分茅賜履以有民社而忘其偶然公亦不鄙
夷其民樂而安之且若世家舊邑楚鬪鄭僑之儔
用其邦人參其國論而忘超擢以去也漢人有言
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此郡縣之弊也夫當郡
縣屢遷之時而無失五等建侯之意此天子之私
恩越人所偏得豈易遇哉公之書績考功入邑今

羅君某等謁望齡言以獻望齡竊願以此言徵之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榮擢序

余聞之管敬仲有言曰四方所歸其惟心行者乎
夫心行者循務而斷仗信以守獨立而不改獨往
而不懼一意以導宣底蓄歸福民庶而已此豈知
外物之有非譽巧拙哉而鮮澤淪於下漑惠問翔
而上逮所謂避名而名我追者耶是非定性居德
明道術之大原者烏能素履而不渝乎宛陵蕭公
以經學道義稱世大儒爲戶曹郎却餘鏹數百朝

中推其廉乃出爲余郡守會稽澤國湫溢多水害
民錯居比處加以叔末澆薄士逐文采而謹俗鮮
長厚故公爲治務在敦教化興民利而誠心穆行
不虛引嫌不詭近名在郡五六年舉大役數四疇
咨既定皆內斷於心嘗稱曰禹鑿龍門而民聚礫
史起爲鄴渠而蒙謗議顧誠利民否耳月朔望集
郡邑弟子延耆碩搢紳先生爲講性命之學循循
未嘗輟屬比歲大侵公爲發廩振救所在設醫藥
多賴以全而公適被命遷四川按察副使於是

諸邑父老子弟相聚而歎吾儕小人方倚公以活
而公舍我去乎余嘗稱公治行其廉平似前會稽
守寵其文學教化似蜀守文翁然漢時會稽尚稱
山僻民有至老不入城郭者寵獨能不擾之易耳
今俗儂利爭錐刀悍鷙而習於文法訟事復有曩
時白首而目不見城郭官府者耶公雖寬大稱父
母而威明普著闔郡不敢欺奸宄戢迹民賴以安
是公之功賢於寵也文翁之時蜀尚比蠻夷文教
阻鬱而翁導其子弟謀爲尊顯饒其費用以觀示

之夫藻繪者不累日刻鏤者不累月此言自質而
之文易耳今之越文事日勝而培絕根本公所陳
說者猶羣引啜醢醒飲之人而酌以玄酒已瑀已
琢還返其璞則自文而之質也而士民瞿然庶幾
顧化者公教越之功百倍翁矣公在越幾再蒲稱
寂久其遷去視諸郡稍後而吏民猶咨嗟攀引以
公去爲速何哉夫賢者上所急越豈能專私我公
異日者天子南顧而念越公復以中丞節來則
越且得以公舊民再徼餘惠卽不者而綰重權於
朝廷膏澤四海獨遺越哉

賀郡太守拙齋蕭公遷四川憲副序

宛陵蕭公守郡獎率郡屬治成政美其視事之六
年則遷四川按察副使將行其屬吏曹繼孝等受
公惠甚厚而甚重於公斯行咸謂會稽密邇在宇
下繼孝得事公也又最習繼孝宜有言夫孝心醉
公德日久矣卽欲噤口而頌休美將何言之從則
請爲諸君一言其悽悽之私方孝之謁選部而以
令茲土來也則無不難令者曰令上遠於監司諸

大吏下近民受事煩而邁責易故令難也且令於越又難越諸邑多豪貴家而姦民舞智此皆下齟民而上梗令治故越令難也顧獨私自念卽不敢以令與越爲難而所日夕莊事者蕭公也公大儒其言理自諸先生推其精深才性開敏達於政事夫以精於理開敏練達於政者爲所事而已以淺陋推魯不更閱爲所以事是誠大難然孝自受任迄於今且五歷歲於茲竊伏在下風有日而公未嘗以嚴重之體閔隔名級務推誠悫令人人得輸

寫腹心所以切劘勸勉之者良厚有不能則教之不逮則匡之瑕則匿之小有善則抽揚之居恒則挈其要謀事則導其窾夫上能任故下自盡上善斷故下不罔二子襲餘績稟成式以至於今而其民醇醇如也其措紳黜黜如也上無簿領期會之責而下庶幾免於謗讟誰力哉公輸督繩墨授規矩則拙匠得操斧斤以從蠅蚋營營無羽翮之用而致千里者得於籍也然則今似易越視他郡其爲令更易矣今公且以治行高等遷去而孝不

敏奪所藉而鮮所摹楷卽孰爲之就其長而匿所短卽孰爲之謀其成而救其敗是令之難自今日始也寧不重於公之斯行雖然諸君不聞甘棠之詩乎思其人則愛其樹公雖去而其已事遺法具在其爲甘棠也多矣請與諸君共圖其難以保公之業異日者稱爲公故吏其無所愧夫統率郡吏以爲治於郡國者太守也統率郡國吏以爲治於天下者相臣冢宰也公他日偶上意而躋卿相筦樞要則天下之治吏易易矣

送郡太守鶴峯劉公榮觀序

唐皮日休嘗作七愛詩謂鎮澆俗者宜有真吏以元魯山爲真吏而歌之曰吾愛元紫芝清介如伯夷三年魯山吏只採魯山薇一室冰檠苦四遠聲光飛望齡誦其詩以爲日休其能好德者也彼直耳其聲未之識也而猶若是而况親爲之民沐浴膏澤披芬襲薰深且久若望齡於郡太守劉公者乎劉公四歲於越今入而述職至再矣越之父老謂此行也必且旌異而陟明公其不反愛公而不

能舍也以告其邑之長其邑之長以屬望齡曰民
靡無文子試爲言以達之望齡曰諸公不聞子之
於親弟子之於先師乎洞洞屬屬發乎衷而口不
得喻言不得傳者子之愛親也刑之式之矩之規
之心能知其然口能道其所以然者弟子之愛師
也小人之懷其君也愿愿故如親君子之敬其長
也辨辨故如師由此言之攀援號呼者父老之志
頌功慕德者搢紳之職也僕不敏常志於君子之
道術矣嘗竊自謂心之愛公有以異於齊民而口

嘗言溢難自道達每頌公輒苦其詞之不足然大
都則以爲如公者誠可以名真吏矣誠可以鎮澆
俗而飛聲光矣俗之言公者四曰公廉仁敏然世
亦有類得之者得之亦或見愛而取名愛於齊民
未必有深愛於其識道者是故舉四者而未足以
名公若望齡所敬公愛公重公之將去者誠謂公
情而弗類也且如公廉矣公矣公知之乎知之必
且有廉者之言與色而今無是也必有擊斷誅鋤
赫然憚駭之狀而今無是也是舉四者而未足以

名公也夫無拂民易耳無干民譽難公平康正直
宰之以無欲行之以無爲可謂無毀譽於民矣道
以順民譽亦附焉以有四者之稱若致譽之本與
其無干譽之心烏乎識之故曰齊民之愛公淺也
若夫真愛者必有真知真知者出於形跡之表昔
人有言覩紫芝眉宇今人名利之心都盡齡也嘗
覩公眉宇矣眉宇之間烏容聲哉是公庶仁敏所
自出也舉四者皆歸於真是以命之曰真吏詩不
云乎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望
齒所愛公者雖與其父老稍殊然中心之藏等也
藏之矣言豈及乎是僕之譽與民之寵俱爲不足
以名公而姑舉真吏之說以復於邑侯然言淺矣
愛深矣於公之行願以其深者爲媵

賀郡太守鶴峯劉公奏最序

望齡初隸史官與其曹追誦署中先輩名公輔之
休美咸言壽光太保文和公賢太保處眉州博野
間賢佞糅錯也挺挺自致有殊特之譽雅搯白意
折而不悔天下稱之曰介而曰太保之介也和其

爲文和哉望齡旣退耕田間而鶴峰劉公來守越
實惟太保聞孫劉公爲進士廿餘歲始獲一郡其
不爲苟同俗自媚於世疑有介然難犯之容比得
謁見而賓客誠有禮其顧金錢以吏事相交關者
噤不敢發庭館幾虛胥徒伍伯頰首重足唱呼之
外聲氣寂然又類莊者公自處豁刻其於越噉豁
之毛飲其水然未嘗有廉者之色與詞治務詳密
而人顧樂其簡持法無所阿而常多縱舍僚佐讌
集攀崇眺深有登高能賦之雅而不肯一詣人飲
舉寬與嚴介與和人各以意迭名之卒無所定而
公於兩者實靡有適也夫狀玉溫栗譽酒清醇雙
稱則美斯備單舉而德亦章國子嚴而惠名柳下
介而和著如玉溫酒醇未爲偏辭由此言之謂公
爲和者詎云謬哉公治越三年上其績御史御史
中丞皆最騰章於朝於是有褒崇之典其僚郡丞
劉公僉判吳公黃公司理李公樂公之成也而屬
言望齡昔詩人美召虎之功歸於祖德召公是似
望齡不敏敢載拜稱太保之烈以對而曰曩者太

保雖處政府其同官或有異意者公雖領郡海隅而僚友雖雖然顧足樂也和衷之美其邁祖德矣哉

送郡太守右吾劉公榮觀序

會稽故山水之區元微之爲觀察也竇鞏之徒實參僚從聲詩唱和播諸文苑斯已盛矣而王逸少爲內史至與支許輩遊談山澤蓋昔之仕斯地者安其土風樂其閒曠不獨僚友參佐有以共娛卽在林藪枯寂之士咸得備遊從奉餘論當其時科

條簡而謹俗厚會稽爲仕宦者樂國今茲山水之佳美非異也而俗初習弊仕者望而畏之至於斯者僚采相戒勉畢數君子之力以夙夜而恒患不給所謂賡歌流詠能之而未暇者多矣夫同官者且然而况其伏在林莽者哉雖然遊談吟咏之事固非爲政者所亟也而事亦有異於是者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夫道術性理上以求下而下亦以求上故古之嗜道者樂得賢大夫而事之也甚於

儕友有其人則敢於上交而無嫌望齡退而耕於野者十年於茲矣意常求得可事者聞所謂道以安其易使之分而右吾劉公適來爲守劉公今之有道者也靜而和詳而有體不任裘帶而曠然有凌宇宙茹萬物之氣汎羣籍而不雜窺異教而總其同予蓋聞其風而悅之而以持服故於禮固不得見亦會郡多事公與諸君子勞苦而僅給故其縉紳若弟子員之志斯道者亟欲得公片言以開發蒙翳而亦未暇也夫昔之爲會稽者咏歌遊覽最不亟之務而得爲之方外緇素之侶而優與從事今以公之賢上下相求之殷而明道闡學事又至鉅而亟然猶有未遑者予因歎古今事殊科條日煩而民俗之日陋雖以賢者爲之而力猶未易也雖然古之人固有目擊而相得者矣而况著諸行事教化之間乎予比嘗語人苟得郡縣自效者政理之善若某某皆可企所不逮惟公公之廉與仁可勉也至紛而愈靜罷而愈安粹而愈詳終恐不及耳夫紛而靜罷而安粹而詳固深於道者徵

也然則公所以教予所聞於公固不俟言語相接而得已厚矣庚子冬孟公以上計詣京師其僚郡丞馬公僉判周公舒公節推孫公寵其行也而徵予言予惟諸君子行能之高相與之盛既什伯元寶而樂其朝夕於劉公所以究明斯道聞吾未聞者必侈也又喜公政成而將暇冀公適歸使鄙而昧如望齡者庶幾得比於支許之遊以祛所疑而飫所不足故緣託古事以致其私意今茲年穀穰比閭多盈民曰劉公實富我公行矣其無忘終教斯民也哉

賀太守錦波朱公奏最序

予同年友蜀富順朱公守會稽靜一明允民戴其惠士飲其和三年以計最越人相率頌速謳吟之業洋洋盛矣已而郡丞潯陽蔣公別駕新會李公郡理南康夏公皆新被朝簡先後來叅郡事相與言曰吾儕蒙成襲寧於朱公惠甚厚公方拜膺贊冊榮施於禰廟可默無詞以賀迺謀於前別駕韶陽葉公共介幣屬望齡爲辭予曰吾越有三賢

守皆蜀產也當漢世越境俶擾盜滿山澤時則以
成都張公霸守移書開購鳴鴉革音民歌曰棄我
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夫定革隱刃以仁勇衛
人是張公之我造也越故有水泉之利隄闕之政
而莫克宣也百受一吐中滿旁潰潦數爲害明嘉
靖間蜀安岳湯公紹恩來守隄石醜流截坤維應
玄宿歲以順成人以永賴越人之言曰天生湯公
以恩紹也名實命之矣夫流惡殺淫扞菑殖利則
湯公之以也茲者時平年和郡中無雀符之警七

罄其利水歸其壑解繩之勞乘橈之績無所施用
而朱公獨用廉率屬恬鎮浮簡馭事夷易近民然
士民稱之比於二公由漢至明數千百禩更守千
百而蜀三公前後相望若鼎峙於越予嘗徵其說
於三老子弟父老曰老人兒時識湯公公爲人儻
蕩寬大衷褐表敗繡無廉者之色與下坦然人人
得自盡然無敢罔者遇其鄉大夫有禮延接庶士
周其私恤亦未嘗翫法也爲政簡要不煩當大事
霆決山立不可搖沮聲施至於今惟朱公實然故

曰朱公今之湯也其子弟曰史稱霸為郡表用名
儁崇尚經術群吏孝秀誦聲泐泐然蒲於交衢朱
公之染我以德也士之囂者靜矣衰者正矣府中
烏鳴殆為公誼與予曰政譬諸醫鍼艾所以去壅
參苓所以補羸遏亂鋤暴鍼艾也勞人興利參苓
也夫無疾而療則參苓之偏或害於鍼艾不若投
石屏藥之為愈也名興永利而實擾之此政與時
不相適之患也曩予謁朱公於京師公詢所以治
越者予對曰越有朝夕之政無百年之事願公靜

以為之而已公肯首以為然其治越逾三年矣而
靜如一日遏亂不及霸興利不及湯而士民愛而
頌之甚於二公曰蜀有賢守三豈不信哉夫大勇
者氣沉甚辨者詞簡善事者常無事霸用寬弭寇
陽以順導川然則公所用以治郡者固即弭寇導
川之術也特卷而未試耳公秩久且擢以士而時
所急才莫大於治戎行河他日以公肩之知必辨
予固以治郡決之矣越地陜小民舍力而用智奸
宄百出不矛刃而盜風俗侈汰若浸稽天賴公以

靜政範之稍稍革止其有功於越又豈直與弭寇
導川等哉予久田里習丘民鄉校弟子之說聊舉
以復於諸公蓋嘉蜀多君子而越人偏受其成也

賀別駕文臺吳公榮轉序

當萬曆初家大人以禮部卿視事冬官曹臨川吳
公方居郎署每入論事輒移刻望齡時猶童子數
從壁罅中窺客雖不辨何語然心知爲大人重客
也自是每聞客坐連呼供茶不問心知爲吳公更
十餘歲公左官順天府望齡亦幸通籍京師始以

通家子謁公乍見依依不自知爲初交矣又數歲
而公來守越越人疑焉曰古之君子畸選不得志
於時者吾皆知其繇然其人多高元以异俗懷能
而耀衆招妒誨譏自爲鵠的少失意憤惋叫嘯廢
職曠工以逃於高門若是者其累顛躓宜也而吳
公無一於此然辱臨吾郡者二年矣久之方量移
於杭吾無以知其然敢問予曰子亦嘗聞白居易
蘇軾之人乎讀其書考厥遺事其曠朗夷粹千載
可見思一遇之意必如涼風之解暘春氣之蘇體

也然其於當世何如哉憎惡屏逐惟恐不力淹緩
滯滯而不召此豈嘗立崖壘爭能負氣故爲偏竒
如向所云乎然而若此者受獨而所搽異也受獨
者其材若氣固已蓋夫衆矣而所搽又異君子未
嘗爲異也常願舉其職職舉必有不吾欲者夫居
官守職分耳吾謂爲常不欲者且指目爲詭怪以
蓋衆之忌而涉詭世之讒勢所必不免也吳公由
部曹再領劇郡常廬廩奉職材識瓌異精敏絕倫
雖深務奔歛而其穎不可盡遏此固所爲困阨之

道耳雖然匡廬赤壁詩賦爛日月江黃至今藉爲
光價而二公亦放浪其山水以爲娛其視屈神得
喪竟何物哉今天以公幸越以越山水娛公不獨
中朝之人忘公於遠公亦樂而兼忘其久矣昔者
樂天守杭微之在越各美其風壤以相誇詡未有
定焉子瞻兩至虎林自言熟其魚鳥今杭亦公舊
遊也試以餘日尋蘇公堤上西湖魚鳥亦能識公
而公新自越往山水甲乙元白所爭者亦願於公
決之然公雖連蹇所至專以奉職爲事終日搢搢

明齋集 卷三
四
功德在民而豈真留連山水者哉簿領會計之間
卽超然空曠之趣非深於道者不至是也公名在
天下惠澤徧大江以南望齡皆可無言言若此聊
以應邑侯羅公之命

送郡丞寅所張公奏最序

代

予少時嘗聞長老爲言成弘之際醇醲質茂其仕
者多恥而自重奉職約已谿刻巖峭固然而已而
無翹桀自喜之志當是時其廉者如積冰雪於大
冬千里一色無以著見其潔清不肖者側匿縮慙

雖力足以紛華而猶忍不敢出其士節之美如此
自予謬入仕版四十餘年於茲處而事其邦君出
而行游友其四方之賢者多矣而所趨背亦少少
偵易賢者居其間已若我嶺之炎雪高寒之氣逼
心脾立毛髮人所驚望而已或亦不勝其翹然之
心蓋周之盛時在位者皆有羔羊之節退食委蛇
愴愴行行而其後世若北門大夫佗係迫反寄懟
於室人之交謫此皆潔白修飭之士也其憂愉廣
狹抑何異哉吾郡侯寅所張公廉吏也比又以廉

旌於朝以故郡之士民與四方之縉紳大夫一時
無不知廉公而予不敏顧嘗有疑於公者數端廉
者之處於衆嘗獨出獨出則易爲名而公舉進士
十六七年矣僅乃貳郡不爲易得名也廉者卞急
自持亦每以持下故多毛鷲瑣碎之患而公簡易
有體其爲政獨多所縱舍廉者恒介特狷狹於人
畸迂每每寡合而吾郡之上下公所僚屬與其鄉
士大夫無不親公者廉者節苦其意色常若伊鬱
不平而公神和氣雄翫弄超越邁絕一世凡廉者
之所易有皆公所絕無而廉豈足以稱公哉夫難
名者廣也簡易縱舍者平也與人親者其量夷也
神和氣雄者其節安也天下方望公若懸崖立壁
而公且未嘗有眈眈訾而堅則玉犯而割則劍而
覘其外徒敝褐蒯緱耳蓋儉而能廣嚴而能平高
而能夷約而能安此所以爲公而廉又烏足以稱
乎余聞爲治者非直靡然之患而翹然之患靡然
者或覆人以所短而翹然者多繩人以所長故廉
之於墨若白黑而治效不甚遠其翹然者害之也

公既以三載奏最誕受新寵名績所暨必有趨風而則效者是今天子建公爲標的而厲天下也夫倡天下之吏而廉非公獨能也倡天下之廉者而令爲羔羊無令爲北門非公而誰任乎公其益懋明德以寬平碩大者爲之標成弘之俗今日其必有望矣公屬邑令長林君等喜公之政成而圖以頌也則委辭於余余所樂有言無如我公者故不敢遜避而次其辭如此

賀鄴丞寅所張公榮蒲序

甘苦味之大齊也而或美昌歎萍子此皆蜚於舌爽於喉而顧適於其口有奇好獨嗜而不可通之人人斯則甘苦之變也食梁稻者不知其甘蓋有至甘者矣三羣八珍糴炙旄約日淫乎滋味而不知稻梁之平淡者世固多有之然寧有炊黍飯稻而稱奇於世者哉古之君子務庸當之行而無燁赫之節形溷而潔臨深而高高與潔皆衆人所命而非君子所處故仕而廉女而貞等耳如炊黍飯稻而飽之豈覺其甘而孰適爲苦嗚呼庸知君子

之所謂稻梁者而天下以謂昌歎萍子奇好獨嗜之味也乎往者三載大計羣吏天官曹擇其治理尤茂者列名以上旌寵之名曰卓異而今太宰抗言治特貴循理脩職無取爲異比者政道混濁尤甚臣以爲獨得廉平吏數輩褒顯之足以風厲當世於是更其目曰清廉寡欲者幾人曰能甘清苦者幾人而吾郡侯張寅所公實冠其列蓋天下郡國之大而上自藩臬之大吏迨於丞令其與于茲選者如此雖標目稍殊而爲卓然尤異均矣公自進士爲令洎今殆二十禩劇意一節非躬縮腹有寒士所難甘而公安爲之若朝日坎壈蹭蹬而後越得以淹我公然公竟顯融於越三載報政未課而最於是鄉之縉紳耆宿合詞而言曰休哉貴賞而賤頌久矣其悖今於公協之其可無述而望齡最少且賤執簡之役所不得辭蓋聞胡威之言臣父清畏人知臣清畏人不知以爲畏人不知陋矣而畏人知者其意蓋嘗有之未盡也夫事固多行同而情異有冀而然者有束而然者有矜而然者

冀者志獲而已束者強以繩約糾纏苦其身心俱能順而不能逆有弗知焉則改矣矜者自足於寸肢尺節之中終其身如躡斗崖如懷重寶噤而不可嚙蓋其畏人知之心卽其喜人知之心均有挾而歸於名者也夫真能清者如水然粼粼湜湜自其性耳而何畏乎人不知而何畏乎人知以公平昔坎壈躑躅豈人知之而尚處於此哉行積而章節成而著於以有令望於今蓋所謂知與不知者公以一身更嘗之公豈無愠乎始而尚有喜於今乎或者以公夤歛韞藏之過疑於逃名而名偶隨之似中其所畏而公得無有不釋然要亦未能知公者也余不敏新來田間嘗一再謁公而接其色詞條乎其自遂也澹乎其不可遠近也公其有聞於道者耶夫潔廉之在大道猶其寸肢尺節見公於肢節而闡其全奚怪乎世之以廉名公而公之卒未嘗知於世乎凡公所行皆稻梁平淡之味特出甘苦之外而郭視者妄以爲苦又妄以爲甘令公以平淡而蒙竒稱循常而獲異舉清濁之相成

高庠之相形有足憂者公之所不釋然將亦在此而望齡稚昧寡聞之民也又何敢附於知公者哉

賀司理鶴田夏公榮滿序

施惠積仁揜過覆短德甚盛今當世罔不愛譽歸厚於我名甚尊不獨有道君子樂出乎是也仁者必無殘人之形厚者必無窮人之情而世固有矯虔奪攘詭旨浮濫舞智以麗罰則二者雖有道君子不廢吾之心不爲事奪耶然或可曰任不在我設當其任矣如劍之司割燈之司照非欲然而不

得不然則吾之心又爲官奪是非深仁篤厚偏至獨儲於天其孰能不靡者乎今郡之司理刑官也而數爲御史臺按事舍讞決勾檢無他職事其高等者入爲御史給事中御史給事中舍擊斷糾劾亦無他職事故其間多用深嚴詞察爲治愉快取風力之譽其勢然也望齡旣從鶴田夏公後舉進識之長安邸中其天性仁厚蓋所謂偏至獨儲者已而擢推吾越吾慕其仁而懼其或損於威也信其厚而慮其將不忍於察也旣至則絕請寄訖威

富猾胥宿豪縮手却舌不敢動有嚴刻吏所不能
得而其大端顧獨以寬平著稱夫嚴爲任而獨仁
察爲利而獨厚難矣仁而不失嚴厚而不廢察又
難矣若夫收嚴察之效而享寬仁之名公之所難
蓋四累而上公何術而致是哉春之中於人也而
目鼎鼎然而氣醒醒然而精神肌髓洩洩然春之
爲春不可知也人之血氣心髓與春而相怡愉者
可知而不可言也然則公之德於民與民之德公
豈易知而易言乎昔者子羔別人而人恩之其恩
之也以其有不忍人之心與色夫心之與色所不
能告諸人者也子羔又非能馱法以從吾心與色
也使人忘其肢體之真痛而懷吾空虛之心與色
此正所謂如春之中人而不可知不可言者也公
旣三年政成撫按爲騰章奏其績天子嘉之錫之
恩命榮施於親可謂休矣越之搢紳先生謀以舉
爵於公而令望齡爲詞侑之凡公政事之顯章明
於上下可知而可言者人旣知之言之則齡何辭
夫亦將言其深仁篤厚心目之微妙肌髓之齋淪

所不可知不可言者而既已不可知不可言矣則
齡終何言哉古之君子其善頌人也必本其所自
故雋不疑于定國漢史所稱明允不苛善於折獄
者也於于則紀其父於雋則紀其母望齡幸以通
家子孰公之世德與其庭訓蓋庶幾漢二氏矣其
寵綏無疆之報不亦宜哉斯則齡之獨知獨言而
可以復於諸先生者也諸先生其實爵而往可矣

送別駕新篁王公守晉序

古之賢而仕者所至必有與游有巖僻忽荒而無
其人者猶躊駁而取之韓愈於陽山柳宗元於永
則區冊吳武陵之徒皆從游咸士之淺者也當其
嗜而求之珪紐之榮風壤川巖之景施舍此若無
與以處既而獲之賦咏相屬言論相和寫煩鬯懷
怡然有以遺世而忘遠朋友交遊之樂以長人之
高倨其不能忘情至於此矣况夫隱身自翳塊處
而無侶獨行而寡悰者其得君子事之偃息其陰
頡頏其羽樂宜何如哉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
夫之賢者然則下之求於上殆異甚也夫仕者不

惟其川巖風壤之爲樂而眷焉於賓游處者不惟以迪教率令爲嚴重猶必與于游從事君子以爲萃古者上下之際其相求而有以樂多然也余退居在野憫然無從塊處獨行者無余過猶思得君子事之而會稽僻在山海間是非政事民社之司長佐之尊貴則君子之至於斯蓋鮮幸而辱以來來而請見以踈賤仰尊貴持刺頰首視門隸鼻息退就館其脰悄悄然僅獲通謁則眉間開相慶而舞故其狂狷者或引匿自遠不敢望公府况所謂

游而樂者乎望齡歸之明年而新篁王公實來倅越與余同禮部舉者也公冲襟而粹貌外似不足而內守堅強施於政簡靜詳練一視鄒符一行餘姚令事不旬浹下之檻口難化者咸謳頌公而又以其餘治古文務自胸吻已出之非直如今所稱秦漢者也以公之賢與文而余素習不介不摯而合焉豈獨無闕於上下臨事之分若今所苦而於古人相求之艱且不侔矣子游子羽之交得於武城蓋在同門之先望齡比肩於公也特蚤由同年

而後厠毗庶幸且過之二子之相知也以不造室
爲賢而余與公顧用游從爲喜何哉將余之愚不
敢以附子羽而私自比於區冊吳武陵之屬耶抑
公知我形骸之外而余亦不宜屑屑形迹自好耶
無幾何公竟遷晉州瀕行過余欷歔公昔雖以薄
譴至然無訾於躬食其舊德雖有牢騷之感而若
此殆不忍於迂鄙睠懷今日之好耳公行游中原
燕之南晉之北多奇士其游必有過區吳者顧余
屏廢孤寂舍公獨處如何爲懷因念去日不能盡
釋其硜硜之守朝夕於公倒出所抱由此言之猶
以不時造室爲恨恨也陸生夢壁董生懋史輩皆
從公遊而樂者愴公之別微言以抒之嗟乎微諸
子之請也余且得無言乎余且得無言乎

賀易州守麟松陳侯榮蒲序

燕薊民習卓鷲負氣矜節善悲喜其俗然也昔者
荆軻擊筑易水之上而壯士更傳慕鄉微之故燕
薊之俗易爲最焉夫燕周所以封召康公者也當
公贊政王室按行甸服諸侯之薰被者尚能醇釀

其化而詩人推本之皆歸而系諸召公今詩什具
在其於擊筑引徵髮植皆決之詞不亦遠耶奚公
之德施式是南國而不能淑版章之遺毗也哉說
者乃謂畿甸狎近王者聲光在焉隨流乘風厥化
迤起而燕是時列在侯衛介焉邊隅去京師甚遠
難易深淺遂遼邈不相及耳明興燕爲京師而易
水環王城外二百年來文武成康之休澤浸覃充
塞而易密邇內地被化最先觀風而求所謂二南
者將於是乎採之曩時凌誅噉謹之餘氣日以隳

礪而一宅於粹和蓋絃誦興而筑歌廢舍其劍術
而錢鎛是求卽欲問荆高遺蹤於悲風寒水之際
而童子猶恥談之當斯時而爲治於易者其亦易
矣然易水昔號天險在戰國時僅藉以扞圍隣敵
而今六合一軌控護縈帶淵然爲天子金湯之重
實難其守所以宣惠布和鎮撫其民社意必有召
伯其人者而閩麟崧陳君始以進士舉試於是州
據近畿當要扼覽古今之謹俗美王風之首被其
政主於化導而所興除趨羸急病如家事務推其

肺腸不爲華采表襮觀也然而名譽殊茂甚夫以
陳君之賢與易之近雖誰乎鳴琴於堂而聲馳朝
寧將日未暇旰况繁而徐之以迨夫三年哉陳君
之鄉人祁州君壤接德比飫於觀聽嘉君之以考
功最也而請言以章之昔者黃丞相與嚴次卿皆
一時賢能吏列郡以治而至相妣媿所揆異耳夫
茲請也道成績明同心二善具焉若兩君者其賢
已乎陳君業已奏功且誕膺金爵之賞由是州而
致通顯異自者過易水上而聞有聲若歌吟者其
在甘棠之三章乎

送通州守張公擢開封少府序

國家自鼎建以來而燕薊諸州郡稱三輔其治亦
艱鉅不易理而通爲甚云大都之車馬無不走長
轂四驚漕河綫帶耳而通獨縮其處最要其去京
師僅數舍千雉之雄幾與都城相帶最近四方所
灌輸芻粟度支所不盡歸於京師者而困廩蓋藏
於通視如外府焉最重夫其地重則守之任且特
重矣而又使者冠蓋之所交會守終日飭厨傳無

休時貴戚大璫之所窟穴于請嶠亢逆有司指法
不得盡行少年游俠養私徒探赤白丸爲奸都市
者之所游敖逋匿所招非武健果猛有能勝其任
而媮快者聖昔漢治猶重三輔郡國吏行能甚著
有治效者始移補之其令長督郵皆用精幹有氣
者何並一長陵令至窮戚里貴人而上不問顧善
之蓋漢法寬於治吏而嚴於吏治二千石至今督
皆可專擊斷行其意非有轄軋之煩如今日也今
區區所而大吏幾十數踞守上都御史直指使以
十餘輩尚書之屬數輩監司及圉牧之使數輩寧
能當人人指耶奇將安施太史氏曰以予所覩通
州守晉陽張君異乎所聞張君由縣之高第來守
茲土其爲治持大體不事苛細其尤可紀者謹郵
傳寬徵輸嚴邏候編商車繕城堡四年之間薦剡
交列先後若出一口卽京師諸搢紳大夫無不言
通州有賢守者乃用治行尤異遷開封少府以去
夫治煩耶用煩且以見能治近耶用近且以顯績
轄治者多耶用多且以標譽漢吏所爲厲氣矜才

武健果毅而僅能勝者君以寬大長厚徐收之而有餘通州寧詎無以難張君君且益以通州顯夫經叩嶮則易駕剽犀兕則易割誠先其難也通既無以難君君尚奚難哉雖然君不聞王子期之御耶其於康莊四達無異九折故無敗駕吳干之劍輕用之薄於柱則折矣自茲以往余願君之治皆如治通其無有易心則長享令望益躋通顯余得論著其事以傳我國家循吏必以張君爲稱首哉

壽太師母常母王老夫人序

望齡之獲事我師常先生而聞王太夫人之爲節也先生曰凡世之稱婦而貞者其勢厚足自衛其居財足資其族屬足以相恤姑婦之間其煦煦者足以相娛有四者藉也以成其義而世猶旌而顯之曰難自予先君子負奇志六試不遇而業益落太夫人嫠而空居也奉老哺稚質賣而食之質盡僅餽糜於太夫人手指矣然事姑買不敢不給鮮姑性嚴整微不愆輒推案不肯食然太夫人益肅

益婉蓋予家世單弱無強宗懿親為之援有一叔
 顧好游反從太夫人食太夫人之於是四藉也未處一馬而
 坎壈抑厄以有今日不亦倍難矣哉先生又為齡
 言太夫人處窮時食未嘗屬厭時日中未朝舖其
 色愉然安也今予有羨祿芬旨不乏而色焦然悲
 其莫與同也且名固有微之而章顯之而隱者以
 太夫人節與年微僕固宜得褒顯今以僕故受上
 恩從子貴而蓋親節榮一時而奪萬世予是以有
 大懼望齡廼僕而賀擇言而進曰先生獨不覩夫

萬曆乙酉予從禹門子舉於鄉是時越士同舉者
 參制額之一號為甚盛後升禮部纔十人若食肉
 於朝歸有母遺又纔數人而已禹門子最新貴持
 丹讞斷譽於西曹中又奉使指乘傳過家顧予於
 鏡湖之上再拜而言曰是秋也吾母歲大耋吾馳
 四千里及於一觴賓客之辱于吾者詞且曰使而
 母有無疆之年雖然吾有旨乎詩人之善祝也其
 言曰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先
 之以介眉壽矣又重之以昭德音人之親有美弗

卷三
 三十三

章不可謂茂德不茂不可以謂無疆內言不外吾
懼吾母之德弗昭也敢謁子言以昭之吾陳右族
也吾父幼慧書過目輒誦通經史嫻文章邑中稱
爲奇材惟吾父吾母亦竊相謂青紫不足拾也已
而廢業有二子蒙稚敏不及父母傷吾父負奇不
就而憂二子之弗荷也曰業其在勤曠時塾歸母
張燈而紡二子傍誦必懸果餌以勸誦母每夕紡
有程恐二子逆畏其久而媮也故更其程十二三
約曰竟之而寢及竟又私出其庾者曰勉誦此易
松栢乎其上枝梢霜露犯嚴霰而不悴下根盤巖
石臨峭塹而不撓屈者受命貞也然其在嵩岱之
陽秦漢之君侈以名爵後世之博物華說者稱焉
其他潛乎迴谿幽厓蒼翳而不聞者殆不可勝紀
由此言之則隱顯異矣自先生抗法大郡高議禁
掖言無隱忠惠訓不倦有羊舌叔向之遺直焉先
生栗而能溫嚴而不苛緣飾經術剗煩決滯以翺
翔于九列有雋京兆不疑之雅識焉夫傳史稱二
君子賢必推本於其母聲施到今豈不以子耶況

先生哉然大夫人之節足以昭示來禩又成其子以益章先生以親顯又重廩廩是節逾博而孝無匱也茲歲太夫人壽六十有七其降以是月十七日于是門下士羅應斗等謀一言爲祝而望齡復稱引詩人松柏之義蓋其經犯於霰雪凌剝之後楨幹彌堅而膏液滋厚故翹然以與山嶽久則太夫人之坎壈抑厄而節者固其所以台背兒齒後天地而老者耶遂書之以佐先生一觴

賀陳年伯母夫人壽序

竟耳每食塾師雖鮭菜必嘗肯否手滌盂必潔吾父年長出爲後所後姑晚瞽病不知人洩便皆抱持消除之如是三年無倦色也與娣姒盡讓臧獲盡慈子旣薦人曰夫人曷能無鮮衣對曰非習也老織作不罷人曰夫人休矣對曰少習之且以銷日也吾觀詩所稱絲枲蠶績之美及世傳丸參畫荻事皆閨門恒務里巷所時有其鉅也至垂諸經緯著於傳記有以載之則傳不則泯泯吾故願子言之昭之也予曰予鄙人言奚能爲昭夫人令德

在吾子禹門子刑官也古有良於獄惠於民若於
母訓人賢其母而稱之者雋母是也有能於官健
於斷拂於母訓人亦智其母而稱之者嚴嫗是也
二母者後世皆有聞所以聞則異矣夫載之以尊
位加之以顯功以揚其親若美錦而旌之何患於
聞在慎其所以聞者禹門子敦厚而明決廣中而
恕施吾知其爲雋必無爲嚴也然禹門子長於春
秋傳春秋母子並稱惟羊舌氏而已叔向之賢而
智不逮母然則禹門子將奚師哉奉若母訓以光
昭其令德步趨焉可也享之有樂也伶致語予詞
其比于優伶乎

壽常太師母王老夫人序

萬曆庚寅吾師心吾先生卿太僕奉其太夫人京
邸時春秋六十有七矣設悅之辰其門下士羅應
斗等若而人咸得造楸內再拜望見上卮酒爲壽
而望齡稱引詩人松柏之義爲詞以獻明所以成
節而昌其子者其難有若此退而交語所見相賀
曰斯真詩所稱壽母者與旣而先生開府兩浙謝

事歸養又十餘年而夫人壽以大耄門人武部郎
沈朝煥比部尹三聘嚴正邦起部陳美暨望齡官
都下者五人函幣走江夏而申之以言曰古之君
子所以養親者甚棘矣伺其苛癢而抑搔之後先
其出入而謹扶持之滑甘膏和以忠養之微至於
奉席歛簞紉箴燂潘而精至於無形無聲童而老
寒而燠昧爽而日入罄其志力悉其神情以效諸
親焉猶患弗給也而暇其它哉然出告反面無易
方過時以致愛也而事君不可以不忠無登高無
臨深無游無徑以致慎也而戰陳不可以無勇尊
之以名而後大博之以施而後靡匱焉蓋節織備
道宏遠莫甚乎孝當歆菽飲水鞠菴膝下能其織
者備者而未免三釜之願事君顯名之思既致於
宏遠矣又興懷行役陟岵而瞻望歌翩離而不得
返又未嘗不怒焉自失也然則二者之道蓋交違
而不能兩獲也明矣先生始以數歲孤兒母子依
恃志盡力竭以樂其單畸而意豈嘗一日安於是
哉慮欲成先人之雅志昭母氏之徽烈樹功底業

傳諸無窮以庶幾尊親不匱者及翱翔禁近出擁
百城祿豐養備令名顯聞以奉太夫人於官亦既
有憚志矣然心煩於簿領而力散於籌畫卽朝夕
燠寒之間未有廢焉而所謂至精而微者猶患乎
志岐而未盡力判而未併也迨釋兵柄歸田廬致
臣而子舍樵形而操柔色謝纓組而佩紛觴於是
先生始得專氣一精神厥視聽篋枕而御輿浣裳
而請饋而靡有分焉蓋驅馳鞅掌行年五十而始
獲還其爲童孺之身夫童孺之愛誠愛而樂真樂
也且十禩於茲矣其効諸太夫人者不亦侈哉方
先生宦游太夫人時以似續爲慮及歸連舉二孫
舍飴之歡倍於祿養夫孝子弗敢有厥身曰維親
枝弗敢子厥子曰親之後受爵祿曰致諸親也功
成譽顯則曰親之令名先生歛時五福以事親靡
不具矣乃不敢有而歸諸太夫人其古所稱爲人
子無以有已者乎望齡於先生樂其孝德之備兼
乎弘纖而知太夫人之受祉未有艾也故喜而爲
之詞若其媿節隆義則曩固言之矣

壽外母金老夫人序

萬曆丙午春正月三日爲予外母金夫人八十壽辰望齡偕陳君某王君某朱君某相與載爵爲祝望齡嘗觀家之將興其積美之本必有一人鍾之鍾之必於其女德女者地象也萬物於是乎生女德之盛在濡柔在專靜在廣博濡柔專靜廣博者生道也地之德也執生之道食地之德於女爲正位故曰女正位乎內商之興也詩人本於玄鳥玄鳥者莊周所謂紛紛狺狺而似無能進不爲前退

不爲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其易稱無遂詩稱無儀之義乎玄鳥之喻敬戒也鳩之喻拙也鳴鳩之喻均愛也一也簡狄有玄鳥之德焉是以降而生商會稽之商自外大父外父至邵武君簪紱四世顯融富貴於越無偶望齡逮見外大父母嘗謂太僕與大理二公高朗弘毅君子也陳淑人聰明嚴肅人也子孫多材慧富文采拓基績緒繼繼繩繩如柯葉之扶疎英蕤之灼爍可謂甚盛而竊意有潛於膏滋行於根撥居不可見之地以爲積美

之本固往緒昌來祚者實在吾外母一人外母所
事剛以柔遇之所配敏以拙承之所字多賢以朴
先之夫剛毅材敏賢智毗於陽者也其道開張發
舒非得至柔至拙至朴者凝而翕之將有發而易
散之患外母明足綜務而貌和識足宜家而外暗
生平所見惟煦然慈愛人與退然不敢爲先不敢
爲後之意而已與人處惟恐無損於已與人語若
恐傷之豐約無二致壯老無二容所謂無儀無遂
母實有之夫水弱故巨於萬物其任萬石之舟如
浮芥也海下故王百谷其吞衆派如涓勺也母有
柔道福祉所委將焉辭之其壽考寧固固其餘耳
望齡年十九從外父母於京邸母憐其孱弱將護
持至飲食視其嗜者衣擇其鮮好者嘗食拳筍偶
言拳筍旨在於杪及適館啓橐得筍皆杪也餘事
率類此爲諸生時貧母與銖則銖與兩則兩絲毫
皆母賜予及入仕竊升斗亦靡不煩外家今且二
毛矣母嫗憐我無異孺子而予亦時依依母前且
忘母之旣耄也夫陸居者無以語大地之廣博濕

處者無以測江湖之浩渺而予烏能言吾外母之德哉然母所繇集祉於躬垂裕於孫子者惟是若拙若朴可望不可知可知不可言則予之無能名乃深於名者耳三君其共述玄鳥之章以侑爵焉可也

壽全母丁太夫人序

大儒之起詞曹如求天馬大宛之野多厥種焉自望齡隸是役也而邁其盛其焯然以道德文采踵襲跡仍映曜於先後者於未戌間有二公曰廬陵鄒四山先生明州全玄洲先生咸祖孫相繼領史職著聲譽爲詞林一時盛事其世有嘉祉壽考簪紱之顯茂大江以右浙河以東無爲兩家叅立者維茲歲二月鄒先生拜疏歸壽其二尊人特予休沐其四月全先生持使者節封趙亦以間歸明州奏一觴於堂而先生猶上有祖母丁太夫人春秋七十六而康其壺德相學士公顯者也於是詞曹諸先生洎縉紳能言之士兩榮其行爲歌什文辭投贈者相埒而又以太夫人福德最隆異故益推

明先學士休烈太史之孝養而歸美焉其言尤嫺麗過於廬陵而先生意猶弗慊曰誰爲我具悉詞事太夫人其無逸美吾以爲祝乎謂望齡里閨後進其可遂牘而授之不得辭也其詞曰明州大海所環匯其氣靈淑必鍾之人鍾之必其德類也夫海之爲德善受善同善下衆川怒盈奔躍漲溢迨其道嘉門而經落伽挹然而已不爲升勺加者混淪溟莫歸於大同長百谷蕃萬族而無私與讓焉自太夫人歸於全而學士遂由公車升歷金華白虎之列躋於鄉貳太夫人亦膺綸誥日貴重無幾何而有孫代興人愈張太夫人顧愈降綈衣綦巾不知爲貴人也者可謂善受矣撫諸子融融穆穆無幾微先後同異之感可謂善同矣自宗黨外姻下迨臧獲待之皆有恩意諸臧獲皆白首依事太夫人無肯舍去者可謂善下矣斯所稱德類者與海擅三德江湖藪澤輸焉斯亦百祿繁祉之所委輸也齡聞之家之昌明其必有人於先後之際光啓厥祚而宰相之壽考寧固植其本而食其實美

之所鍾也在易坤爲婦道故曰有美含之無成而代有終天實鍾美於是太夫人又含之其有終孰加焉夫學士公之未究於用天下所同歎也將大償之於先生太夫人其愈難老以身享介福觀其成乎先生之克受厥成是學士公之成也先生能終烈祖之休業以及太夫人而曰太夫人以坤道代終其誰謂不可先生逡巡謝曰若子之言僕烏敢任也昔吾祖游於官太夫人常留事余曾大母曾大母嘉其孝而祝之曰吾無願於爾也使爾子孫年壽似我而已蓋曾大母壽幾百歲而今太夫人七十餘神色益王庶其過之且吾昆弟以降指甚繁吾又竊祿於此得望前人踵武祝其驗耶太夫人之孝德章矣雖然吾未嘗見其喜於色故願假靈於子言望齡曰今者車馬歸甬東里先生衣綵繡持節羞大官酒脯太夫人被翟翠坐堂上受觴念學士曩事宛宛如目前卽太夫人善爲受生平無喜色將必爲先生一解頰哉儻卒爵而以齡代終之說進亦當許其不謬矣

賀王老年伯母壽序

戊子歲望齡偕同年王晉伯待試京師講業罷相携步游東城隅呂公堂中因共咨歎言家有老親卽微寸祿幸甚非然者吾不忍老人之對也望齡曰子之二親視吾父十年以少且伯父壯甚可勿憂晉伯曰不然吾父雖幸健而老母室於牀自少時固已然矣明年同試禮部晉伯獨罷歸望齡送之曰勉矣以子之材無愁祿養也而晉伯今更再上猶弗偶伯父又棄養惟母夫人向所謂善病者今更少壯耳望齡曰有是哉夫病固不廢壽慶讚勞慮吉凶修短化如轉轂孰能揣之哉吾子獨不憶曩者之言耶子之親其衰若壯孰審於子者而於今且何如矣又況其外者乎當吾子聲譽籍起越人數其士之薦於鄉者指初僂也稍稍淫滯以至於訕今譽與訕且再變此不獨鄉人爲然卽子之二親且疑之矣夫據一成之跡者難與稽屢遷之化此在父母與子且不能相知而況其疎者乎君子之嚴其親也如天其事天也如親東西南北

惟命之從其義一也吾子其順天以順其親夫天之不可犯也而算得謀失醜窮慕通曰吾非身是圖實吾親是爲吾未聞未能事天而能事親者也孔子曰歆菽飲水盡其歡可以謂養矣吾視晉伯雖屢擯窮困而色恒愉愉然未嘗以貧故廢其親甘芬之奉夫持子愉愉者以養母夫人將旨於五鼎而况薦之甘芬哉且吾子不測壯衰安測窮通人情喜壯而病者多壽人情慕通而拙者多信斯亦天也然則太夫人固宜難老晉伯固宜大信其一徵矣又奚疑乎太夫人七十之辰在某年某月後期而賀以俟太公之禫望齡所爲煩舉其詞勗晉伯者懼晉伯未釋於呂堂之谷也然晉伯學日新而豈猶然嚮者已乎同觴者年家子幾人名如左

賀劉老年留羅太夫人壽序

幼安初舉南省也與望齡居比牆數見相與語悴然若思者詢之故曰母老無異兄弟曩者我每出無幾月也而念我目腫矣今如何頃之當遴士入

中秘而幼安就望齡謀欲上疏求一小郡博士曰以近吾老母足矣堅弗肯應強之試中選非其志也於是走役夫數千里以安輿迎太夫人來時同舍生二十餘人得奉其老母于茲者幼安一人而已望齡過之而再拜從容言曰幼安土方其未遇心忤忤亟欲得三釜粟曰匪君也而親烏乎養矣迨身已受祿見委任經營四方將且日寧處而不可其暇顧父母養耶昔先王之盛也其仕者宣力在公而忘其家恤於是君錫之詩以勤之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勞慰焉耳已及政衰而多役羣臣不勝其憊而至動於怨誹曰有母之尸穰蓋憂思焉耳已爲君者若不能假其臣一日之便而臣君者不能致其親以一日之養如此則是身貿祿而仕易親其又何賴焉幼安幸遭邁盛際當海內澄晏以文學顯用不與于四方之事余見諸先生居茲職無故輒數十歲足無踰都門外也而子之太夫人復康以壽怡怡于日享大官廩食歸公朝而子舍爾其與鞅掌盡瘁勞歌而靡及者不亦

逕庭也哉夫士所以自盡于上者其神情而力次
之情所不得禁聖人因而遂焉故善畜下者務養
其情而不善者盡厥力夫母子之間至矣彼其子
焉睠懷形拘而神往有岐心焉所搢搢而效於君
者終外也士之仕于今無不得遂于上者而顧或
奪於私家之勢其以斗祿而去其親不事者亦多
矣此于事君也且瞽亂而不獲盡非有愛於力神
情使然也國家設文史之職特優閒之蓋寘其力
而專于心其神情尤要焉幼安外事主而內奉老
母視寢膳樂甚神無撓焉其益以休暇討有邦之
故實而稽驗之求古今之善敗而叅伍之儲之待
之乃大施之異日所能竭其情于上者必幼安也
以光顯太夫人太夫人其亦情愉而神王算未量
矣幼安其勗哉於月之七日爲太夫人六十誕彌
之辰同年友人偕讀秘書者若干人爲曹以壽屬
詞焦芻侯以春秋偕舉者若干人爲曹以壽而望
齡申其言如此

壽周母孫太夫人序

吾同館兄弟之及養者皆有一言以爲其父母壽也卽墨周季平不及於親養矣而吾諸兄弟猶相率壽其伯母孫太夫人季平獨得以伯母壽者夫人雖名季平伯母而實母而又有難爲於母惟季平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惟吾黨所以事夫人不敢二於季平之母此吾兄弟今日所稱壽義也季平之言曰砥年九歲二親見背有兄弟妹各一人皆幼稚恃伯母活母又有弟二人姊二人紉衣裳組履襪取辦手指煩碎勤瘁未嘗有幾微倦苦分甘賦少有先不後砥家村聚就經學郭內每時日歸省母母未嘗不持之涕泣誠哀其孤露不欲令暫離已恐有失宜蓋季平言至此而不知淚之交於面詞之不能竟於口矣昔魯義姑棄已子而全兄子其名奮于鄰國著諸列傳夫義姑事誠難然特信其一日之決耳若夫至細易怠至久易渝至痛難假而夫人所處非旦日一決之力也其爲義尤難於魯義姑世有更生則夫人事固宜錄而況隸在史職有記載之責者乎此又吾黨所以樂爲

夫人言者也吾聞均天道也均者得天天表之應
應亦以均今季平與弟襄陽君升華陟魏踵襲跡
仍其嗣興者尤未艾也母所以愛其子與其猶子
一衡而授之無爽焉天所以隲其子與其猶子一
量而受之無爽焉母契天耶天契母乎此世俗所
共羨於母而吾黨得以侈言者也季平又言吾伯
母幸以弟最與上封典而砥亦以母教有今日
卽吾伯母貴而不自砥卽砥幸邀恩數而終不能
逮吾伯母所以庶幾誦萬分一惟吾子片言吾謂

夫人所以視季平兄弟直忘其孰爲已子與非已
子而季平兄弟亦忘其非同生也久矣則夫人之
以襄陽顯何必非季平季平顯其二親何必非夫
人哉且望齡之言奚爲雖然齡與季平又俱溫陵
李先生所舉士也咸謂爲夫人祝莫宜望齡此又
望齡所以申其詞而不得讓者也

壽牛母王太夫人序

田生之言曰非君土無以處親非君祿無以養親
非君爵無以尊顯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

者以爲親也夫投質而委四體受命而忘家室古
之人蓋有勤勞於行役咨齎瞻望不可顧其親養
者而末世爵祿之士糜不可去輒引義勉自裁決
曰吾業已倍親而事君矣可若何夫事君以爲親
與倍親而事君其說相去詎千里已哉如此則君
與親其不能交重而並得也久矣仕而獲以均重
于君與親無如我 本朝吾聞有爲養仕者未聞
有仕而難于養者也有之惟今御史爲然御史迭
出遞代久者八九歲單車詣部坐郵舍中左右盼
介焉無僮僕與語老親家居歲時安否問訊不輕
得達蓋使者之隆重無甚乎是而其辛苦羈歎心
愉乎簿領形瘁于馳驅懷鄉土而睠庭幃與古所
謂靡盬不遑陟屺瞻望者未有異也蓋王者之馭
臣下禮隨其輕重而心同其愉戚豈以御史任最
隆重而數困頓之不計以慰藉其意殆必有道矣
比者有上言憲臣卽受命宜馳赴所部義不宜反
顧家有所濡滯而 廷議以爲人情所難解聖王
不禁者以體下也宦而還其帑久遊而覲省其父

母於人情宜于是爲御史著令在驛程內例得歸
省無幾時而春宇牛公奉 詔視兩浙旋車函谷
衣繡持節拜母夫人於堂下稱觥之禮適與期會
斯又難矣惟 天子仁孝旁錫式崇耳目之任肇
有 休命惟公祇敬淵洪克和有家克協有邦實
首承之公其可不厚崇飾以顯揚無前 寵施致
諸太夫人太夫人其懋對 天子之休嘉以受公
觴卽黽勉王事靡或寧居太夫人且有餘懌而公
亦大慰於厥心居者康而無念行者安而無
爲居者思壹精慮展支體以造我海邦亦幸矣哉
公之將歸也不知予蒙鄙而屬之言予浙民也幸
以史職隸 輦下新有聞聽故爲推明 朝廷德
惠聞我公致親之光寵有異曩者亦以安公之思
慮而望其亟於行以慰我浙人也

壽甘母吳太孺人序

昔者先王之重於其臣莫甚乎使也其送也送之
禮樂其來也爲歌樂以道其勤苦蓋其華寵而勤
勞之至於如此矣向令其奉使者有若後直指御

史等比其職加於行李問聘之上而事不僅僅於所謂咨諏詢度總百邑綱羣吏專其割斷而又單居畸立義不得問家室窮年數出息不暇止則其榮何如而勤苦之曷至哉先王體其臣而所獨至而不得自解者莫甚於母子之際故其詩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其卒章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諗若曰子之私吾悉之矣子其我告豈勿子圖然則設令其時其使臣能無墮公事而及於家恤是宜亦先王之所樂聽者也顧或其勢不可而爲子者始焦思睠望而弗能得耳今御史紫亭甘君自三楚歸甫報命而卽受任按部吳會其時君之母吳太孺人壽六十矣使節南指適過里門設悅之辰正與期會綺繡拜跪奏觴稱壽娛可知也夫以君之馳驅鞅掌經營於藩服所稱從事獨賢者宜不過此而榮膺烜赫爲親曜不後於王事而天樂備焉視彼靡盬弗遑興咨瞻望於道途登陟之間者其愉戚不亦遠甚也哉此皆天子所寵賜君宜如何報稱古之使於四方者皆其材賢者也然不敢

足已自杖而必咨必周以獲有五善蓋使之任在
專命獨制故先王申其誠於是況今日使者之重
而當吳人捐瘞之後者乎漢雋不疑之論剛柔法
吏取鑒焉而史又稱其爲京兆每入母必問有所
平反輒喜加食以故不疑爲政不苛卽所稱說疑
本于母母信賢矣甘君自縣令入持御史節最久
所在皆以政體稱則母之賢可知甘君而歸壽其
母問何術治吳母必有以訓者則周爰咨諏又豈
待遠耶君其佩此以往而有仁聲章徹于母母益
喜加飯茂膺無疆之祉不亦善乎于其乞言也書
以歸之

壽詹母江恭人序

萬曆乙未予從史職居京師詹生光仲以其尊人
觀察公命來就予授經義戊戌光仲復偕其弟休
倩來學會稽辛丑再來其小弱弟沈從乙巳二詹
生又與余弟君奭同學山中前後凡三至會稽以
母恭人命來者再恭人亦屢用刺繡紛說果餌脯
腊遺予太夫人通好若婚姻家丁未予居天衣山

中休倩從武林來言淇老母春秋六十夏六月爲生朝惟先生一言佐觴政予時新有綺語戒將屏絕筆研而與休倩兄弟遊久不可以辭則令臚其事而受詞焉休倩之言曰恭人事姑三十年無忤色和於妯娌慈於娣媵其歸不娠者數歲耳遽置沈母後生沈視沈若涑淇也課三子嚴淇兄弟無敢居內內三日恭人輒見辭色其老也歸沈母以政然不以老委政故自媮躬視紡織夜分而寢先君子少好學悅姚江先生之言手挾書雖燕不廢偶出外未返橫書几上恭人必盥而藏之其嚴敬知所崇尚類然也曳布服縞老無所改年四十時昆弟羣從僉賀先君子爲謀曰孺人何服而挾拜客乎爲縫新衣纔得紅布一端恭人戒客無以具貸數百錢以饗貧儉若此今先君子捐館人淇等無似莫慰母心先生幸惠以言是吾母被繡衣袞以見於賓客也予曰語有之越鷄不能伏鵠豈不信然將子兄弟之器大僕之能薄乎不然何三就予而猶無以竟子之志耶雖然子亦聞古之三母

乎有湛母者解髮爲髻剉薦爲秣以燕於朋友是
教子立名譽顯功樹業於當世者也有孟母者操
刀裁織而警子學是教子儕偶賢聖成章而達者
也尹母之言曰令爾祿養無寧善養是教其子遜
志學古無以爵祿內撓其心者也子之兄弟亦嘗
聞先儒之訓矣緒呈而未續水漸而未盈暗於道
德遠於聖賢恭人所爲受爵而未甚怡正坐此耳
若名譽之章榮祿之厚湛母所深願尹母所深耻
豈恭人之賢而介然於區區者哉僕年往學荒方
入山求友畢所懷願啜菽飲水事我太夫人以廢
幾古人善養之義而未能也子之先君子有素尚
恭人聞其說尊其書諸君安得舍此更求悅親之
方乎休倩曰唯唯遂錄其說歸爲恭人壽

壽商母劉太孺人序

予館於廷尉公之七年越之大夫先生走幣飛筆
萃止於庭揖廷尉公飲之曰吾子有壽母敢賀望
齡與執爵焉蓋吾外大母封淑人陳年九十高矣
居廿歲而吾外母金夫人復稱八大夫先生萃

於庭者走幣飛傘如初酌其諸子曰吾子有壽母
敢上萬年祝而望齡侑之以詞居一歲賓客傘幣
復集如觴二母時曰敢賀邵武君之有貞母是時
劉太孺人春秋既艾而上有老姑艾視耄耋爲方
壯強耳又姑在禮不得言老觴者宜何詞哉客曰
太孺人蓋新受贊書於朝邵武君奏課高等計
車之還與觴日會拜上冠帔鄉之人莫不榮之是
一宜壽令甲勉辭於親者父在則母徒稱人從夫
也母貴於子而從夫者猶之乎爲婦也獨母在則
號爲太尊之也夫沒故從子從子故特尊贊策固
尊稱之矣二宜壽邵武君有民社宜於庶士邵武
人歌誦而推崇之宜亦若閔宮之言燕喜焉其士
庶固云壽母矣三宜壽以是三者詞於觴可也予
曰可矣未盡也徂徠之松新甫之栢生巉岨凌高
寒此所謂貞木也夫杞柳桐梓直上八尺旁陰數
畝逼而望之而無蒼然之色誠其爲松栢也絜之
數圍而其勢固偃蹇枝撐有冰霜風霰之態矣令
甲婦貞年艾以上者予旌予其成也爲貞母壽壽

以艾胡不可也雖然太孺人介然獨居子姓之多
纓組之盛侈言繁稱而無以得其一粲觴者宜何
詞哉望齡商之贅壻仲文之密友其生平雅言隱
隱在耳計仲文在今日可伸看一笑轟然釋其煩
慮解其沈憂而既不可作仲文雖不可作而其慰
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仲文之讀書土城山
也廷尉公教之力程之疾每與予課文亭子上望
見公扁舟鳴榔指山而來則色動神竦嘗謂予曰
世無不悅親之子然爲具易耳予所爲具進賢冠
腰章手板非三物者莫足悅也故其進取甚勵而
屢不售意常忽忽仲文多男子又謂多子非儒生
所宜予解曰君兒自佳多愈善耳然猶念之不置
今諸子又各多子而邵武君爲循令次君名於諸
生少者皆成立愈善之言驗於茲日仲文雖不遇
而以子貴衣朱腰銀峩然其容此向所謂悅親具
也故曰慰以樂樂以忘悶可意而決也太孺人業
稱寡餘無足歡而以仲文之樂爲樂以仲文之忘
悶爲解憂諸賓客用是說進諸子用客之說踈上

一觴其可矣如其善祝則請以二母爲喻

壽外嫂鈕孺人序

仕宦於朝分曹列署以處羣四海九域之人以爲之朋其交驚之塗寬然而可以無阨然一官之聯一技之用往往啓闕而召妒又況牀第昵邇新故盛衰之際唇稽耳屬日媾於前者哉語曰士入朝見嫉女入宮見妬平居號爲賢人君子相誨以公相講以容介然細故至僚友動色甚而相圖者多矣而厚以望於婦人女子曰而無恤我後嗣夫立於君之廷國論所繫其安危之故豈直家祀而已哉居寬地行廣塗無以相容相讓至於傾軋况兒女恩怨縈縈於尋丈其容與讓不尤難能歟然有優爲之者其賢固倍於當世號爲賢人君子者也鈕孺人吾外兄半野商君元配而前給事中石溪先生孫女也其歸半埜君生子旣長大孺人曰吾子好弄君家世有福德君又心善也宜有佳子子如是當不終君亟求宜子者輔我幸而生男昌爾之世半埜君曰而子業勝冠子勿言傍人聞之皆

恠笑未四十人有子齊項旦夕爲娶婦反出不祥
語令婿買妾手把刺着眼中它日痛惱可拔耶孺
人益爲半埜言旦夕不休促裝令渡杭投金橐中
以娣歸孺人曰此女貌羸不羸於福也居數年娣
舉一子孺人置已子不愛愛娣子甚於已生人益
笑其悖無何長婦舉孫人又曰孰有癡若是者孫
兒方踏肩來而憂之嗣乎然孺人子竟天復兩歲
孫殤半埜乃歎詫曰吾非從婦計以有孺子也吾
辛苦纍積誰屬哉於是商之姻婭執友及郡人之

有聞者皆曰仁哉孺人能割情捐愛以延其後也
智哉孺人存而知亡始吾外父廷尉公爲諸生久
困中歲產落娶其家婦於青衿時後貴家亦驟起
惟半埜及鈕孺人如鴟夷子長男更嘗艱難其介
子婦未盡知也公仕於四方所得奉半埜君爲銖
息而縷緝之孺人勤於蠶績指腫目眵未止晚至
刈穫皆往監視不以吾子亡所子娣子故稍自逸
吾觀二典二南書詩所以造端二典言公卿大夫
之相推讓二南言后夫人之逮下樛木小星房闈

近褻至與禹臯夔夷並美難矣召南卿大夫之化也石溪先生廷尉公其有盛德歟吾於孺人徵之也孺人今歲六十有三子二孫而上奉其老姑麟趾關雎之應吾又於孺人驗之矣壽日親連交賀而予爲言孺人之德有難爲於賢士大夫以媿夫人之立朝而相媚者

壽叔祖貞齋翁序

陶氏之族多壽吾近屬同堂中開袞八九者同時多至十人其尤盛者也而皆康強諸翁時相聚語未嘗近几榻終日植立挺挺少年者始羣然侍而聽久之覺腰膝欲脫不可耐皆以次引退比暮散去時惟耆年數翁耳竟未曾坐明日復然亦終不言倦也然猶解之曰老而逸而貞齋翁又以醫最劬其康強倍焉翁術旣奇而尤急人之病早起過視病家扃未闢也循門而入旣徧始歸食每至禺中未嘗云朝饑口論心惟手煩足痛從朝洎曛從弱冠至老未嘗少間吾門壯者或恃翁以老老恃以壯而翁無所恃又勞其形以惡人損其神以益

人而神愈克形愈固此其所受固有特異者矣宗人凡爲壽者果酒鷄豕再拜稱慶雖期頤之尊金紫之貴未有加焉於翁則醵金合詞具采帳頌美功德如是者至於再其施德於人而服其志不有尤異者耶夫翁之與宗人其忘也久矣勞忘疲功忘報市藥而忘貧負已而忘憾其至也忘人而人我忘焉吾宗人之相忘於翁也亦久矣是舉也挈挈然聚族之人效觴恐後又聚其貲以章之似有大不能忘於翁者何哉翁之療人六十年矣其始

也有療而不能酬者其酬也而翁輒歸之是未忘報也居數年有療而不酬者矣見翁逡巡而謝曰若瘥耶未瘥胡不取藥吾豈索直於汝乎雖然未忘媿也居數年貧者之就醫於翁也若飲水於河而受施於坊局儻然以爲當然而無愧焉然猶居其半也久之其半者曰翁固不責人吾姑待焉待而不償則忘於是翁日貧矣數日一入城多借貸以給藥人受藥而不知所從則忘夫忘人難矣而又能使人忘斯不尤難乎哉翁性剛直遇人有過

或面諄讓其操術既精治病先根本而人或惡其標末不能需久翁弗爲依阿時或正色疾言生平未嘗怒人怒人者顧在此耳其大意歸於欲人之善而祈其生全人亦終謂翁愛已未嘗敢怨也人之常情德則酬怨則怨於翁獨有不酬之德無怨之怒不酬者近忘無怨者近德德非至則不見忘忘非真則不見德然則真忘者固大不忘者之所出也聚貲而章之不亦宜乎望齡於屬最親近祝翁之詞不宜過於文綺惟願翁心目明利手不廢診足無輟行陶氏子孫日飲翁施藥二三十年足矣若稱引孫思邈陶隱居故事以侈其言爲文爲綺所不敢也

壽少師穎翁尊師相公序

萬曆丙申夏六月六日維我少師許公七十降辰先一歲門人竑等守官輦下聚而謀所爲效萬年祝者厥塗靡從會望齡以省侍請行有日於是竑等相率醵金布幣南嚮拜授辭於望齡曰竑等疏遠茲以爾質往爾舌頌爾手足抃舞惟三百五十

人併于子身爾行勉之望齡於是稽首颺言曰於
休哉盛時君臣之間何其隆乎望齡讀詩至天保
蓼蕭其所稱引岡陵日月與其龍光壽考之歌上
觴錫燕交相譽頌因雅想其君若臣綏福受祚真
有若是其盛者及觀殷之二宗享國長永至五七
十年而其師保之臣若伊陟甘盤咸有耆德書稱
之曰天壽平格保乂有殷則二公者信亦難老矣
夫國家醇醲之運積而後盈若殷周盛際席熙繁
平醞釀宣朗其主若相不獨志通德咸相協以道
而交履盈運年壽福祉若相景附天所贊也然則
詩人所云豈虛也哉我 肅皇帝多歷年所乂道
成化暨集統於 今天子衍萬年曆庶幾於殷二
宗其間宜有黃髮之佐保真孕和備齒德名位之
極致應期運以生者非我公其誰當此者乎方公
入筦機務五六年間言聽計合糾繩調劑莫測其
用意小不自得遂投劾請去論者爭以是高之而
或以爲公托契旣乂上下之間可謂甚厚一旦謝
事遂置疑於終始之難而不知公惟獲上故一去

足以徼重身退而言遂見庸上惟重公故休假
之以成公逸曲遂其請以明公高庸其言以行公
志凡公之退益足以明恩禮之盛而慶其遭耳杜
祁公既歸間聞中朝事輒色憂喜鄭公雖去而上
恩眷無改每新法行輒曰弼手疏行至夫去留而
隆窳其禮進退而盛衰其忠此上所以待庸臣庸
臣所以自待至夫明主蓋臣相成之道殆難以形
迹論也公初歷侍從洎升鼎樞終始於嘉萬實惟
大明中天之會舊學而臣遠同殷佐惟平與格實
躬備之其壽豈康寧亨有遐祉運會固然烏得而
量之哉蓋嶽降申甫星應留鄴徵神引瑞以言公
壽公所吐也侈丞弼之盛美揚名烈之顯融亦公
所不樂聽也惟歷祚恒運臣主貞符推原於天而
本之君上其說大而有據近經而非譎或與我公
尊主愛君之指合公其樂受無吐哉

賀劉母季太夫人序

予與健甫同升於鄉又同禮部舉辛卯予得告歸
健甫先予南發居三歲始詣闕自補而健甫亦先

還職校士嶺表後一月會邸中及予再歸田間健甫復以使事還覲其太夫人於是太夫人年七十矣吾二人者其行止相逐如形景而臭味聲氣歡好投合無弗同者至其有老親也又同然予最孱病健甫差強勝予最懶健甫頗能耐事予鄙劣駑緩無可用於世而健甫則精敏密察材足以集務數者爲異耳健甫既寓帑於京師單車疾馳歸以觴太夫人冠蓋甚都簪履咸集可謂榮施於親矣而依然瞻懷有不能去其親之色健甫亦聞古者爲君使之義乎驅馳靡及思一歸而勢不可故其詩曰豈不懷歸王事靡盬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蓋古者出身事主則勢不得念私親而使爲甚今海宇寧謐上之恩其下也周人臣有私恤則假使事以優之仕者反以使爲懷歸將母之塗健甫自入燕直兩易歲而再以使南皆拜母於堂其被國恩也尤異夫受祿以養之載爵以榮之又能周其私恤由君以致之親者多矣健甫宜何如報乎且健甫又不得與予等予文史散吏無事寄而健甫新

學菴集 卷三
遷司馬屬于時為棘健甫家有家督而子無兄其
強病勤嬾材不材三者又異予自宜廢健甫自宜
出回轅叱馭固各有當焉在其盡同哉太夫人賢
母也愛其子也大視聽強神色茂其受祉於朝未
有艾也健甫其亟行無緩以寧親志夫志寧則體
愉體愉則百祥集是固壽之之道也邑縉紳之游
于健甫者與其年家子十三人合詞載爵為夫人
壽授簡於望齡易不云乎或出或處或默或語二
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吾二人者
抑可謂同心矣健甫而無冥異同於出處則予之
莠言庶其蘭哉

送進士劉君還遼陽壽其尊公序

諸邊惟遼左數被虜每歲農功畢虜輒至所至困
廩畜牧一空係虜千萬計大畧我為樹穀豢牛馬
乳兒哺女虜獲之肉之奴婢販鬻之以為恒其長
吏又率武士獷悍蝮鷲刑斂無度取虜子遺以插
其毒其民俗顛厚謹畏視上如虓虎目不敢眴蓋
遼佐於京師斗絕地最遠而虜情實吏罪狀民疾

苦不以時聞小民流離單孤勢難自列於闕庭之下將吏善爲蒙大帥與同項領爲交關游士客子武錯於關內外率甘餉饋故下而小民上而帥府外而游士客子俱無有言遼民疾苦者言者瘖然則將吏愈恣將吏恣而虜愈得便故將吏之意憚則矯虜之氣折矣此其機在有賢豪士大夫巋然出於其鄉與下同害而不與上同利道德足以懾服武夫悍將之心而勢足以宣達卑逃小人鬱伏無聊之態其疏民隱若憲牖之耀光明禁制暴亂若飲者監史其悉虜情形與殘破大小首功多寡若山言樵蘓水計魚鼈於是上功薄者無敢詐諛列鎮者務收瓜叻以和其民執戈乘輶者無虛伍以媒寇寇所闌入無敢寢匿不以上聞而所謂賢士大夫者特恂恂於鄉委委於朝非有攻訐仇厲之跡也言不出於口而隱然爲全遼金城之重其所繫豈不大哉今歲春余濫役禮闈事旣竣書其名氏邑里而旌之至廣寧劉君則相與舉手賀曰遼有人矣夫以九州之大有二人焉於三百人之

中而獨以爲劉君賀哉誠以其人與地有足重而勤勤於凋弊之遼陽也予叔廣學以諸生隸籍廣寧劉君其友也其爲人端重明達自膠序名行已尊於鄉人又况榮爵膺位載而行之乎劉君爲予言其親老矣將歸以一爵爲壽而請侑以詞夫士君子所以顯親者患無具耳有具矣患進之難進矣患施於政之難劉君方起疏褐未及於政也而已榮施其鄉邦令其悍者懾弊者起疾苦有告扞圉有賴則所以顯厥親者至矣余烏乎言雖然余聞劉君之鄉人其先有賀黃門者其人也樂其道終身焉傑然能有立者也繼是有蕭駕部者余未見其人以所聞與黃門甚合劉君有意黃門乎請就駕部而學之夫所以殿其家邦顯其親者必有術矣

壽御史大夫印川潘公序

代座主常太僕

印川潘公以名德弘濟都股肱喉舌之任幾四十年於中外至卽列聲績皆超出前後而於治河三持都御史符最勤而勩尤著故天下言治河必推

公言公亦獨推其漕河事焉公出而爲縣官垂百
世利及歸卽驛書徵之家天子非不念公且久
暴露而公猶以嘉我未老爲解及士大夫以私愛
公者猶謂公出入於沮洳濤瀨中甘載輕舸橈車
蒙犯艱險得無有如胼胝狀爲股肱脛毛之傷者
而不知公神色蓋愈茂也淮徐諸父老食公舊德
而喜公之能數來伏謁候望得顏色而返無不相
顧喜曰是猶疇昔潘公而不謂公春秋蓋七十矣
某初爲法吏屬公於豫章蒙薦寵甚及爲給事中

奉詔書從公於河道齊梁淮泗之壩行新堤上
徘徊顧瞻慨然稱曰公之德於是乎遠明定都燕
薊有年矣類不過十歲五歲而一創河卽大決多
發緡錢至數十萬占募役者數萬人朝報績而夕
奏梗此無異故河善變而治者說與爲遷徙穿鑿
繆巧日新厥聽從之乃如移山堙海公曰吾不善
策河之變而善策常河不能卒攻我我善爲守大
都河有盈與殺殺而急持之得堤而駛盈而緩縱
之傳諸遙堤而衰止耳其說初若平常而公持之

不畏姍毀功建利白而天下晏知洪流之順軌未
有若斯之久者也邇者上幸陵邑感渾河而歎
因下書勉河臣公上疏曰臣祗役日久上下齊
梁淮泗間足幾徧意常欲圖度新畫裨益萬分者
然詳計無若前策便臣願謹守成事無庸紛更爲
奇蓋公所以建堅於茲者兀然將垂之世世永無
隋靡凡世世廩食而聚於都屋廬壠畝鱗鱗焉數
千里者皆能以筆舌頌公至推揚公之所以常用
無奇爲功而無事爲智殆未易測識也夫事捷于
因而用優乎逸老氏之言曰善建不拔而又曰建
之以常無爲斯固養生之經矣公殆通治河之術
而得養生不然何其澤耶今天下非無事其善潰
而必決者將不在河計必得一常無事者治之而
後可我公勞矣 璽書旦夕召公公其厚集之隄
防令弗壞蒸庶當受公餘澤夫使公治其外而不
使治其內急有形而緩無倪必非當事者意也某
之受知于公也不以私故所以祝公者遂不敢以
私進

刻十三經註疏序 館課

孔子曰述而不作而後世儒者推明其功過於作者蓋凡今之所尊之爲經而不廢者皆考信於孔子也余嘗覽觀古旨竊謂三五以降六經所起均於述故易演於圖書紀以事詩採謠咏而禮稱成數古聖人之未嘗作也久矣寧獨孔子哉自有夫子而經之名著秦滅去孔子學而經絕漢尊大之經乃復出六經始爲孔氏書盛與替視之漢初出於炎燎之後口受臆決人舉所遺家列其說彬彬乎斯亦述者之偉烈也而或以躋駁支裂矣於聖人謂經存於秦顧亡於漢不已過乎然余竊怪三代以前無經學之名爲之程無孔子之所考衷爲之的成聲而歌之成信而書之成象而像之無之而非道耳非爲明道設也其所之麗然錯出不稟一塗故疑於淆襍而繹之則惟一言也漢之後尊學而準於孔子言匪依經則見斥經匪稱師則見姍的然以明經爲事而粹然繇於一術然戶立黨植言愈破析堂室之上樹爲百家古異之而逾

同此同之而滋異則曷故哉夫聖人無意立言而道載焉而漢儒斷斷焉執往言以附已意守轍滋其前陋矜勝啟其後疑馳末流而測江海固宜什百而未止也故三代以上卜師歌工之書紀年官府之牒拜起邊豆之事執業問對之詞皆足擅經之號而其後老師大儒白首治一籍日訟同異僅欲窺其籬而未足蓋道無域而言有方聖人見其同儒者標其異故也然士生三代後而欲聞孔子之道非經惡乎取之迨後世而經遂不泯絕者誰

氏力哉諸家訓詁不具見於唐孔氏所採輯十三經註疏多其說之晚出者夫方微難扶而既盛易飾初端者多瑕疵踵武者工潤澤故說經之家後常捨先所從來久矣自宋儒出而是編幾廢嘻又奚怪乎然當今世而推明述者之績衡難易而第其烈漢儒其稱首哉稽漢註者以是編故重刻之

鑿坡制草序

有明翰林學士構李黃公哀其演綸之言爲四卷題曰鑿坡制草其門士陶望齡序而刻之序曰國

家廢中書省而殿閣用事於是執政與代言之任混爲一轍而兩制始合論者蓋疑之矣夫執政重臣代言親臣也不能時合則分分則親者勝故尚書章奏之吏薇省文書之司而政歸之者非以其親哉親勝而重附焉唐所謂宰相者卽三省之長耳當其時詔令機務總於中書執政代言蓋未嘗分也而不能時合是以學士院建而兩制抗行冊命德音國書密命併屬北門西掖文告止於常除重常在彼親常在此中書之不得不廢爲殿閣者

自唐而漸已然矣故中書之變殿閣與宰相之名中書其類一也烏有疑乎先朝綸綽之寄鄰於爰立最後始以詞垣久次者分掌之鴻冊大號屬在政府類古所謂內制者而院中所司顧近於外制然其任可謂宏且鉅矣哲匠蔚起制作炳然而黃公以莊雅典裕潤色大業映蓋前後具在茲簡夫文有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有知其文不知其人而傳者有知其人知其文而不能以不傳者蓋典冊之文非一家一士之業如五緯麗於霄漢五

色絢於雲霞故或人以文垂而藝苑不名文以人
顯而姓氏無別臯謨伊訓且奭之詰播諸經傳而
不以文稱所謂知其人不知其文而傳者也燕公
述作衛公手筆編列國史而不以人繫所謂知其
文不知其人而傳者也至若元文之近於典謨白
樸之重於六典可謂後進型模詞林膾炙知其人
知其文矣烏能以無傳哉先生曰吾無以望微之
庶幾白氏樸耳是可以傳故刻而序之

王淡我制義序

遊南池觀少陵舊題回望城頭傑然而跼者太公
酒樓在焉自有此州以來王侯之尊纓冕之盛非
一人矣而羈愁流浪薄遊而漫飲者反得以一篇
一什有此州於千古之下甚矣文章之爲用久遠
也自唐始設進士科以詩賦取之故其詩獨盛然
當時孰有善於李杜者而弗及收顧又以其弗收
也而資後世談者之口由此言之其人誠偉文誠
工則一時得喪之淺淺者舉不足較科目何足以
定人而彼固無藉是以自永也吾友王晉伯爲文

精深刻苦譬諸詩蓋少陵之儔予雖辱交君實心
師而手摹之既而以大夫秩知任城任城大州據
上游人不榮晉伯顧爲拊心而士之底滯者輒藉
君自解曰王君尚爾知者又曰有賢如君而豈以
甲乙重輕耶李杜不舉詩賦科詩賦常在天地君
雖薄一第文具在也於是任之子弟請鏤版而行
之予聞之曰諸君將以茲編與南池酒樓之咏並
垂而爲三乎昔蘓子瞻爲文詞盛於二子其治更
七州皆著異績所至人愛而傳之又甚於任城之
於李杜也以李杜况君誠非倫而君能力於政若
蘓子者又有文以載之則是編於是州雖並垂爲
三可也

序馬遠之秦淮草

法書家之妙在運腕狀之如漏痕沙畫歌之妙在
轉喉狀之如串珠皆言其圓也昔人稱好詩如彈
丸又言廿字詩如二十賢人夫句櫛而字比之靡
不圓美者而後摹難狀之景於目前含不盡之旨
於詞外詩而不圓如書偏鋒歌曲而直噪者耳余

嘗引以論詩古文若時義其佳處類然而世之爲
偏鋒直噪者多矣惟三吳名士有先輩遺法然儼
捷刻露傷於寒儉於雅道亦均病焉余觀馬遠之
所寄秦淮草皆穎秀瑩潔深而不滯清而不礪庶
幾能圓而無病於雅者歟夫和於手斯筆圓和於
聲斯調圓夫其文詞若彈丸珠琲者心和之應也
吾不敢徒以才士目遠之也

壑舟藏稿序

余數日行山中山材既僻陋有小富者蕭客入衣
屨更器物遞出盡藏而後已拜跪爲都雅特煩其
應對非書袋子語不道也余退而笑曰夫山民欲
以示侈也而見貧示文也而見俚示博也而見陋
乎歸之日爾光以所刻制文示余余曰若爾光者
殆可以廣吾見矣今之爲此技者皆山民也彼所
見止是矣而傲然自以爲足豈知通都鉅貨雅儒
文士之觀哉入其室若無有對之若樸若訥者其
所以爲畜厚矣山民蓋未之見也見而欲傲之不
亦妄邪爾光有古書數千卷無不讀者儲高積深

而以其餘爲時文如程卓之供帳鄒枚之筆舌無
意於盛雅而自不能藏若爾光者可以廣吾見矣
今且肩囊挾是冊游於京師夫京師鉅麗之極觀
所見愈大文當益工然吾不願爾光之益也吾聞
爾光藏書一夕燬矣倘以餘炬燎其胸而空之於
以見天地之爲大而古人之爲工不亦快哉

稗海序

稗海之設自昔有之先王用以廣咨諏通諷諭而
後之韻人勝士不得志於蘭臺石室者類托以纂
組異聞羅網軼事其爲用頗狃而其流寔繁匪徒
惠子之書五車蓋亦虞初之志九百弗可弗廢也
顧其一事之奇見者色飛一語之艷聆者絕倒致
令閣正史於不觀對莊誰而恐臥斯又紫色蠅聲
奪朱亂雅者已景哲氏之刻稗海也得毋推波而
助之瀾乎余以爲常恠之相倚也小大之相傾也
如反覆手然善學者必歷人世之奇而後可以反
吾常猥瓌贅餘皆絲緯而櫛比之而後不躓於鉅
者要者要惟剽之以理裁之以識則雜組文綦同

爲悅目之玩胡笙羯鼓都成入耳之娛可以窮百
家而不爲百家者窮可以懾恢詭而不爲恢詭者
攝斯吾景哲氏刻稗海意也景哲遜謝曰之刻也
是吾所爲賓日月而破窮愁佐譚鋒而供懽笑者
也方慮其秕類於六經駢枝於信史爲憂世者所
必斥而子以爲窮百家攝恢詭過矣余曰善遂序
而傳之

壽大鴻臚方麓王公序

代

藪澤湖海之間有人焉遺榮處約高躍于物表其
嶄絕崖壑之行足以趨賢者而驚衆人屏而深居
無所寓其傲睨偃仄之氣而思托文辭以自耀無
慕當世之澤而窺末禩之譽世所謂高曠宏雅君
子者乎有人於此榮之不逃去之無所恡處物至
潔而亦不爲湔濯自暴于物道與古聖賢合軌而
不知者以爲鄉之人雖慕者終莫能測焉亦嘗苦
其心費其時歲有以立言傳後矣而非出於立言
傳後誠以自怡而已也嘻此何人哉此何人哉真
儒之風或隱矣而緣飾刻峭負氣近名者譽於世

故世之觀君子者淺而誦述之多不能中其實其
有心冥夫道而迹偶類焉者僅或與負氣近名者
同稱何其陋歟予友方麓子真儒也予能知之能
名之而世未有能者然知之名之者徧海內方麓
子通籍四十餘歲仕不滿再考人以爲不樂官也
無所干請于人束脯之問不輕受布衣而糲食人
譽其廉握槩抱牘秉燭而起至老不解而人曰先
生勤于學疏釋六經細繹汪洋而人曰先生之業
不朽凡所以頌吾方麓子者皆當世負氣近名之
士所能有而方麓子偶似之其以此獲稱奚恠也
嘗試使聞其風讀其書而高慕之者進而見先生
於田父鄉老中不詔不叩而辨其誰先生者必不
能叩之而鍾發詔之而溜決夫然後知先生之有
異也源停響收而方麓子者真田父鄉老人矣蓋
其緣飾剥落而獨以其真遊乎世凡前所稱者特
迹有止而樂有寄其所以冥會乎道而能不殊於
古之聖賢乃其無以殊乎田父鄉老人者也以予
志道之久而少與先生同進侵尋以至于今而年

偕已七十自惟率後於世老而未暇止有愧於先生而先生顧有以相信者然先生方髮鬢顏丹神色甚茂而余已就衰豈勞逸之效殆異耶予視先生又非苟自逸者也將亦有他道而可以告予者歟先生之子某方以選爲庶吉士年家子某等同仕於朝者皆造予求一言爲先生壽而歸諸吉士君予自謂知先生而能名之者也故爲具言世俗所稱述者猶未至而并以質於先生亦以明吾二人之相信殆有契會而非出處之謂矣

送麗陽趙年丈司理揚州序

今歲六月吏部上言諸賢良士當以次補郡國吏於是趙子元卿爲揚州司理邵子德延爲新都令皆予同門友也因相與言吏治難易邵子曰令難司理易耳令秩卑無所不事而其職無所不治司理雖名爲佐郡然居常與太守均禮出銜部使者命所至下邑吏幾不敢仰視其尊倍於令錢穀米鹽之事不以關其慮辰起視事取辨一二訟牒而止其職事省簡五倍令牘而上其事則總成於守

檄而下其事則受成於令上有代責而下有代勞
其逸而無所遣責什倍令故曰司理易也趙子曰
不然吾聞之集事以專不外侵不中馭佐大官之
饗者不如烹鷄而獨割主人握籌操筆臧獲屈首
聽者家事也以治鄰家則不能今以邑專聽於令
以令而專意於邑此不難於才有力者也吾之職
不足以專治吾郡而顧時時旁及於他郡內謀則
憂馭外謀則憂侵此所謂爲人佐饗代鄰家治者
也卽才力幾頓矣望
■曰趙子而必以才有力爲

政則誠難趙子而無見其才與力此直易也夫令
與司理均之上所置以爲民也而言治術者顧異
謂令職生養理官職刑令親民理官在整齊之威
嚴非令也寬平非司理也於是深文微訶而名能
其職未躡臺省則已爲臺省矣奉使者指按事卽
爲直使者矣故能見績效而豐贖固矣理官之難
也予以善爲郡者視縣而善爲司理者視縣令去
嚴而任寬則能安上附下上下兩附而其爲政若
决流轉圜元卿其人哉夫吏治與天道應者也威

則烈日寬則時雨比者東南蘊隆廣陵污萊之區
更爲焦土待元卿如望歲元卿之不爲烈日而爲
時雨明甚揚人其甦矣蓋君子欲博行其德則元
卿所得似優於邑幸無以難易校也遂以楊爲元
卿賀以元卿爲楊人賀而文以祖之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最序

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上其考稱最大夫士之以
文頌者大率以邑人慶快其一邑之政而歸美於
邑侯其言至備然未有明侯係於天下之重者望

齡以外父大理少卿商公命次當有辭敢明徵其
說商公曰子烏乎徵哉曰侯貌克其與人言也盡
商公曰淺哉子之說對曰此望齡所爲頌侯之深
而侯所爲絕倫超世千萬而不可及者也比者望
齡偶讀宋史至寇萊公張益州而心喜之二公者
皆由縣命秉衡軸都方州其動若飈行語如霆發
獨立而不懼敢決而不疑此豈如世俗卑陋憐惻
雀視狸聽將吐一辭半出中住舉手運足而負重
枳者哉何者其磊落倜儻之氣淳發而不可止而

回互覆藏之術有不屑也此古所謂真豪桀也方我侯初蒞事余得望見於儔人間瞻其色詞灑焉有概於衷雖弁服紳帶之表而肝腎洞然可望而數此非恢竒閎遠真豪桀之識度而有是哉古稱爲上易知易知則有親令與民最親也令不知民與不知於民而令何親焉明不足以矚情僞觀善敗又懼爲下所闕於是矜容設詞故爲不可知以示之重凡爲上而難知者蔽在乎不知民耳豪桀之士鏡覽刃割於上而物固已莫能遁安事齟齬者爲乎以侯之才治會稽如責騏驎於數舍雖周百里之用而常有千里之氣何者其神裕而材不足爲也材不足爲故貌充神裕故其言也盡凡侯所爲易簡夷曠者固密察精繫之極也夫天下長無事可耳有則語伊優而貌淖約者奚足語於應變之略其必有命世豪傑若張寇者以銷萌定傾赫然爲社稷輕重以予觀之舍公而誰其儔也侯天下才也薄領期會一官一邑之事以稱我侯所謂涖蹄狀溟渤烹鷄譽九鼎而烏足以言侯之大

哉

送邑侯泰輿翁公觀序

會稽比苦無歲庚子大穰於是吳郡翁侯爲政茲
邑始期矣民穫者咸曰此非歲功實我侯之賜先
是邑多虎暴正晝攫人是歲皆遁去民又曰虎去
吾侯實驅之有徵其說者對曰侯弱於嫗衆而強
於禦奸曩上賦則丹地訟相反覆則破產侯至而
弛之逋而請紓期訟而請罷者必聽後償者不咎
鉗而愧也輸平者榮於勝敵曩者胥卒舞奸以食

吾小人吾小人之髓日椽以潤厥吻弗厭也胥未
代主書者未煖席也而橐皆飽卒持符者甲踵乙
踐其燄至叱詈鄉大夫囚縛孝秀小失意裂符走
愬下者盡貲而止茲已期矣呼詬之聲殆藉之狀
不接耳目吾鷄得止埒而狗得眠龜下誰力也吾
上戴天而有秋冬中戴予親而嚴予父於吾侯如
天際春如親恃母其嫗衆也和矣禦奸也武矣惟
和與武歲是以穰虎是以去難者曰今茲方數千
里無弗稔者奚邑而無令獸之去來山林偶也貪

一槩之符而拾偶爾之蹟以諛其上未可也陶子曰而不見夫月色耶其盈也能愉愉而悲悲悲愉者人情之變而月有二哉故均歲也而和矣殊均上也而謗譽異矣人惡夫蘇季之譎也而好夫諸葛之忠也故有非實之謗歸其身而無從之譽流其嗣夫愛之深者猶及於子而况當身乎故一槩之符偶爾之蹟吾非不謂然也然惟至恩者始能收槩以爲功而至愛者始樂因偶以爲頌功槩者譽賢於特堅而頌偶者愛深乎紀實此豈飾名蹟

甘願言者所能及哉望齡方歛於郊往來山澤所聞農畝言與所往復適如此而是時翁侯且以上計行矣予宗人聚族爲帳詞望齡以季父命載簡夫采謹俗之論遠稽人情以陟明賞功天子之事也抒中和之雅頌闡里校之褒譏以發揮美政揚諸王庭士君子之職也然則郊野山澤之論正今日所宜載也遂稍次擇書之示無溢焉

送郡丞瑞堂林公歸福唐序

大史公傳汲長孺稱其伉直不容廷中以淮陽守

病免而司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其後潘
安仁推言之曰夫巧誠有之拙亦宜然蓋以拙自
喻也陶子曰吾聞巧於君子矣中事會解時焚靜
而理煩而斷赴機而捷持美而微不聞以宦巧宦
巧者君子不道也夫君子義以處分道以忘悶靜
需自定之是非默反必復之氣機遂然而有餘適
適然而無不可入斯所謂大巧也大巧智小巧黠
大巧拙誠小巧拙偽詘信命乎天勞逸命乎心數
得則無失拙拙者逸耳數失則無得巧巧者勞耳
巧非必得之路而徒失逸拙非必失之門而姑舍
勞然後知拙誠之智巧與黠巧之拙偽也福清瑞
堂林公筮官宰吾會稽三年以讒去民懷思之去
之十餘歲復來丞郡無幾時又稱疾解職於是異
邦人之疵吾民者曰越非仕國哉再得賢者而失
之其賢重公歎其連蹇者曰惜哉其不講於巧宦
之術也於乎巧宦何事足爲公願獨公見信愛於
越越所以事公久而彌篤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
而行越之人亦猶行古之道者也而有不安賢者

易菴集 卷三
之號於天下予竊恥之夫當今之治上下取相媚
而已上姝姝悅民干譽違道下亦不務以道事上
而甘縛其文貌究若野火山潦歛然而集無幾而
衰止去則涸且熄公教民以信臨下以莊與其鄉
先生居以禮蒞羣胥以法事郡守若監司以正一
切魚濡狙喜之政象恭柔面之文將迎窺矚之術
骹法容奸之惠無有也聞公爲今日老史宿猾奉
法饑困至詛公求速遷土而牧守大吏故有虛名
號爲君子者亦憚其執守以不能甘入羣胥蝎譖

公遂得罪去而其邑士大夫微逮山澤倪老則無
不憤懣於邑若身蒙詬恥父兄見侮願一朝解雪
還之在位去旣久猶相率訟言之蓋公之誠信著
於民相與攀結久而益章其始悶悶醇醇或不能
若流俗驩然相媚而終大異於掉臂麋解山潦竭
而野火滅也予於是知民生之厚雖以越之僻陋
庶幾未泯獨所謂直道者未必存於老史宿猾與
曩之擁虛名在高位者耳然用老史宿猾槩越之
士君子父老子弟令通國受其恥予所懼也此旣

往事矣雲陰解駁白日始見用信民遵熟軌馳亨
塗於茲爲易而公竟以病作歸本邑時大中丞王
公直指彭公知其賢將爲抗疏伸理而二公皆罷
歸事遂中止今秉銓持節力能操去畱者當公道
昭明之時皆敬異公尤甚需以大用而公又偶疾
作孟子有言臧氏之子惡能使予弗遇昔賢亦云
斯事豈章惇所爲命也復何言哉公吏事明練纖
細畢察治縣所著科條至今尊用無改父老習官
府者云他令雖號精敏然隨處皆可設數十年內
其不可欺公一人而已然則公固甚巧獨巧治民
拙逢上耳公旣久嶺外有重腿疾所苦獨拜跪趨
走之末未害政也而謬自退讓杜門如水行無以
裝而夷然安之其處屯困之際抑又巧矣夫義命
者君子藏身之善物也正難枉直難曲義也利鈍
在時不在枉正通闕在數不在曲直命也公業已
晰於義恬於命予復何言第公與越人上下相與
之道甚厚而觀者不察滋用大懼家弟安齡受知
於公者也瀕行邀予言爲祖遂以告公之鄉人與

四方之譽通毀塞不知而妄為訾者公疾行瘳起施用有日亦願勿以越為陋而棄之也

送邑侯蓋菴趙公榮擢司馬序

初趙侯為會稽期年邑人頌之半問之咸民之單平者與髦士之修謹者高門大宗之嗜禮法者二歲而咸乃大服三歲而大懷其士曰侯無我暱近者禮我也其大姓曰侯實完我愛我也蓋侯杖法守禮而力行之不侮矜寡不畏強禦其道久而益光七歲乃召而民謂侯去我速君子曰趙侯其知

政矣政也者稟度循理以內協乎志者也稟度則壹循理則簡協志則安故神暇而不勞氣專而不回無求乎人而人咸宜焉夫人之心其異不可同其同不可異兩劑之訟莫可並德一閔之市莫可偏喻而有致一者蘓子所謂不言而同然之公也政適民而已適於異則擾適於同則神書曰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為政而干譽此求適乎異者也動而見譽猶與道違繇斯言之拂民者誠愚不肖之事而違道雖賢智不免

也今守令折節下士盛事也而俗以滋競其始跡
乎違道而究至咈民何者譽之所集在此不在彼
耳予嘗誦侯之言一邑雖小然政有體要焉得每
人而說之偉哉斯論足以宰世矣吾見有以政說
人者究未必說也侯止乎度中乎理內信其志未
嘗違已以逢世措法以徇物究也邑人懷之未發
乎軫而民心忉忉然已不任其思者蓋不言而同
然之契也尚書郎劇選無甚中兵中兵無要於職
方自茲所柄且日重公孫僑曰爲善者不改其度
故能有濟侯度在會稽矣侯之行其鄉士大夫旣
合詞以贈予宗人僉謀曰侯庇我厚不可以從衆
遂屬予言而予言其大者

送大諫議鶴田夏公榮使琉球序

萬曆辛丑中山世子尚寧上書言臣惟懦怵於疆
事阻匿幽遐靡告於有司旦夕怵怵焉若流梗罔
屈屏處側聽不敢見先臣之廟者十有餘禩伏惟
鱗介陋族世世被冠冕幸 天子哀憐使使者封
植之禮官議宜如故事於是大諫議鶴田夏公以

其副將命往其同年友四十四人醪而觴之有執
爵而言者曰昔者先王之於荒服其君世而一覲
象胥傳王言諭說而已未聞有行李之勤至漢五
葉驚於遠略使者四出通道博望之倫鑿空釣奇
而所適多大國壤地接比又善馬奇物足以奉人
主豐大之好然聖世猶絀而不談今琉球島嶼孤
陬道路絕險地不當中國有市之鄉物產堯薄無
齒角之貢國家幸獎誠順存掌故昭示無外第如
曩者所畫因乃還船授命於海濱以無廢舊章足
矣廼煩侍從涉海波勤於蕞爾之國而無服強大
受珙獻琛之名與實焉雖累朝所常行殆其可已
夏公曰如子所云是功利之規而豈王者覆載之
宏略哉夫王者之於遠人固不當算名實商險夷
差擇於巨細強弱之數也蓋受之也如海臨之也
如神故一蹄之流有滴然而東者海必仰而茹之
溘蒸錡釜而薦於明神夫非以誠信耶明興威鬯
於海內外靡不臣服然日本擯而中山封則誠狡
異焉夫琉球之爲國也歷世弗賓隋元之威敵兵

海上而弗能服至於聖人作玄化翔於是稟朔效
物越世彌謹其明信著矣是故列聖寵而懷之英
蕩之使圭弁之賚相踵弗絕所以褒賞誠節採掇
細微而無所利焉且王者固非獨兼容竝納而已
也且將錄善而討奸撫順而鋤逆故西伯至仁也
遏密存阮詩人歌之天子方興六師援三韓驅掃
蛟鱷復箕封之舊域強鷲旣誅宜宣布大公明至
信令鞮譯所隸較然知順逆徇嚮之辨夫中山者
順等於穢貊而義同於共阮且故府之命在焉固
不可一日廢也於是望齡再拜而言曰大哉鶴田
子之言揚盛明之洪業振當代之遠策仁以綏遠
信以守官是行也四善具焉昔者匈奴嘗爲漢患
矣於是不憚重使計通西域名斷其右臂終漢世
戍屯弗輟誠謂其邇胡也今中國盛大北狄解辯
受號遠邁漢氏日本小夷跂踵思附敝關伏闕請
命者首尾數歲終見殄絕而中山壤域邇倭積其
信順雖天威燁震無所藉助焉顧用以風動海外
令僭族嚚黨眴目而相尤曰曷榮於共曷瘁於克

中山獨戴天哉而吾烏用自絕於是悔往罪效新
悃豚魚輸其中孚虵虺歛其餘螫蓋將濯腎腸革
志慮寧直斷厥右臂而已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
不如仲山甫所以將明德音光昭於使命也惟鶴
田子明允而誠篤外朗而中勁理於會稽百吏得
職羣黎大和挽強淳澆靡者植幽者宣所謂不侮
矜寡不畏強禦鶴田子有焉既入爲諫議則竭忠
而不阿獨立而靡懼嬰難犯之鋒鏑扶宵小之邪
謀所謂袞職有缺仲山甫補之鶴田子有焉率是
義也將之明之以懷弱國讐強寇建安攘之上略
藉銷萌釁於永永直頒瑞握節修故事云爾哉鶴
田子行矣式遙其歸以上佐天子升於大猷憲萬
邦也哉

賀大中丞濟寰楊公榮膺恩命序

濟寰楊公節填桂林之三年會天子方建樹東朝
覃敷大慶於寓內若曰旄節大臣朕所託專制一
方嘉與同之曰五嶺百粵幽遐阻深大臣鎮撫其
地有大勞顯功者司封其亟予是時望齡新從田

間來乏官當制遂獲以職事爲楊公役其友人黃
宮庶昭素公鄉人具爲道所以且言比討皮林也
以三方之師誅小醜粵獨生得盜魁虜獲功最然
吾不謂難獨公不忍殺人之仁與不得已而殺人
之義以置山絡野之會而陰行其縱麀宥蝮之恩
則公心藏之神明聽之僕固微知之耳吾子奉宣
天子之命其勿忘斯言望齡受而颺言曰於休哉
予觀大易重離之義其君臣上下鴻名膚烈桴應
而響合未嘗不歎其時位之盛夫火孕於木其卦
震其德仁其位長子至離而盈焉故曰明兩作大
人以繼明照於四方蓋秉鬯凝鼎之隆際乎離南
方也聖作而物覩厥照所先宜在南服光遠而曜
宜有大臣躬明德以應者故其上爻曰有嘉折首
獲匪其醜有嘉者文明之極功也武而不覲文也
幽遠畢達明也火生於木厥本在仁故曰折首獲
匪其醜而已蓋師貞丈人之吉乎離下坎極於三
離上坎判於四三四大臣之位也明而用武旣濟
未濟之間君子有深懼矣故其爻皆言伐鬼方鬼

方南方小夷也需而克之三年聖人之仁也折首
故震而非亟也獲匪其醜故憊而非緩也夫是而
賞從之故曰有賞於大國由斯以言長子主器元
臣應期厥道靡二時會均焉今楊公都外闔填南
極仗鉞萬里布昭天威無高宗三年之憊而有采
薇一月之捷渠魁未縛則馳十道以陪之罪人斯
得則開三面以懷之所謂折首有嘉公其有焉天
子方啓承華崇瑤山朱曦朗其重輪少海增其洪
波飲至獻俘期會冥契夫五嶺百奧離照之位也
弓矢專征正邦之爰也播川皮林鬼方之族也三
驅解網匪醜之義也以丁兩作之昌符揚日中之
景鏢大國之賞將焉避之離之時義大矣哉非盛
德孰當此者乎於是贊冊旣敷世賞遙及大都督
維城李君獲以鞭弭事公南服受律稟竿共揚勳
武貽書抵予曰願以子言章公之伐予素善病才
又蹇拙蓋遜辭不可久而始載筆焉不足以奉宣
洪德昭示遠裔苟用塞李君意而已昔馬援破斬
徵側戡定嶠南啓土於大邑然意殊嗾嗾自謂功

薄思一奮匈奴烏桓以靖北塞忠臣烈士之志固如此公文武爲憲功高望崇淹頓一隅之地雖無少介然而國家疇庸勸忠亟材授任之道詎宜爾哉李君業旣徙而北公寧久安其在黃離元吉之占乎黃中之色也元德之長也居中長人以奠綏社稷吉孰大焉然則公其俶裝使者行當召公矣

賀真定守和節張公覃恩序

古九州之宇曰冀恒山滹沱之間專曰冀解者曰猶之乎郢之爲荆也邢之爲楊也其都會也恒曷會焉解者曰禹之敷土也至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冀方乃寧矣冀之爲言冀也亂冀安弱冀強荒冀復恒山者所繇以治亂強弱安危之本也斯所謂冀者與陶子曰於戲盛矣哉自商周以降更二千餘年而冀乃復稱帝都焉明之爲唐虞豈不信乎夫恒四爭之地也簡襄之威張陳之雄憑險阻兵馳驚其域至鎮於唐徼於宋析爲藩國淪爲邊鄙牙兵燧火震蕩焚決不知幾何歲迨聖曆昌而辰極正燕南趙北屹爲神畿人始釋其荷戈守障之

勞而晏然還於堯舜之世其亦幸矣而天子猶
憫然憂勞之若曰此吾邇人其擇良牧守住宣予
惠於是予同年和節張子由戶部郎出知真定張
子之治粟於戶部也虞在公在出其治民虞在私
在歛公私出納之道交爲病吾見定之難爲也夫
冀古賦而不貢之民也古者王畿之地輸其總鉅
效其蒲葦供其畧牧備其師旅求之也煩而使之
也數故無貢焉以寬之夫定非轂下之民耶而權
焉而鑄焉三品之金篚包之物朝箕而夕輦此無
與於出納之恒數而公私俱僊矣張子坦中而夷
外密理而宏自上奉軍府下拊衿帑居無幾而孳
者解構者平寺人白徒收吻戢翼民忘其擾五州
二十七縣之吏相與蒙休襲成稟受指畫以致諸
民又思歛其閭井之歡忻童黎之頌歎以致諸其
長而無塗也於是追辛丑詔書公所榮施於親者
而稱之曰非獨我公之慶也惟五州二十七邑實
祉焉烏可無說以賀而望齡爲之詞日記稱北岳
天之貴神溫仁正直主布恩德而管子言恒山之

野五穀蕃熟四種五穫蓋北方勞卦也天地所以
養萬物聖人所以養民故其奠岳也主仁而建侯
也樹德夫神之所稱溫仁布德者吾不可知知於
穀蕃穫多而已堯舜德之上也禹功之盛也當時
所以治冀者吾不可知知於恒衛從大陸作而已
張子甫爲郡而下樂其寬平人和歲登庶幾作而
多穫者斯功之所以配岳而嗣禹者乎田作者古
后稷之任而今司農之官也諸君揚厲休烈而追
羨於地官之命殆所謂知本而善頌也望齡猥鄙
嘗以官次爲張子役矣於深守之請也奚辭

贈章泰宇文游吳序

予多病性遠人事出入稀簡至游山水或遠行數
百里蹈危險無所憚身力羸劣不任奔趨及其躋
層磴躡絕頂攀援蒙密升降巖竇矯捷勝人而已
亦不測其力之所從來此予之二反也予之嗜山
水至矣獨不甚解形家言每思習效之以求其行
止來去之情與枝幹源流之自以爲得此道以輔
吾游趣當益勝常從其姑壻章泰宇文學之其說

精微不能究也然予家自先世嘗擅名於此子孫
好之不衰多自喜無所讓而獨推丈其術宜有以
服人者先君子無女兄弟從妹壻數人皆特親善
而丈猶用材藝見重每坐聽其論炙輠無窮終日
不倦每過從非旬浹畱不聽去也天資警敏暢曉
世務少年彎弓馳馬讀兵法欲擊虜塞外取封爵
壯圖不就褰衣萬山之巔部署用臯如帥料士伍
探賾索隱如對敵決機遨遊四方用以耗其雄逸
之氣三吳士大夫往往遇爲上客其深識者知其
中有所挾不專一技也夫丈於陰陽方術聊以寄
其雄心而予始學之乃欲以濟其嬾散盤遊之興
雖所托不同與世之專專責福澤於枯骸委蛻者
異矣然孝子慈孫苟欲安其先人蛻骸以庶幾福
澤者非丈又誰任之也

贈劉斗墟先生序

吉於當代爲君子之國望齡父友王塘南先生其
爲人見曉而藏密予讀其書心嚴事之未嘗得見
焉而友今鴻臚卿明自子數數與語其衷侗乎無

事其貌汎乎若不擇妍醜其交不妄所許與人多得當嘗爲予言其友人斗墟劉子之賢斗墟子者王先生高第弟子也志修潔行方果材必辨氣必往不怠薄躬以利物危已而濟天下蓋吉州諸君子多言理性至操行政事共推斗墟子咸謂弗及然以斗墟子奇志烈行金鳩翔而天驥馳而醉心折節以師友若人若人者退藏挹損挫鏘光曜而見服於斗墟子是豈直矯矯一行一能爲誇尚自表鵠於世者耶予姻人沈某承黃平州逮事斗墟

子文具言其治平越事是時郡初建置兵後歲儉苗率挺險新民流瘠公經綸草昧如湮洪馭驛亟病若慈母之養瘵子有所擊斷寔疾而隼快計利便白圭倚頓之驚居遷也每出入山箐箐民咸搏顙呼劉佛回賊叛者要曰公親且來吾暮下於是雙騶引馬詣囹下賊望拜請服而公廉直自遂僚屬不如指或面諷讓撫巡大府卽議論稍忤山立廷下對質砰然蓋某所言云爾所謂操行政事率如此矣予以爲今天下方歎乏材有若者數公植

節建旄棋置四國任墜民弊吏之職寧憂治耶而
斗墟子顧屢被口語退而閒居僉歎賢人摧困不
見知於時以爲恨然而斗墟子之賢天下固知之
當合守逮繫訟之者萬口聲聞徹天終見原洒清
循之名傳於中外繼更劇邑遷水曹郎所隸洲渾
地數千里強禦斂手萑苻無諍旣擢縮曹篆猶攝
治之中臺咸稱曰異數播人爲亂貴陽孤危亟守
以爲守播平平越新造又以憲副行守事鏃來爲
千雨澍爲蓋夫斗墟子雖爲人知故如此其惡也

人知耶不宜得謗卽謗不宜見舍而斗墟子卒用
多口以舍予甚惑之夫人誠不易知然知人尚亦
易事古語有之未有功而知其聖堯之知舜也待
有功而知其聖市人之知舜也以堯知人則難以
市人之道知人固易今以市人知人以國人用人
雖微堯舜人不乏賢我不乏鑒也患在顯知而明
嫉之未究施而驟置耳斗墟子之賢而有功市人
莫不聞而言者與爲怨敵當事者又姑徇之動曰
人材不易知人難予不得解也斗墟子居貴竹時

使沈君來徵予言其朝京師而予業移病裹足不獲望見既還里愈自弛廢言久不讐於是四改歲矣沈君來討宿諾予謂斗墟子賢者非使其文言諛說苟道盛德將必使有贈焉而予非其人然聞謂仲尼與三子者之言仁智矣子路曰仁者愛人智者知人子貢曰仁者人愛之智者人知之子淵曰仁者自愛智者自知夫知人人知愛人人愛斗墟子業身有之予復何詞若古之君子緝熙厥德昭融而高朗自知固未易明而自愛誠無已也吾願斗墟子以聞於師者質之明自子與吉之諸先生而精求其道併以說詔我將請事焉

贈何先生序

大復先生自孝宗朝以古詩文顯名其振起時幾爲一代立統至其孫少宗伯用文學繼起貴用事而海內脩詞者益宗何氏人人稱先生有孫宗伯有祖風云至在創述之間上難子而下難父行諷風雅卓然映發乎後先如德安公者則天下能知之而不盡知也余與宗伯友而善數從問德安

公事甚悉公以孝廉爲令移佐德安至輒有惠政
邑人爲生立祠俎豆之公旣以政績懋著又名父
之子時望所屬會當有異擢而公遽乞休歸去歸
而築室郊外時花木與里人能詩者爲布衣之交
其詩出而秀潤雅澹則大復先生詩也公旣以素
貴者德又宗伯父鄉里共推之而深自斂歛人幾
不能辨識焉余聞而心甚慕之曰德安公之所保
者與人異乎夫士君子抱才負氣思自用於時時
有所壅拂不得施則時思有所托自顯斲以才見
名立而止矣何公一爲邑令再佐郡郡邑輒治夫
非偉抱實效哉令名初起非有壅拂之故暫試而
驟收之何也公雖家居所發於論著歌什者足以
揚王風而明大理兼以家世所業子遷而父向乘
高建標順風揚唱賓客游揚其間其於傾動寓內
使冠紳之士慕義而趨風易耳至於才優於建豎
而不必盡用名足以信於千古之後而不必盡知
於今一沼一嶼可以逸老一咏一嘯可以樂志蓋
不必盡用者爲大用不及知於人而獨全乎其天

故曰公之所保者與眾異矣今春秋七十有五而
幾若少壯是非藏名守姤與道合符宜不至此也
商洛當天地之中稱神皋奧區其氣蒸鬱濬發於
人物而獨聚於公之家三世以文章擅名近古未
有而公又獨處其中間最盛際矣大復先生徇翔
秘省自關中歸未及一保丘壑而少宗伯當著作
之任世所倚重行且再出肩國事公隱居數十年
極山水林樾之興篤老無恙又寂樂也余又聞宋
耆英之會世侈談之此者公聞之先君王今雨再
覩之於公卽無論公德無所愧而有子貴而賢如
宗伯歲時持觴以周旋於鶡冠鳩杖之後諸君子
有是耶余甚慕公能全其天而又得天之全敬以
一卮遙爲公壽

賀王公榮擢地官序

今京師僑寄浮食多越人走轂下諸郡邑率徧漁
陽邇京濱塞軍府所寓尤大邑也故越之商賈工
伎傭書賃作皆集焉衆繁而營多率爲公私患薄
新城王公爲漁陽則惠收其人爲之獎善而教過

平諍而解疲立神以要之成著諸話言以董其不
率於是越人咸若於訓誨而忘其羈旅其仕於京
者相與言曰王公令檀也而宜越人殆長我哉夫
檀於京師古總銓之地也古者甸而侯綏蓋千又
五百里又三百里而後奮武衛焉然後暨於夷蔡
今枕邊爲畿居五大之重百里之內竝有甸要內
藩神京而外捍亭障致民頒條有京兆府之期會
焉詰戎調食有御史臺之籌策焉事叢職劇百倍
於支邑令雖精幹強力蓐食假寐取辦綱領猶懼
弗給瑣瑣賓旅之人於檀所職百千之一二公睠
而恩之若是之詳吾有以知其餘於用而暇於務
矣其安上而治民也必輯矣其揆文而奮武也必
舉矣迨叅諸師論而然詢諸吾鄉人之旅檀者益
信夫任屐知帥觀奕決勝吾殆以越人爲履屐博
奕而知王公乎已用材譽擢爲地官郎其同官通
守高公以予嘗有家世問言以華其行余曰國之
有六職猶人五官也望伺先目聽斷先耳惟時所
亟而君焉自十數年以來國家有軍旅嘉會之事

左藏告訕版曹之選蓋難之矣方公爲漁陽外撫邊卒而內字吾民請而患應者之緩供而患求者之急若旱田之待灌而管井漏澤之不可汲也及爲度支而後管井漏澤者不在民而在公家又苦於應之不給而迫於求之不得不嚴蓋京與邊兵與民度支與縣令道相濟而勢交相爲瘡邊事不治則度支之術立盡故求計郎今日宜得文武材具久塞下練習時宜者以覈名實而去浮汰塞橫流之勢衡經常之制然後中邊可灌注而無乏也

周之小司徒會民之卒伍而用之以起軍旅以此追胥蓋古戎賦統於地官兵食之源出於一而易審今主錢穀者不與軍旅對簿給賜以養不籍之人無用之士而不敢問自邊徼承平以來三十年於茲矣羨租餘賜宜在在羸積而上下仰口專需食太倉虛中帑以給邊而邊不得實此其故豈可專求之內哉公世有簪紱倜儻而詳密沉斷而博聞明於政理習於邊務弢鈴馳射靡不精貫檀民懷之以爲異日且節鉞吾土而今所處會計之任

當時之艱以所懷效諸籌策於緩急出納之間行有聞矣夫媵臘而遺汲出鄉而束緼此道敝也有教之曰子闕地而水擊石而火奚往而無地與石哉公所治漁陽故突騎處也營田募粟以實塞下古嘗用之有地與民而兵食具焉夫今諸邊稍稍自爲兵食而大司農之策其少紓乎予書生駕說謬以論公公無笑也

贈友峰潘君叅軍肇慶序

當余之佐大司寇也而屬王子以部郎出守肇慶郡人良之於是由二千石遷監司猶肇慶也而鄭子代之守數歲而傳子以司理往余子以別駕往諸君子又皆余姻也無幾時而四萃於茲土足相踵臂相交冠紳摩其堂車蓋擊其衢郡之人詫曰甚矣會稽多君子乎夫仕者朝受檄而馳及其境謠俗非能習也晨起坐堂皇長佐目相視又非能素習也前者匿後端以謾之後者摘前弊而名之長吏操威重而凌厲之佐吏譟恭謹而陰伺之百相欺百相市諸君子姻媾也知交也晨起坐堂皇

趨翔擎蹠儼然長而長佐而佐監司而監司心腹
道故舊姻媾知交耳規則隨耳倡則和耳績勩彌
懋而聲益芳有以也哉蓋諸君子聞余說而避之
私自賀曰吾三四人者幾亦有天幸矣無幾何而
吾姻潘子謁選部得叅軍幕復肇慶人復持余前
說以幸潘子夫潘子將以諸君子重其爲重諸君
子潘子遂于儒侷儻節俠其神識道拔足以大其
用而局促於一幕其涉世深精於吏術足以自致
立起聲譽奚藉而以諸君子重茲行也必慎爾度
守爾幸必無脂膏自潤必無肆意於逃無挫志於
卑名甚尊節甚亢郡人稱之曰會稽多君子乎今
又得潘公也豈不信哉則吾鄉里且有榮籍諸君
子其以之益重雖然諺不云乎欲爲吏視成事成
事在諸君子矣且郡人習諸君子以實必且貴潘
子以聲潘子卽無以戚故邀寵於諸君子而諸君
子在事者用戚故能知潘子賢其交爲重豈有量
哉

贈大覺禪師郁班麻序

三玄菴主郁公自萬曆初以選奉詔虜庭宣中國
威德佛法大指不失職以勞受秩號所使自俺答
而黃台吉至今酋十一往返號自都綱覺義而大
覺禪師凡三遷其言云始出塞官爲製大紅袈娑
四人輿張蓋香鑪前引將至虜帳數十步皆紅毯
衣地上施白繚綾使者奉所賜經像蹈以進旣入
施設西方虜王投體膜拜九頓首良久乃起起受
詔畢復九拜甚恭禮竟敬問皇帝萬康暨輔臣府
部而降安否震旦佛法有無隆替使者具對且爲

推言善惡因緣果報之說護生甚善斬刈剽竊罪
最劇善升釋梵天生人中不產邊地墮落罪墮泥犁
受報無央酋聞輒齧指咋舌胡騎數萬環以聽大
酋梵唱屬而和者如秋潮之撼山羅拜顙擊地若
萬杵登登也酋故所奉西國像數軀皆金銀隨所
駐皆施淨幕香花莊嚴懸所得漢飾紬絹巾悅糺
結紛糝幾滿使者始至供酥油茶一瓊供佛飯僧
皆設大哉辭而行攀戀浹旬不聽發告以王程輒
曰師輩佛子而制國法乎曰中華國法大於佛法

也使者四人人餉馬數十蹄爲禮其數往大氏然夫北虜之殘賊饕餮行盜侵驅久矣嘉靖間俺酋尤暴邊震搖都邑虎臣熊旅厲鏃騎北望而不能發一旦稱臣僕保塞下三數緇衣師以傍行四句之空文拳跽僂偃如狎猴犬如教童稚何其馴哉傳言惟天下至聖聲施蠻貊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夫覆載照臨之間血氣之屬迨於肖翹較諸辮髮反踵稱人類者尤不侔矣云胡尊親若爲使之斯所謂不可知之神聖而至者與予聞麻公之說

喜聖化遠被釋子之有神於邊計也遂次其語以壽之

賀大家宰立亭孫公三載奏績序

代

古之所謂大臣以其宏術遠猷大其道以異乎小臣也小臣矜義飾節方不可抗直不可訕無溺職巖名可耳大臣則道在利社稷忘身名履大直蹈大方無失其直與方之實而亦無避乎圓與曲之名此所謂大道非真大臣勿能與也古之大臣其操履名行非一日之積也積小臣以爲大臣積小

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宋范希文司馬君實可謂大臣矣當其據軸秉樞不言而信未動而人孚之何應之捷哉然其正大果毅之素小言無敢媠小行無敢頗一毛之利當其前若虺螫隄潰力室遠趨恐不給自其布韋以迨臺諫方州之時而孺子隸夫仰之如二曜五嶽人徒知其後之易不知其積之如其艱也夫當世之耳目至淺矣大臣者言遠慮深或當於理利於君國而未能顯爲已耳目之所闕闕而不得則疑是必其積德

之素曉然信于天下如二曜五嶽雖有阨谷晦蝕而人積其昭朗崇高之信以不敢疑然後能伸其志安其身而庇社稷故曰積小臣之道而後可以行大臣之道也然或者都大臣之位而踽踽焉守小臣之節廉於位貪於名勇於自完怯於爲主則豈國家建置孤卿大臣任天下之至意哉周以大冢宰統百官權重無二至明革中書省去今僕之號分六尚書統之吏部曆數千年而大冢宰始得其職然旁掣下漏銓叙黜陟非盡出於一也至今

日而尚書始得其職於乎豈非盛際矣乎此者天子益明習吏事威福自持吏部所進退百千之一未能盡中上旨而大臣不勝其守官守道養高易退之志無以答上恩眷刀引而去者相接其陳義甚高立節甚固然余蒙鄙竊以爲與古大臣爲國之道有合而有未盡合無乃重自完而未暇深念爲社稷計耶富平孫公昔以名御史犯權要瀆於危者數矣再起持中丞節不合而退志芳潔名顯聞天下之人莫不曰孫公今希文君實也旣掌邦

刑總風憲晉於天官朝士望之以爲斗極一二大典除皆著語金石垂之永永蓋公所積累者久取信也深故行有基而施易達耳夫大臣之道不易知也知矣而無所積猶不可行可行矣而或重自惜無顧國事又不能行然則履大直蹈大方乘大權行大道非我公烏乎屬哉天官者以君之人事君以天下之位官天下者也奚必其不順奚必其不和吾爲迂爲爭以自高少不合悃悃焉不終日而退此羣臣庶僚苟塞責者爾若順不比和不同

無潔去就之迹安其身以安善類安朝廷此真大臣事也為彼則術甚易名甚榮為此甚難而猶未免為凡耳目所疑苟非精白不二之臣忘其身併忘其名一意奉職無顧已便而又其生平足以信於人而道足以自信未易當此也今者公以三品秩滿聞天子為加爵錫命榮施祖禰之廟所以寵禮大臣者甚隆備矣夫身備大臣之寵而顧持小臣之節免肩薦泰時鳥羽酬千金平交施報猶非之况君臣之間乎余有以知公必不出此余鄙人也幸得佐公辱公知故敢以古大臣之道望公不頌而規以自附古誼

奉賀尊師英麓林先生榮滿序

於越美山水而剡其面晉宋間名雅君子歌嘯頌歎盤游之地在焉其民巖畊溪飲業專嗜少無商賈四遠之慕一耳目視聽以媚君長於諸旁邑又最名為顯樸蓋吾郡海壖之僻壤也遊者不能時至或企以夢其有仕而居於斯居而久宜不為有道者所厭薄也通邑會塗繁政囂下雖有名覽奇

觀而不關於自樂於志者有之若剡者殆幸而免矣則上焉者之安其下下焉者之安其上莫如剡宜而剡於諸邑顧獨以難治著號何哉自望齡始有記聞以來令於剡而善遷去已去見思於民一人而已不復覩也上旣疾視其民而彼下以垢惡名昏瞽獷狼囂於諍訟日月重襲不可剡剔下亦弗克狎比於政而噴有煩言以謗讟其君子斯所謂兩失也豈異民易地後先淳薄抑何謬悖哉不特其民然也其峙峯嶸而流清泚前世所賞勝咏奇者亦若有澆涅封蔽澁縮而廻却抱檄來者入其疆若汜旋渦陟危棧心闕目眩蓋不覺溪山之入眼矣安在其居而樂乎非特不樂而已也未幾而思去旣久邑邑若墜諸谷不得出於是剡之山川果爲四方仕宦者所厭薄嗟乎山川則何罪乎吾師英麓先生人望之以爲樸茂淳篤君子也而今於剡愛先生者始無不以剡爲先主憂而難剡者又或以非樸茂淳篤君子所宜處卽望齡亦私慮之居無幾何聲翔問流期日而浹及考而成萬

口所喧列於薦牘考功受之厥有 恩綸推所自
始剡人舞手告語如譽於身如榮於家望齡詫而
問焉先生何道而得此於剡也先生曰吾邑之父
兄弟實易與吾惟拙而已夫向所謂悍戾不可
諭教之民而先生獨以爲易與向之講張險側善
謗讟其上者而親譽先生至問其道而先生曰吾
以拙而已然後知悃悃循常之果足爲治而剡之
人民易暱於仁易遜於德不至如曩昔所郵傳亦
見於是矣夫民樸而治巧如以造父之術調野鹿

故下駭而上惡其難今剡之民樸而先生亦退而
托於拙拙以馭樸是故上不煩而下不駭也民保
其樸先生成其大巧其相親譽不亦宜哉且先生
之德於剡非一時賜其舉數十禩垢惡之恥一朝
而雪之剡山之高水之清洗滌芟夷悉復其故訟
稀吏散仰而眺高頰而臨深腰墨佩銅傲然有隱
處之樂非獨剡之父兄子弟恐先生旦夕遷擢以
去先生亦安能不眷然於剡之溪山與所哺抱之
民哉又孰與疲怠厭薄欲亟去之者也望齡先生

之門人喜其政成幸其近而得於親見又高先生
之政得於剡者爲尤難而著於此儻不遂擯斥尚
隸史官當有所述矣

奉賀郡侯楚陽石公榮簡序

常人之所譽俗士之所驚果足以知君子乎世俗
貴聲而望景見皎皎隆隆者而喜以爲君子之事
盡是矣君子則求諸心與道其道至平甚易無宸
隆緇白可容爲殊異也然君子未嘗傲然爲高潔
之行而其蹟亦必不出於下與汙而世容有汙下

者下推之則成高汙並之則明潔故世亦未有君
子不高且潔者也於是名譽隨焉是果爲諸君子
者耶吾郡侯楚陽石公名行聞於天下天下望之
有峻絕瑰奇之聲自吳郡移守會稽無幾何而科
臣上言今國家經用甚拙諸轉運司權輕宜擇人
以重之如某等潔廉有異績誠往一洗濯剪剔之
周宜益饒 報可遂擢我公兩淮所以寵異隆顯
之甚至於是中外臣庶皆誦 天子經制之善用
人之周華我公以顯名膺特異之任其愛公者則

謂公行如冰雪而顧濡足入泥水且是畏雜地詎
宜處公而越人又以越雖鄙遠夫亦有民與社比
者儉瘠興發方恃公食息何奪我遽以爲大感望
齡謂二者之說皆私也夫金處鑪蓮處淤何傷於
貞白哉公之澤如旱月之水農者欲引之以溉舟
者欲滯之以浮顧從其棘者耳越人烏得以私惜
公公亦烏可自愛負希闊之選然望齡知公亦有
不能舍然者蓋公以名見推亦嘗以名見軋軋公
者欲涅之至汗而不能推公者又欲處之至汗而

今可見二者要謂公至潔故常欲反之以成敗公
夫公有道君子也有道者方欲處晦守黑發光曜
收聲響而世之耳目短淺無繇得其精要採獵近
似動相指目使公以中庸平易之學而蒙峻絕瑰
奇之稱若揭竿而旌之欲逃匿弁藏而不得豈公
之所樂乎望齡至陋劣又病退耕田間公不謂其
愚而數教誨之久乃得公之所爲學其從事於聖
人之道者蓋久游乎二氏之異而審其所以同故
有以內自足而不繫於世汜應於世而不以已然

後知公之廉與其泄事之善有本也夫享體薦者
不羨一脔馳大道者不涉支徑公之淵閱粹密者
既不可易知而聲景之餘收之而不盡者乃不免
於人之喙與耳其不能舍然不亦宜哉公之行也
其屬某等皆飫公教重公之行而思有以識其感
也屬望齡而使之言公平日所以勉望齡者甚大
不欲其以文字爲學望齡亦非敢學文字而已者
也故所以贈公者其言之不文如此

賀損齋叔任延平郡墓序

道待位哉位高而道不章者有矣位待道哉道積
而位不章者有矣位固顯道道固輕位重道者無
以有晦榮行道者無以有崇卑予小子嘗聞其風
矣今觀於族父損齋翁淡於道者也予聞之爲道
日損而翁以損自名方翁少年負氣能文章爲諸
生試輒冠與中丞宗伯翁其相課稅而頡頏之及
二翁皆尊顯翁青衿猶故遂發憤揭篋游太學又
輒爲太學諸生冠自大司成至搢紳鉅公皆譽之
而翁竟亦弗售迨謁選天曹諸選人皆目屬翁謂

公舊名士必得郡縣長佐而翁竟得延平府照磨夫挾才利而屢鈍於時積志悶而特陞於用藏器良而嬰職於散天之所畀日以損翁而翁之所履亦若日趨於損然翁怡然慚也第令夫物無貴乎位烏足以奪吾貴第令物有貴乎一命而上束帶施組吾因貴之第令物遞爲貴吾屈首以事不過七八人而止而郡邑閭左之氓吾得而治之者蓋不知其幾矣則我貴者多而貴於我者寡人皆以損爲翁惜而翁方自適其損也豈不深於道哉在

易澤益山内盆外爲損夫澤處下山宅高此言卑以毗尊也直躬引義陳力設誠以上佐太守居卑而爲尊者毗是在今日且君子固薄於躬而厚於民故損必益益必泱泱者施祿迨下澤之潤也翁雖處卑烏可以已乎損之初曰已事遄往君子之急於始進也進而合志故曰無咎循職而效之上奚患弗合合則益之者至矣夫名章於艱而行成於獨自吾先世以來抱道術者多顯庸其顯類能以道自致天下因稱之曰陶氏多君子此相待以

交顯者也翁遇最阨而位較卑使道行志合以有
令問於延平天下其愈曰陶氏信多有道君子則
幾於無待矣翁其益顯我先德也哉

賀邑侯澄溪羅公奏績序

代

灌枿叢莽培塿之丘施剝荒蔚入其中目瞽眩步
武錯然及瞻泰華望其松栢雖千里百步之遠遂
已晚了豈待陟其趾息其陰然後發其崇高知其
勁挺哉然則世之知君子者亦易矣余老廢偃蹇
雖邦君之辱於茲者無能從焉灰居逃聽眊眊焉

鮮所親聞豫章羅侯治會稽既三年所以惠顧予
者甚厚而余瞿然床第間未嘗得望見禮廢蹟遠
顧自負能知侯無善余者古人有言待堯之舉而
知舜者途人之知也侯旣已滲漉周盛惠訖業報
政矣而舉邑之人號之曰侯吾父母吾神君是何
異途人之知舜哉當我侯甫下車吾里人之以膠
序至者告予曰侯莊而禮訟者曰能盡民輸者曰
期會必信余曰是皆然矣其人奚如曰侯頽頽然
色灑然儻乎其無機也汎乎其不可近遠也言無

隱衷動無飾表吾不知其他余曰盡矣雖以之治天下而可矣况吾邑哉已而侯之政成客謂余曰吾儕朝夕於侯而公獨後顧能蚤知侯何辦也曰僕之遊宦久所與居者衆然有數歲而不能得其涯者有始謂既之後輒悔者夫以余之鈍昏而敢自謂能知侯哉夫亦侯之實有坦乎易知者而余偶得之耳雖然泰華之崇高松栢之勁挺望而知者其未盡耶余嘗登泰山歷三觀之勝徧覽巖壑而後嘆曰以茲山之高聳絕雲漢而吾徒眇然之踞其頂者夫非有夷道與及退觀古松息其下仰視樛枝若引肘援益以喻大直善曲至高善下有似乎道而知向之外望者之未審自侯之久於越而余既登其趾處其蔭矣則今所得於侯寧直倅倅如響者而已乎夫高而下之直而曲之匪獨治民亦所繇致主之術也侯始舉春官時守闕上書懇切直聲聞於時比者且入爲臺省以言及爲官易不云乎遇主於巷无咎吾有以知侯之善其用也於茲卜之美

賀瞻明王公祖奏最序

賢者處世如星麗天如水行地洒然遍滿也星麗天而有垣水行地而有注賢處世而有方則何也豈非莊生所稱有數存乎其間耶易吳辰照楚分輝不加增酌江水飲山氓味不加減然而承其輝者有福嘗其味者弗藥則是數之說可以語世不可以語賢可以倪賢者之施不可以究賢者之量昔者宋之才莫如張乖崖先生然其功名嘗在蜀中才不以此貶相品不以此貶僊獨獨之民家

嘗戶戶祝若以珠厓爲己所得私者是故均世也其民當壽其物當豐其草木魚鱉當得所則生賢者以臨之公之而天下私之而一方計瞻明公之起家進士也至於今若而政矣一理吾台州刑事則台州幾邑之請比悉持其平如當秋霰而易之以春溫一入御史臺則驄行豸觸之氣中而藿採有所憚亟在山以東則借而東按部之摘發神而探丸依澤之奸息亟在極南則借而南德意之宣布真而窮裔荒服之望慰亟在浙則又借而浙承

聽之威惠熟而吏士不作而式不但已也海政亟
卽移公海政水政亟又移公水政數政之內浙不
雷半廻環往復入人意中出人望外今又三年矣
脫又徼天之幸而借公於浙藩是天之生公幾爲
吾浙私也豈非所稱有數存焉者耶望齡曰數之
說非所以語公公天下才也其及吾浙者光與澤
之餘也吾嘗有以窺公色渾然而疑神淵然而清
擬於垂崖可謂操其識斷而融其相饒其敏智而
冥其機矣此尚可以方隅之樹爲公量乎垂崖天

下才也寇萊公亦天下才也王文正論相甲彼而
一此毋亦以垂崖有才迹乎以公之才恢而不露
其於休休斷斷有餘地矣假令奏最之辰有王文
正其鑒者而品隲其用地吾又知公之爲寇不爲
張也蓋公爲李時而余戚商若王者旣已受公之
知矣今而謀所賀公者余謂二君公所及吾浙者
光與澤之餘也所及諸君又浙之餘也私之而諸
君公之而天下在此日矣

歐菴集卷三終

其其鑿者所品制其用此吾文映今之為器不為
其於朴木櫛櫛有制此矣知今奏是之氣有王文
一出毋亦以垂董育木並平以公之天列而不露
下木出於菜公亦天下木也王文王論時甲越而

歐菴集卷之四

真如齋校梓

明會稽陶望齡周望著

碑記

重修長洲縣儒學碑記

長洲學宮舊當城北陬齊門內湫阨庫隘厥制大
弗稱嘉靖間御史舒公汀始改築之得福寧寺址
為新學據向高墪位置以良邑人士咸謂吉遷焉
然初革之始取大規或濶疎有弗遑矣歲既久殿
廡講舍漸陲靡不治補罅飭新實維有待洎萬曆

戊子而歷城周公以都御史濟寧李公以御史來
治吳長育其材彥而本之黷序念前績未竟以虞
其墜親涖視之而卽功焉乃糾役徒料木甃丹墀
舍菜之廟鼓篋之堂有閔有施無易其舊而煥若
更始乃審形面勢綴所未賅締樓於尊經閣之左
方曰聚奎亭於右爲敬一閣於東南者曰文星梁
其東畔曰升龍乃樹其棹楔曰興賢曰達材乃治
外河紆其流如半壁舟行者如縈向拱揖焉乃廣
內池闕地九折注外流委於內凡役若干日而竣

用贖金七百兩有奇用能大纘舒公之烈而詳備
其制度邑弟子來告曰自吾學宮之遷而士之登
於是者實綦盛是役也文事其愈興乎夫二公之
嘉惠也胡可以無誌視諸永久則委文於余余受
而次其事重以辭曰昔者周道之盛黨庠遂序鱗
次中國而吳逖遠弗與蓋延陵季子聘使於魯始
得觀四代列侯之樂而仲尼設教洙泗子游氏竭
蹙數千里從學其道士生其時而欲與聞於文物
道術之盛其難也如此然仲尼之門章甫之士彬

彬甚盛子游氏鯁冠秫縫而名處文學之科抑其
土風清淑易嫻於文則從古然也今建學立師等
於齊魯士生而讀孔子之書講其業非復古昔僻
陋鮮聞之患而長洲吳都會地其文事不後於旁
邑意者斯道第廢流習失真以爲二三子懼若文
采之末升進之數其何有焉夫先王之教期於使
天下自得乎性而還其質不憂人之去乎道而憂
其不能知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蓋用之而能
知者先王特以望於其民之秀而又非可傳告而

旋曉則多爲方以養之其纖者至於操縵雜服之
習六書九數之事賓客車馬之容枝繁葉蔓文飾
備具而其旨乃欲令之蹈習優裕憬然有以自得
乎質性而止其多駢藻飾者非以爲文而所以適
於純樸白素之路故古之教者文有餘而士顧多
質迨教陵遲士皆迂其煩細憚其勤苦黠慧趨捷
而謂之能蕩佚游觀而謂之達挑撻城闕青衿刺
焉蓋先王之文漸盡矣而後世之文興無以自還
於質而至於滅質又非特亡質焉已也禮壞樂頽

投手而戾其節搖頰而悖其倫噫鄙甚已而猶或謂後世質遜于古文或勝焉不滋謬乎古者士幼而入學學成而仕歸老而師以士風民而士者範士故士貴而仕者尊教既衰其爲士者非直無大異於日用飲食之民而知溺其質甚或先王所棘寄而不獲與民齒者也仕者道德不足以師其後學而趨尚倡率抑又圯族焉庠校幾無以重士仕者幾無以重庠校而尊貴之實蓋微其從來遠矣吳之先旣僻遠無以與被于先王之文而後世之文不幸又最盛于天下涵其流而日泱泱焉而又奚所歸泊夫性也者終古而未始有渝自反之自得之今猶古也出則效其實處則植其表爲號也貴爲道也尊烏可不自勉余不佞異日歸老里塾非敢謂其昧劣有足師也庶幾道術謠俗之盛美與二三子共覩之其無負二公於今日矣

重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代

黃岡曹公來莅茲邑視政多暇則進其邑之弟子而程角之以歲時謁奠文廟惟謹周覽堂序悻

然睠懷慨庶宇之就圯隱文治之未朗嘆曰是余
之責也夫孰爲政而使臻此政孰而亟于此也其
議新之而難其費於是周計帑中得故儲之鏹及
罰鍰之就徵者凡若干緡鳩工庀材時不易節賦
不益入民不加役而規增敞貌增煥邑弟子之講
德而游斯者文亦若增而絢氣亦若增而揚博士
屠君何君率其諸弟子相與頌公之功而請不佞
記之余曰諸君之功我公也何哉曰學校之制於
郡縣也甚鉅而曩之吏者傳舍其官以甌脫吾學

校猥云無動是上木善汗巖人也非我公不遂傾
敗蒼穢哉望帝宮象闕者使人心肅而憚過梵宇
叢祠者使人心虛而鬼宮室之于人心固然今吾
邑之人士日聚于茲而覩先聖人之宮薨棟翼然
彤彩赭然其庶幾亦有遠心乎余曰公豈以其宮
室之壞是葺將亦今世士習之敗壞是興古之君
子植行有壇宇潔志有聖滌至道有奧窔謹其藩
籬窒其隙穴所以救敗而自完也士節之不渝繫
質行是賴自不佞之去爲諸生而至於今且五十

禊其間文明奕而日聚而淳樸則若澆而日散可
謂歲有不同矣士處于黌校猶女之處室然故心
繫絃埏而口不關州郡志大宇宙而身在環堵今
之士似不無小謬也其焉用文之作室者先揆日
測圭奠基厚礎其材大者梁棟小者櫨枅最後乃
刻鏤藻飾耳文之于士直刻鏤藻飾也非質幹烏
施哉吾邑庠于天下稱能文其先多君子而茲又
有賢令如曹公者砥名飭節以爲多士倡語不云
乎已雕已琢復歸于樸此亦歸樸之一時詎令遽
傾敗蒼穢爲也諸君共懋之其使吾庠之士風與
其宮墻並新今日以無負公加惠至意則有起而
言曰淵哉先生之言吾庠藉公而新後且必有能
繼公而新之者則猶有故也而有待也若公之大
造我人士則烏乎故也而烏乎待也請以先生之
言壽之石公其有常新者存是役也四博士君實
始終之得並記焉曹公名繼孝楚之黃岡人前教
諭孫君名性之今教諭屠君名某訓導張君名紱
何君名衡其前泮革語具舊誌中

新造渡東橋碑記

越郡隍水而城直東郭門而水者曰剡船港厥浸
尤廣其受水之塗南鎮平水上竈諸山之溪流皆
委焉三道注射渦旋澎湃湍悍難渡其渡者衢婺
諸全及吾邑山都之人皆湊焉渡廣而流悍重以
霖潦風雨舟每每覆溺或以死其南岸故有英濟
侯廟涉者畏而病焉必禱以其險阻阨危穀縮津
要工鉅費繁梁之爲亟而力最艱故謀舉輒輟豫
章羅公來令茲邑煩蠲墜興色指事集神行物靡

臨流惻嗟從者抃赴以萬曆二十三年二月僱工
於河涘再歲工畢跨水數百丈灑水十有八道樹
石爲兩棹楔表諸塗北澁望水神廟爲觀音菴庵
之背復跨小橋五水道而屬諸城焉凡市石傭力
之貲爲白金八百五十一兩捐月俸三十兩餘出
諸施者左右厥謀維鄉大夫大理寺少卿商公某
董厥事優婆塞王明浮圖能信者民鈕茂任瀚菴
地施諸生員傅良材食守者田四畝餘施諸浮圖
景鑣旣成命曰渡東出其塗者謳頌歌舞相屬太

史氏望齡聞而采之為銘銘曰

越國于澤厥阻在山言言崇墉峙其兩間澤流浩
瀾山流蕩撼傾高助深是曰坎坎涉者維何車舟
馬楫如提千金載一棗葉陽侯甘人酒血滲牙盲
風怒波汨齋紛拏旋入重淵不可蹈些行惻道謀
仁人是嗟仁人伊何曰我羅父頭冰足春歷有年
所靡枯不濡靡墜不舉如雨膏萌如飈颺羽乃飾
泮宮乃營京坻秩祀是嚴弗塗是治匹夫煩寃曰
已溺之圖厥萬安易此一危表立蚪移鞭驅石走

雌蜺半舒青龍欲吼扶楯天行盤根地厚席過輿
徒宵趨稚耆在昔州使旌賢造廬梁水于門橋名
與俱邦人稱焉東郭大夫厥壤維均惠濟則殊宜
系公官比郎官湖宜姓于公如鄭白渠又如迷人
善逝所吁誰為津梁西來老胡我公之功異理同
符嘉名渡東豈其然乎

勅賜補陀洛伽山鎮海禪寺碑記

覺皇之教垂跡以昭本懸象以闡法示身現刹妙
旨斯炳故圓功臻極則雜華超居於他化至理絕

詣則稜伽寄談於靈嶠繇斯言之混萬流齊衆味
至博而不得其涯者莫踰於海故毘盧遮那普周
之理倫焉奔風霆濡日月行險而不失其信者莫
踰於潮故圓通大士返聞之機冥焉然則白華淨
國見居梅子之岑海岸琳宮對峙寶陀之刹可謂
義偕名適理與象融者已 勅賜護國鎮海禪寺
者觀世音菩薩道場故所稱海潮庵也天門右闕
寶峯後擁素濤萬里東臨娑竭之營窟金沙千步
前屬瑠瓊之階道萬曆辛巳有楚真融法師者字

大智來自瑩華肅禮菩薩遂卓廬於光熹峯下把
茆粗營海月照頂一菽纔飽山鬼嘯梁法師嚴淨
尸羅精勤禪誦喬嶽挺其孤志冰霜凜其雅操結
而斥鷃巢棘持名而化佛迸齒蘭馨谷中鍾徹
宮表居及朞月聲滿四方伐薪汲水羅黑白之英
秀航金輦粟徧東南之輪灌遂以明年仲春始剏
圓通寶殿像設莊靚千花競專規摹宏朗百礎嗣
作雖法日就傾而道風彌扇名聞 內庭賚出
中帑萬曆乙巳 慈聖宣文明肅貞壽端獻恭熹

皇太后賜銅千佛浮屠一座白金四百兩建殿安置是以有千佛之閣 皇帝賜經一大藏導以寶旛是以有華藏之樓明年復 遣御用監太監張貴賈送滲金佛像一軀錫之寺額而先是普陀寺燬 天子使中官護建之至是落成 宸藻旣頒天榜交煥於是茲山內外二院之稱仰同於兜率亦猶東西兩林之寺角立於匡阜也望齡嘗緣母疾飯禮名山瞻化樂之宮庭詢智師之躅跡喟然嘆曰自予行游京都徧歷梵宇壯哉觀乎靚茲

鮮矣而咨問碑板尚缺記文願竭心思遂忘蹇疴已而 嘉名肇賜 聖澤申重虞廷卿雲光華於域內軒帝廣樂震動於海表秋蟲微燭衣被聲光亦有述云爾詞曰

性海澄深智津廣莫萬派來同群漚出没滔滔大壑何異罍空粘天倒漢全海漚中至道無私小機自物保此一微擯攘 渤憑生罔疾善逝興悲並哀衆藥競走群師積藥隨宜諸方異說選擇圓根如鍼蹈次色香匪徧觸味合知意根法法五用不

齊十鼓遙闐千垣冥度幻泡消空海天得路塵消
聞復六根反源爍迦羅眼橫開頂門眼聽還親耳
觀元徹現法界身見聞解脫生盲長夜鼠壤蟻封
菩薩住處鼇苑蛟宮衆生蚩蚩有耳如聵菩薩演
法潮音滂湃朽宅嬉遨醜杯懷宴黑風鬼國履險
生善鐵蓮離於縞衣去涅金剛白淨對治黑業我
觀雜華五位齊彰須彌他化蹟現殊方又觀如來
與大菩薩於楞伽說離攀援法良哉大士慈悲自
在眇劣衆中盪之雲海颺馳山擊銀濤浩然竹林

栴樹邈矣無言法付人王事資戒德海岸沈僚禪
棲兀嶽英英智師厥產荆潭鴈門峨嶺踰海南衆
萬善夙薰羣緣自會如如意珠出生無礙瓢笠始
局蒸茆旋剛屠蘇等制蝸室同慳帝館馭娑天宮
忉利渠渠廣庭皆成彈指道風遠播聲聞于天金
經寶塔來自幽燕鴻名肇興天榜有赫二甘露門
齊開海國佛化何垠 皇仁靡匱血氣之倫施以
無畏 皇仁等佛有慈有威凡此窮髮敢不來歸
菩薩成道爰先供養我及衆生 誠皈仰

杭州雲棲禪院法堂記

昔世尊以五時彰教隱顯權實順布而不忒若溫
綿涼簟隨候異設凡以逗機宜適根莖而已正法
東壇師資角立曰講曰律曰禪並而爲三然軌轍
同歸君臣遞用斯亦一代時教之遺也天目中禪
師有言密部如春慈恩如夏南山律宗如秋教外
別傳之旨如冬自祖燈輝三家替法人生濫藥療
權施雖離言絕跡之塗而言跡具焉大智剏規則
律該圭峯詮經則教設至永明天衣而降多寄指

蓮邦默標心土恃名淨念殆庶幾所謂密者然則
少林一宗四序備矣由是以觀一氣燠寒而歲成
一音開遮而化闡莫不因宜而建之遇變而通之
離之以提宗合之以成務其致一也像季陵夷學
者文言依通未嘗有古先生研幾極深之用在有
以率情資空以護過而欲圓契法界密還心源此
與兒嬉嚳語何異嗟乎禪學盛而教律薄禪學衰
而教律亡矣破器焦種道所不載猶謹於衆曰吾
宗固然儀範弛解觀行滅裂而菩提達磨單傳之

教亦埽地盡澶漫流洩無甚茲時者昏衢積晦慧
日乃升於是雲棲大師應期運乘茲願挺生於冠
族飛藻於儒苑然後辭榮捐愛薙染登且荷包容
叩百城忘疲隆慶辛未歲始返錫武林五雲山之
西塢宋伏虎遺刹在焉礎石就泐餘堵纔存而師
蒙露戴星晏坐其下久之方刊灌莽成芟舍繩床
瓦鉢獨寤弗諼而已然薰之以戒德扇之以玄化
慈戢猛獸誠感霖雨於是遠近眈庶順風爭趨輸
材赴工如水役壑無何而役竣仍其原號曰雲棲

禪院門殿不設庖湍具體惟禪室法堂制稍崇敞
以奉經像集徒侶蓋大師夙志也大師之教華僞
正訛貴繩檢黜戲論一歸於真履底於妙悟謂綱
紀道俗者莫大於行是故有淄門崇行之錄覆護
群動者莫尚乎慈是故有戒殺放生之文嚴淨尸
羅兼資物我者莫廣於梵網是故有戒疏發隱之
義頓超直指尅證靡濫者莫要於禪是故有禪關
策進之篇於後後世爲大津梁於諸方便中出勝
方便普被群機橫絕三界者莫徑於淨土是故有

彌陀經疏鈔之作嘗稱曰阿伽已疾如意雨寶總
群塗而一貫者其惟持名一心乎其進爲行淨爲
律契爲法究爲禪以故師之唱演靡所不備而宗
趣有在緇素之徒咸望大師爲善導雲塢爲極樂
交廣庸蜀幽并冀朔之遠莫不繭足皈禮迺頸嚮
化與於籌室者不可勝數而師尤隱解顯行爲謙
不居痛抑狂濫躬爲之隄岸終身退然處於學地
雖凡衲單士通謁而至者咸與之均禮於戲非盛
德何以臻此乎而昧者謂院以禪名宜杜塞岐徑

獨蹈大有紹明從上以來單傳直截之指若以是
爲師少者夫治水者撤堰而瀉之築防而居之乳
兒者塗苦而禁之洗滌而養之惟其宜適也世降
習儉邪師謬解如波如馳苟務泯相毀教等持犯
均淨穢決竇於旱秋絕哺於飢子豈大士匡時應
會起極弊振將絕之道哉俗善畫龍見龍而驚塗
羹雜陳而笑耕稼者不亦舛乎是山形勝泊海是
緣起詳載大師所撰記及董太史其昌碑中故不
具具言師所以應化拯時有功宗乘者勒石講堂

詔於無窮

新建金州海防廳公署記

國家緣海列屯戍以制夷寇軍府甚設其要郡率
泄以文吏特峻其職故二千石以下莫貴於丞而
往往司海防其權得以臧否將校歛張戎機譏妍
調食兀然若監司然遼左亦海國也而東引穢貊
爲扞蔽故倭備稍緩當永樂時倭掠望海埗都督
江某禦之殲焉相戒不復犯遼而遼故亟虜益緩
倭萬曆間倭入朝鮮使來告急於是王師出援

再渡鴨綠江盡敵而還所以鋤逆獎順興滅存亡
威德甚盛而士馬物力憊焉遼始患倭矣倭旣焚
巢遠遁天威震疊喙息不暇而鮮人休餘談數
數來言賊狀當事者慮賊狙狡其來去爲飄風未
可弛備且古者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未聞爲裔夷
戍也遠戍非計玩之則啓寇召殃此在曷吏謹守
境據要害而已賊舟入朝鮮浮江揚颿而出我四
鎮靡不兵者譬毒入口則潰腸蝮螫手足則攻心
故治螫者急繫其肢而禦毒者先防於口登萊金

復之時於海若闔者舒兩臂以扞身也島嶼絡繹若陳臬以限出入也合勢比力交鉞夾戟而承之賊即至宜不能入歲丁酉以大吏議設游擊將軍將千五百人屯旅順口癸卯鎮臣復言諸並海郡皆有海防文吏用以廉察奸慝制馭武悍今旅順口置戍將無海防官無以肅軍伍佐籌筭宜如它郡例建設同知一員治金州係銜濟南詔可於是西臯王公以材望受命以來創樹伊始解宇未備爰出公帑銀四百兩市民宅據衢道之會因

故飭新廳事門廡職房賓館寢庖之屬極六十有奇旬月告竣王公以使來請紀其事余惟遼於京師肩髀也遼強則髀厚自山海而外屬諸廣寧驛道僅縷綫虜出沒抄掠烽埃時舉有饋饌賔旅之虞而通卒亡人不能斂關者輒由海道跳之青齊夜發晝至是遼無負海之利而有其害也國初時轉粟汎海歲七十萬石由登萊以達於遼士飽馬騰事逸而利倍鼉磯沙門半洋諸山浮溟渤而渡以接旅順舟行其間若傍涯岸蓋遼疎於燕而

明倫彙編 家範典 卷四
一六
昵邇齊遼之不能遠齊爲強此必然之勢也遼齊
爲輔車飭屯戍治舩艘合舩會哨聲生勢長徼察
精嚴奸人裹足資糧流灌密若內地收海之利而
去其害於平時猶賴之況震隣之日云乎哉予又
聞遼地凋耗卑貧甚矣金復差遠虜土沃人饒不
幸遐僻無孔邇之怙民望守令如屏子之於慈親
朝廷將俾公振卹而生全之爲斯民保障也式
於政不式於武張弛緩急之道登堂而致行之退
食而精思之固圍於無形銷難於未兆吾竊於居

者望焉區區烏寇疥癬也厚植其本而圖之可也

也足亭記

吾越多崇山環溪植多美竹每與山爲峭衍上下
蒙密延袤恣目未已大溪潢然時罅籬而出予恒
時常樂觀焉其他羅生門巷藩圃間者雖哇曉連
絡以爲遙迫不足遊也然樵客牧叟嬉翫於山溪
者日飽其蔭亦猶以爲門巷間物或聞賞譽輒更
詫笑而予北來涉淮問其人遂絕不知有竹又二
千里而抵京師則諸名園爭珍植之數榦靡靡而

已朱晉甫齋後有兩藜特盛予數飲其下輒裴回
不能去因自嗤物以希見貴竹不寶於越而寶於
燕固然而予與晉甫皆越產夫亦好其爲燕之竹
耶將越之人固亦有知好竹如吾二人者乎然予
向之所欲意必之乎深箐廣林縱觀其苞山懷溪
之勝而後厭今晉甫有數百竿而已據其最勝吾
從之快然焉然則物之豐約與情之侈嗇其何常
之有居無何晉甫卽隙地亭之取宋人語顏之曰
也足語予曰吾日左右於此君也展膝祖坐身足

其蔭闐而聽之簌簌然風足於吾耳良夕月流疎
影交砌及著壁上層層如畫足於吾目耳清目開
脫然忘身趣足於心口不得喻客能來者觥籌時
設嗒然相對與我皆足子嘗登茅山窮天姥而觀
於竹者信侈矣當其所得亦奚以加於我且吾子
之有好於是也必爲我記之予曰子之言甚近于
道知道者有所適而無所繫足乎已也殆將焉往
不足哉今夫川巖之奇林薄之幽是逸者所適以
傲夫朝市者也耽耽焉奇是崇而惟慮川巖之弗

深幽是嗜而惟憂林薄之弗遂斯未免乎繫矣凡繫此者不能適彼必此之逃而彼是傲是繫於適也以適爲繫者其不能適也迺等晉甫釋夫世俗醜麗之好而放情乎詩書處朝市之囂雜而有林臯之趣其於竹宜有契者至夫軌尚超絕而又解其膠固寄於物而不繫焉視彼數竿富若渭川之千畝而有以自足此吾所謂近于道者也其之有意於斯道久矣把臂入林晉甫其尚教之

酣中閣記

東坡自言飲酒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無出其下者然試以飲予則已成十醉則所謂下之者又豈有量耶病歸借栖於范氏姊之構有樓三楹瞰湖而出往往枕席之上臥眺山水居久之興味逾適遂取靖節語題之曰酣中閣有酒客過而謂焉曰若子者亦足語於酣乎予曰不然吾聞酒之德可以細天地齊萬物解構釋膠混同溟涬而其病乃至放軼禮法惰勤而疏密喜忘而善誤予筋肉駑緩性復迂散遺落紕謬漏於世事者多矣交游

國朝集 卷四 十九
察其無意偶獲見宥繇是愈不能改以適意爲是以衝口爲快不知者亦以爲狂惑人也其身閒意得之頃放眼而望收目而瞑不知宇宙之巨細萬物之異同嗒然兀然而已蓋吾不幸適與醉者同病而於所樂亦無讓焉夫涉其藩者爲淺冥其趣者爲深故善兵者止戈善說者杜口數爵之後悲而嗥怒而詈者斯豈酒之歡哉其有樂於是而托者亦必有苦於彼而逃是未能無間也若予之愚蓋終身不疋之疾而樂亦豈有窮哉世之善酒者

煦養父教母嫗惡枿驕息憑倚慈惠長傲滋慝究厥兇狡遂廼放兵擾境逆犯顏行戕我將士於飛練事聞廷臣僉曰播徒蟣蝨 上不忍瓜甲數置之覆用噉噬此自棄天天所廢絕不可宥 天子曰然遂以前巡撫遼東兵部侍郎李公往總師事建督府成都總統黔楚賜劔一得擅誅大將以下而以都御史郭公撫黔置幕偏沅以江公往治楚師咸聽於李公巳亥五月公至蜀受事當三方積平士恒戈剗糒餼弗屬公謂以天兵誅小醜當竿萬全取一決而定於是徵

師輓粟內修攻戰具陽示無動以紆之賊遂入碁江
燒王嶺梗偏隆煽引九股恫喝躡轢圖以怵將吏就
懷拊公因命之文告賊志果岐用緩深入明年春所
徵秦魏燕齊滇浙之師暨土司兵畢集衆二十萬正月
望日公登壇誓師分五監六帥八道並進以伐之推
官折枝先以南川兵擣官壩降真州進據桑木蜀帥
綖破楠木婁山關再與應龍父子遇力戰大殲其軍
帥廣別擊斬賊大將郭通緒夷崖門以入再捷水牛
塘樓賊圍上楚帥璘盡芟四牌七牌之苗躡青蛇巔

戮數千人進略大小三渡而黔帥亦再涉烏江燬
關以水西兵抵於白田夏五月諸將士大會海龍
囤下公命按察使梯來視師無何封侍郎計至公
飲血茹涕責戰逾厲六月五日綖應祥兵破其郭
二翌日廣璘攻之城圯衆繼以入應龍自縊收其
屍係虜妻孥盡檻其屬獻闕下皆論如法斬磔於
市夫播人竄伏秦奔沉於霧霾不覩天地之大日
月之朗者八百年於茲矣則割春砮束身淫威霆
鬼其曾不敢遲睨其視王人天吏若異寧壤一旦

更建城邑揖守令飭新膠庠猱梯虺穴虎豹憑阻
者皆剗削嶮嶮廓爲道周茫施羅甸谿峒君長震
疊懲艾益祗罔怠 明天子刑德我公功烈於是
乎遠宜標諸金石示萬禩永殿南紀用都司某所
相白田之南山下銳頂夷樹銅柱其上就厥趾桃
源建公生祠銘功德麗牲之石望齡舊史官於職
宜有紀述遂系之詞曰播古州縣端淪於夷封以
順完地以鄙遺明之肇興鑑先納土膚使穹階仍
珪襲組南金象齒歲獻於王稱爾千矛載啓戎行

天命不滔妖興德寡有孽於房有謀於社女戎勝
晉禍水滅炎大猶弗勝小醜詎堪纓虎冠蛇搖牙
噴毒笑刃嘖鋒刑人以族高高昊天聽民則邇命
執罪人歸諸尉氏奉梏就訊爲我繫囚旣縱而西
鶻隼去鞞白石弄兵射天嗥主大吏執言請張其
語糾聚奸慝公相謹囂糜肉播人用以秦苗後捷
其梯兔狡其窟再抗黔師兇窮罪訖邊人告訕
帝用潛潛簡命虎臣亂是大戡伊誰虎臣曰維李
公佐佑厥庸維郭暨江方師未集綦城霄壤公徂

以詞俾疑罔害哀兵輓轂機沉色聞難知如陰不
動如山屹屹王師有來自東盧濮髻微並以兵從
師既會止神謀電發八道進攻濤掀岱壓公曰有
命爰取其魁播聞鼓聲若旱始雷拜跪扶携百千
其伍有不用命乃折以斧重關嗟嗟若騫若墜特
險與兵以卽顛躓殷伐鬼方備乃克之三月告旋
天子之釐維播在昔陂池潦洿今始會同乃江乃
湖昔爲鱉薨以飽威淫今有四股乃父乃兄告爾
播人勤爾征役襁褓韋衿以償 帝力告爾播人

維千百祀我公之功以名爾子赫赫天威銅標在
南逖矣西人我公自瞻

修會稽縣儒學碑記

州縣復得置學自宋慶曆然其時或舉或罷廢與
尤視守若令能否明典膠序徧郡國秩祀嚴備文
教蔚然而建置久土木敗蠹廟貌或弗飭籩豆簋
簋殫闕春秋奠享至取給市肆無以稱尊事先師
之典學徒挑達散處舍宇皆圯敗無資於公以聚
之茲用利弊又非所以隆教化也其舉墜救敗飭

與弗飭亦恒視守若令能否豫章羅侯治會稽三年綱目畢張允先於造士月朔日拜謁文廟肅瞻棟宇歎其故敗謀新焉數月訖工階扈圭厲丹聖既煥曰器弗庀不可祭也遂謀更壞者補所未具既具矣曰無公田以養於是籍辜者產於學凡為田若干畝蕩若干畝初侯之至也屬當賓興士謀曰會稽與山陰俱郡輔邑士之材美無讓焉而試者額顧縮不可於是自主者增二人著為例凡鉅廟堂織至什物遠者廩士之田升士之額前二

百年所未備後垂無窮皆自侯振修之嘉惠邑人士甚盛胡可無紀於是學教諭某某訓導某某偕弟子數十輩以文屬望齡而記之系以言曰孔子之道遠而彌尊久而彌章歷漢唐洎宋而追崇之禮紹明之功備矣其爵自公而王享自像設而鎮圭衮冕祀自闕里辟雍而荒服下縣不亦遠而彌尊哉漢時諸老先生傳言駕說而已自王通韓愈迄于濂洛關閩而大儒輩興神領步接遂胤其統不亦久而彌章哉雖然吾猶將接禮方道而言今代

之尤盛也夫像設以肖之王祀以尊之吾未知肖
與尊之何如也像者土木而豈其人哉爵以王貴
矣而議者猶嘒嘒於帝號何者稱王於今而貴可
加也我 肅皇帝之尊孔子也不然更像而位之
去王而師之更像而位則其虛也而後祀者洋洋
乎如有覩焉夫子者魯一夫也而道則師也還夫
子以一夫而師之則其質也故其尊出乎 帝王
之上而不可加蓋無肖之而真遇無爵之而尊全
矣往古之事孔子未有善於是者也嗟乎後之學

吾孔子者將亦有像設而王祀者與孔子所知者
知之可者可之而夫子固曰吾無知吾無可不可
然則彼所學者夫亦其像耶孔子之道常道也辟
之位猶魯一夫也後之推尊者無以喻其大而祗
卑焉此王祀之類也當正嘉間越有鄉先生者起
而一剗其陋撤膠固之像設而洗虛謬之王稱於
是學者稍稍有闕見而夫子之道昭融朗耀易簡
而彌高往古之學孔子亦未有善於是者也先生
之教始於鄉而盛於大江以西西士之服膺先生

也甚於其鄉比者先生業俎豆孔子之庭矣說當
易行孔子之道當日顯羅侯又其封邑人英敏特
達充西士之賢者而適仕於此知必有以明其道
也夫學校者將使人聞道而至於命者也予不敏
將與邑子共承之侯名相江西新建人萬曆壬辰
進士

前會稽羅侯生祠碑記

會稽邑其郡之東南其郊遂之民東道五雲南道
東郭以入而受事於縣會火神廟下趾錯目交政

令之所宣布謠誦之所喧輳于是焉在而皆有羅
公生祠焉父老曰是三祠也以示同夫望郭門而
思縣解而思者匪是莫展也且公有遺績焉其爲
甘棠乎旣而告曰邑祠近而宏民所崇仰詞屬予
雖然予方持服請虛牲石待焉於是公去會稽旣
二三歲矣而衆請愈迫予曰夫卜諸三歲焉而十
世奚有如是可謂思矣會稽孱邑也俗縣薄民緩
散不屬治之如運痺手足心至而形不隨與圖其
敝如瘵人之不受砭其弱似可使而難附其輕似

可動而無躍焉趨赴之情故上下之間幾賓旅焉
而求所謂父母尊親者未有也惟公朗中而霽外
宏摹而密埋廉而不剝明而不苛自田穀浮詭盜
賊主名根拿穴穿陰鬼莫形織至鄉曲一夫之獍
竈婦里兒唇稽目爭者靡不燭校舍神壇層層津
梁若滌若疏若踊若翔溝洫道塗緇黃之宮係於
政經者靡不飭目覽耳聽口訊意論手成爰書粲
然成文倏而空庭如風盪雲爰至外邑未質厥成
者靡不滿意挹氣而去也自縉紳大夫以至衿佩

之良觴鞅之俊三老弟子畸人寒酸蒙被詞色靡
不曰公實愛我而公方直心而言直道而動若春
霆隆隆然非有囁囁呢呢悅可人之響而幽荻發蟄
戶作又若嘉條欣榮羣動和鬯而春未嘗私焉稽
山舊邑其形色氣象赭然若改而新痿肢爲趨破
棟爲華百廢具興而民罔知其故至收緩散不屬
之人情俾之踴躍歌舞一旦知其上之可親可尊
動乎腎腸徵乎眉睫而不知其所以其詩所謂父
母孔邇易所謂使民不倦者與公旣久於外思母

夫人移書求歸養出居僧舍局而卧民數十百輩
 環跪請還不得毀垣入掖公於牀擁以歸既內召
 少留武林士民相率涉江尾行者日數百人戶此
 皆前政所未聞也蓋公於稽不獨易其膚革而併
 化其神情此果貌仁淺愛旦夕而取者哉夫
子路至蒲犬子
 甫至而稱善者三黃霸治潁川某所木某亭猪子
 米鹽碎務罔不周識如人身然神幹強攝理密雖
 毛孔爪甲間氣拂拂常欲浮舉者其清揚粹澤映
 射於百步之外人固望而識之矣會稽雖小入其

廛者指祠而名蹟斯炳采其風者順塗而謠誄斯
 聞然則在在蔽芾之區而人人樂職之頌也豈三
 祠之足云

崇圓寺碑記 代平倩作

希有世尊醫王療世哀憫衆生没在病惱猶如小
 兒病患所起因傷乳生食消病除方藥匪異諸迷
 妄人緣愛生病於身命財三虛妄中生堅固取佛
 慈憫故念欲救療當令生捨捨諸資財財之衛身
 如賊徒衆衛其王主徒卒散遣賊主自孤於非义

時旋受夷滅財執滅已身見自祛又如病人標症雖輕要當先解而諸愚痴溺沒財利蹈險走危不顧身命以是思惟貪貨營身貪劇本忘身愛俄失顛倒迷謬互為重輕二貪相成有何先後故諸施法財施最先有大賈人善巧籌計多出貨寶散滿聚落而此賈人非為唐棄愈散愈饒智者亦然自念身命終當隕謝其未謝間衣飾飲噉所需至少縱愈豪富珠鬘寶衣金玉圍繞然於血肉堅軟異倫寧有非類而相媚悅諦思情妄在兩眼眸而此

眸子細如黍豆妄從何生如是審觀貨寶何益身命殂謝慳業自縈如人守錢不善營貸子亡母耗本折餓死智者思念是諸貨寶深有功德是為舟航濟渡險難是為刀劍護諸國土而愚無識操弄失度以自屠溺名可哀憫當及饒足身強健時造諸福利三世諸佛恩德甚深塔廟所在則為佛在恭敬嚴飾第一敬田及諸貧窮亦作佛想持此功德迴向菩提不希人天有漏果報清苑下邑安肅之墟有石如來神通說法不可思議其名崇圓顯

得者集 卷四 三十一
達之寺歲久漉漫風雨所摧有大檀越姓某名某
現富貴身修清淨業常以資財廣作佛事化其地
敗爲帝釋宮亦具神通不思議用爲作頌曰稽首
不動尊無去來住法恒沙十萬界佛身常充滿大
慈憫衆生故示往來相衆生識迷倒以動爲身心
於有情無情故作法分別有情非木石木石非有
情以是妄思惟心境相乖角我聞維衛佛與迦葉
尊佛示現於東吳石非浮梗倫水不任浮石汎海
而自至其事乃希有崇圓寺石像來自雄武鄉飛

空若棗葉希有亦復然地礙風性空水冷火炎熱
四緣無自性亦無和合性云胡一身中風水二輪
轉鼓動地堅礙而有行動相四大冥無覺木石何
以異動相從何生希有亦復然佛紫磨金色八十
種好身衆生聞說法令顛倒心目石如來善說動
不動平等如是妙法音聞者生淨信甚於金口宣
大力大慈悲神妙絕思議願加被來世共聞常住
法

慈慧寺碑記

京師道法所在凡釋子荷包求道者必至焉精藍
鉅刹徧都城內外四事之奉甲天下以主四方來
遊者宜有餘地而客僧至至靡所弛擔媮衣食長
子孫以爲固然其從來久矣當佛法盛時鳴捷聲
鼓龍象角立爲極林者所在而是學者飽於參叩
莖薶粒米大作佛事片語揚播聞者皆曰某家子
孫固在雲耳高曾血胤相屬皆可圖譜迨其衰也
以京都繁庶塔廟崇廣檀施供養之饒而衲子至
無居食以謀道況其他乎古嗣法今世賢夫非均

之謂子孫與何公私盛衰之履絕也吾聞京師棲衆
飯僧之所惟千佛寺千佛者徧融大師所居也於
茲有慈慧初而成之者曰愚菴法師法師蜀之某
縣人幼從父出家剃染受法於某山某師慧業該
洽尸羅精整始弘法大乘也卻金幣如干不受曰
吾以奉塵刹衆生上報十方佛其何敢私已衆爲
菴於某處有屋數楹師慨然曰令吾有片瓦覆頂
者當以奉塵刹衆生上供十方僧不待囊橐不畜
徒子終靡私焉於是道價翔義聲鬯自至尊上洎

明春集 卷四 三十一
慈聖皇太后下迨貴璫外訖於朝士賜齋供獻不
表景來不呼響集金地既拓寶構俄涌終始八年
而殿宇門廡寮舍庖湏楸林所宜有者靡不具備
像設經藏嚴飾精麗加焉堂之名六時旼禮清衆
棲集誦習以華嚴法華止游錫以旦過瞻病送亡
以延壽咸摹古制補今闕失凡寺屋與下院之在
黃村者楹八十有奇蔬粟之地畦三千有二百畝
五百於是雲來之衆遊京都者始有所投足安居
靜慮聞法思修以滋長其道業而無饑飭疾患孤

露旅泊之憂法師介然一軀飲水戢蕉其中顧若
客寄然於戲斯可謂爲法忘已者已大雄氏之道
吾無能名蓋所云至人無已而已萬物與儒者大
公之旨庶幾近似而世迺言釋氏道私夫與物爲
已者命之曰公且無當而私云乎哉常住之律體
局用徧其宏則十方四衆爲一室而其纖也鍼芥
之犯如丘山然推公而禁私卽世教宜不逮是也
諸寺于檀者皆有專專故僧長子孫於是而施者
家若族姓子弟常起而毀之報私也以爭物理固

爾茲寺也 聖母洪慈 天子神道之教集衆信
 羣力而成焉以法爲界以道爲世以世主妙嚴爲
 金湯守以十方四衆堅以大行之山大願之海沙
 界有壞是固歸然而存矣捐資經始者中貴人王
 君効李君朝王君秩張君忠李君棟張君惠張君
 安莫君朝凡如干人買田圃之需出黃都督集許
 兵備某黃侍郎某楊儒士某與余友前宮庶公安
 袁伯修某今南充黃平倩某而平倩與愚菴法師
 爲鄉人特善所施貲力爲多寺故有碑前禮部尚

書李公某撰其記黃村下院永福菴者余友左侍
 御某塔往生蜘蛛紀厥事與紀新井者平倩也

會稽縣常平倉碑記

常平倉議發於浙江大叅政張公既奉 兪旨檄
 所部諸州縣作無後是歲丙申五月會稽尹羅公
 以新倉報成倉處五雲舖右故河泊所地西望郭
 前頰大河舸馳擔趨人力所轉官易監察而民便
 於出納厥地最宜土木傭力之值銀二百八十四
 兩零傭者食穀百有六石成屋大小十九間表石

墻六十六丈費最省倉之製正廳三間前擴之爲
捲篷延稱焉後引一室爲更衣所兩耳曰社學間
稱焉學旁兩小房街之東西翼爲廩房皆連七楹
受粟度可八千餘石廳左房三楹曰土地祠右方
者間稱焉前爲大門踞遠度遠瞰水楹者五特修
廣壯麗爲官廳門之兩隅各旁引八室列肆者儼
於官而居焉夫會稽浙東首郡而五雲會稽東門
大道也曩者歲首立春日郡太守率僚屬延勾芒
東郊導從無所止常止舖中舖痺陜履舄相蹈並

涯民居喧穢省憲大官弭楫無地吏民迎送叅謁威儀
弗愆二者皆大郡之辱沿不可改倉建而三利併焉閔
其內可以萃冠蓋巍其外可以憇使舟跽拜有度將迎
有體肅官常敬民事倉云乎哉以故厥規制最鉅備仲
春始僦工踰兩月而考若地涌天營歛然就積民美輪
奐不聞役作厥成最速公猶曰後之人其或墮吾緒而
忘作者之艱爲買田若干畝取田之入與居肆者儼錢
爲修葺費是倉也庶幾可以常新厥謀又若斯之未也
陶子曰官帑之誦甚矣倉者以爲藏也官未憂所藏而

先已憚於爲藏者爲藏者詘矣而何有於藏者哉雖然
贏與詘非常數能者常有餘拙者常不足公是舉也有
餘其力以獲有二善又餘其謀以貽後之人可謂真有
餘矣真餘者詘不能詘非大過人之才力烏能辦乎夫
常平之法自漢訖於唐宋往往官出緡錢爲糶本至明
改爲預備凡納粟賜爵與椽史免試罪人贖辜皆委輸
於倉雖不置糶本而所積固已充羨取羨焉則一預備而
可矣厥後四方之積斂而內輸荒政所需徒取給紙贖
比量分數嚴罰隨之長吏黽勉及程猶患不逮卽一預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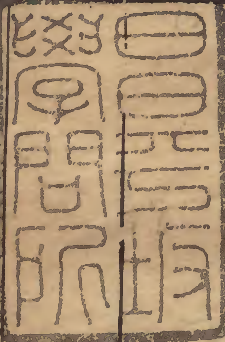
猶難焉然預備之法放而無所息出多不返積雖
豐而易匱常平者反之息之苟有善者可以漸豐
爲法較善獨今日事勢稍艱耳官不能具糶本一
難也未下勸率之令而先遠抑勒之嫌二難也力
殫於預備而緒爲常平三難也故非有大過人之
才力無以善其事今新倉所儲旣漸以贏矣民皆
知我侯用心之苦而莫測其妙令繼者復如侯日
滋月息是倉其庶幾哉昔朱元晦之議社倉也說
者多持異論郡邑皆空文相枝梧獨會稽山陰力

行之而民受賜甚渥由此言之法無難易神而明
之存乎其人信矣哉侯名某字某江西新建人是
役也主持於上則參政吳公大守劉公管糧通判
吳公受任督工則縣丞陳君紹文協謀贊力則主
簿陳君其章典史陸君可繼並書於石以詔來者

歇菴記

酣中閣之前隙地從丈許繚垣爲門庭之東西各
覆土壇焉謀以蒔花草久之始得木芍藥數本列
植之溉之失節復稿遂爲空壇矣閣下左偏一室
曰歇庵奉親之暇退輒憩息故稱菴曰歇也噫嘻
士君子所驚於世而不可止者豈非以其志與力
哉若余之羸憊迂愚卽有志甚強而才與力交繫
之每自惟不足於物無益世用以爲嗟悼然蹇蹄
願息弱翰念棲栖息之後仰視駿馳鵬徙覆以爲

勞矣蓋人情窮則反本夫安知所謂不足者之非
予幸也無聾盲之苦無飢寒之慮食息視聽無不
如人而又過焉而營營不知止非惑也與庵中二
榻一几蕉團一儒釋書數卷讀書宴坐視其勤懶
寢處于于然甚樂也嗟乎向使予不幸力豐而氣
盛材贍而智長亦且追逐其嗜好竭廢奔奏於物
役之不暇何暇去而從事於寂寥枯淡之道哉雖
然有營一也安知余今所從事非惑之尤乎去彼
之營營以適此之營營然且以爲有是非焉得失
焉惑不滋厚也與事固有倒行逆施而後獲者故
勤之所以息也作之所以止也若予真所謂惰者
使予於斯道勤之不息作之不止其必有廢然而
止息者矣名菴所以志也



歇菴集卷之四終

止息未失公蘇所以志也

射于外而意熾之不息非之不出其必自熾然而
熾之所以息也非之所以止也故字其
無息不茲其也與事固而固不遂其而

